# 國聞周報

第十四卷

41

要目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廿五日出版

合理化的衛生

# 用海王牙膏

# 吃久大精鹽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普通粗鹽化在水裏，變成黑湯。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自然是吃久大精鹽，衛生而且經濟。

久大精鹽

普通粗鹽

請將下角贈券剪下貼在信封上內附郵票五分當即奉贈樣品牙膏一支

科學製造　選料最精
不攙皂質　絕無硬粉
消毒滅菌　去垢防病
黏度適宜　經久不變
品質超過舶來
售價反較便宜
諸君，用同樣的護齒品
自然是買海王牙膏
經濟而且衛生。

**贈品券**

久大副產品華南總代銷處
上海愛多亞路
中滙大樓一一一號
由　省　縣　寄

##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公司—天津法租界
工廠—河北塘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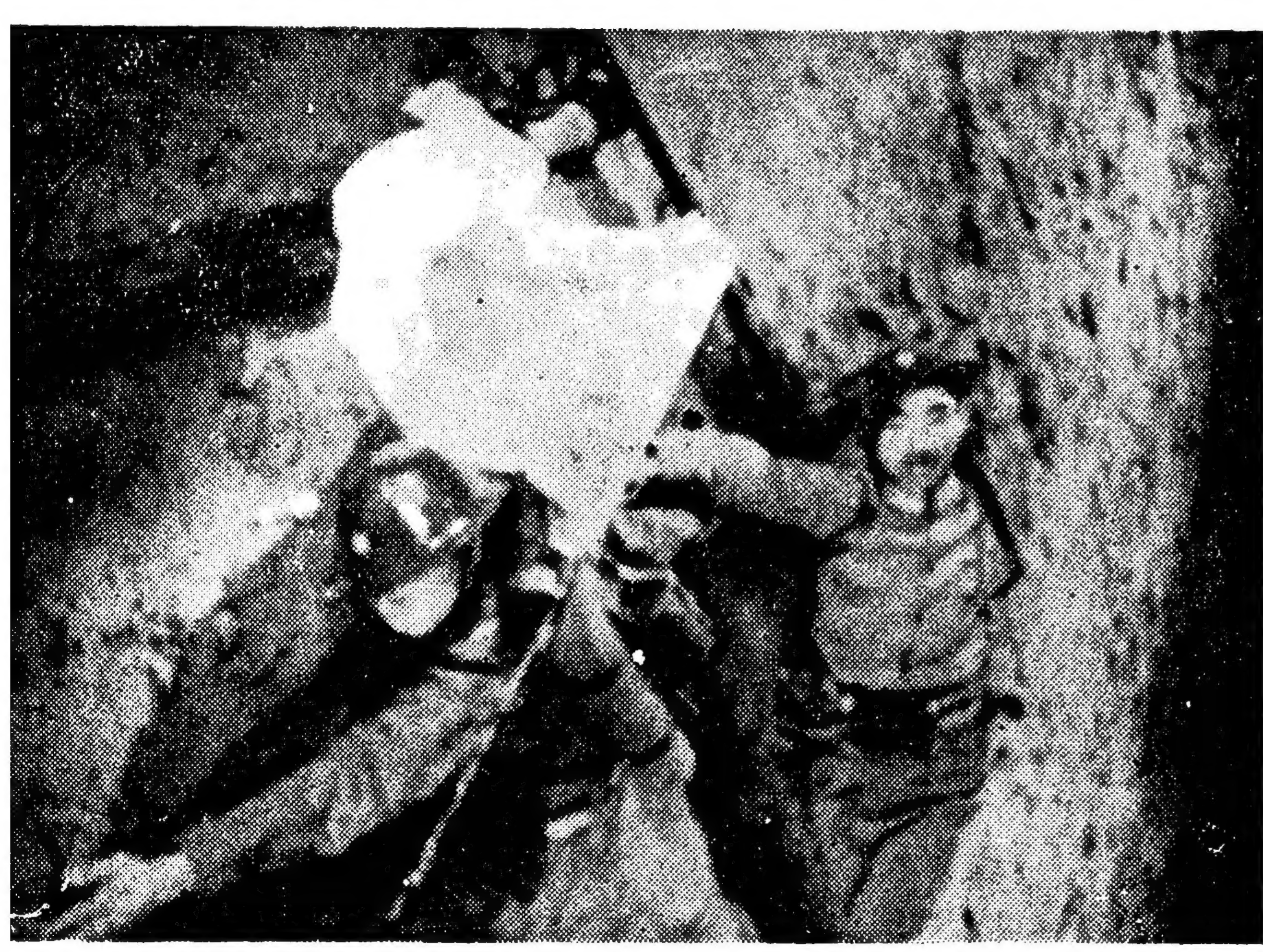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海王牙膏華南總代銷處〈上海法大馬路中滙大樓一一一號
電話八五〇三七　電報掛號四五八〇

# 在北方前線攝取之戰事影片

吳之帆

我大刀隊衝鋒肉搏



↑ 被擊斃之敵軍屍體

↓ 敵俘虜跪地求命





飛機轟炸敵陣時之一剎那

↑ 我生力軍抵北方後開上前線途中　吳之颿攝



↓ 王正廷大使赴白宮謁見羅斯福總統下車時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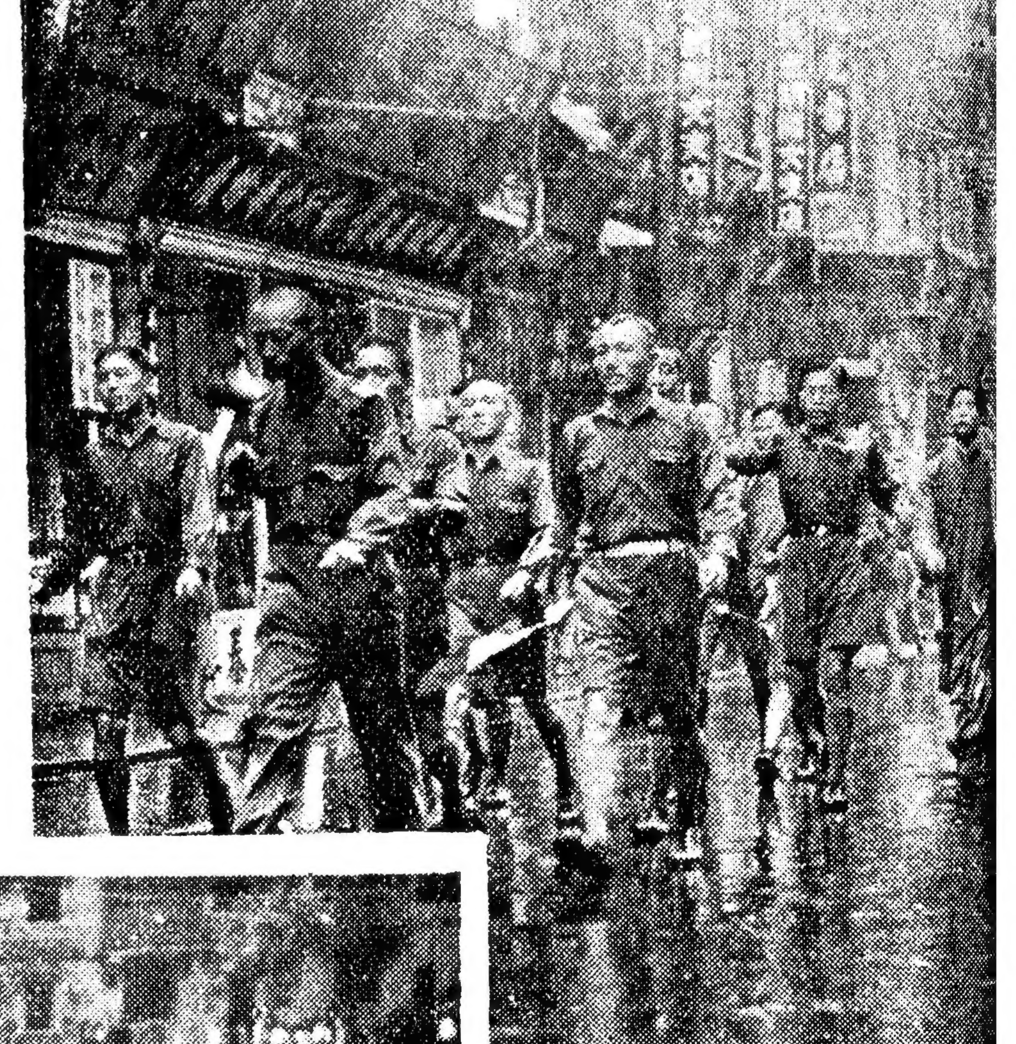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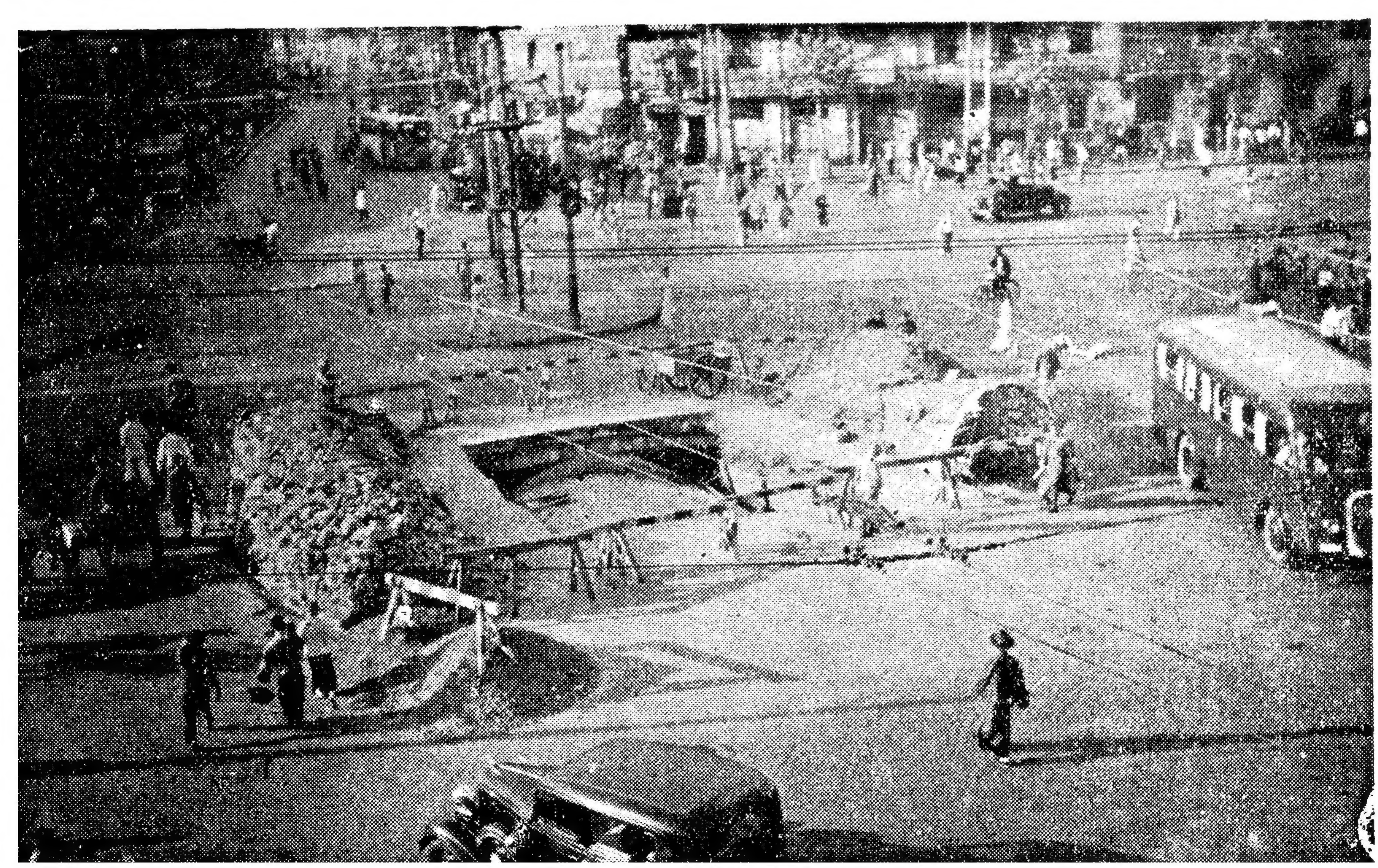

美國人民反日運動雖被警察干涉仍高舉標語憤激之情可見一斑

今年慶祝雙十節的情形 上海各界沿街宣傳抗敵



←爲行人注射預防時疫





←大世界門前落彈處被毀路面理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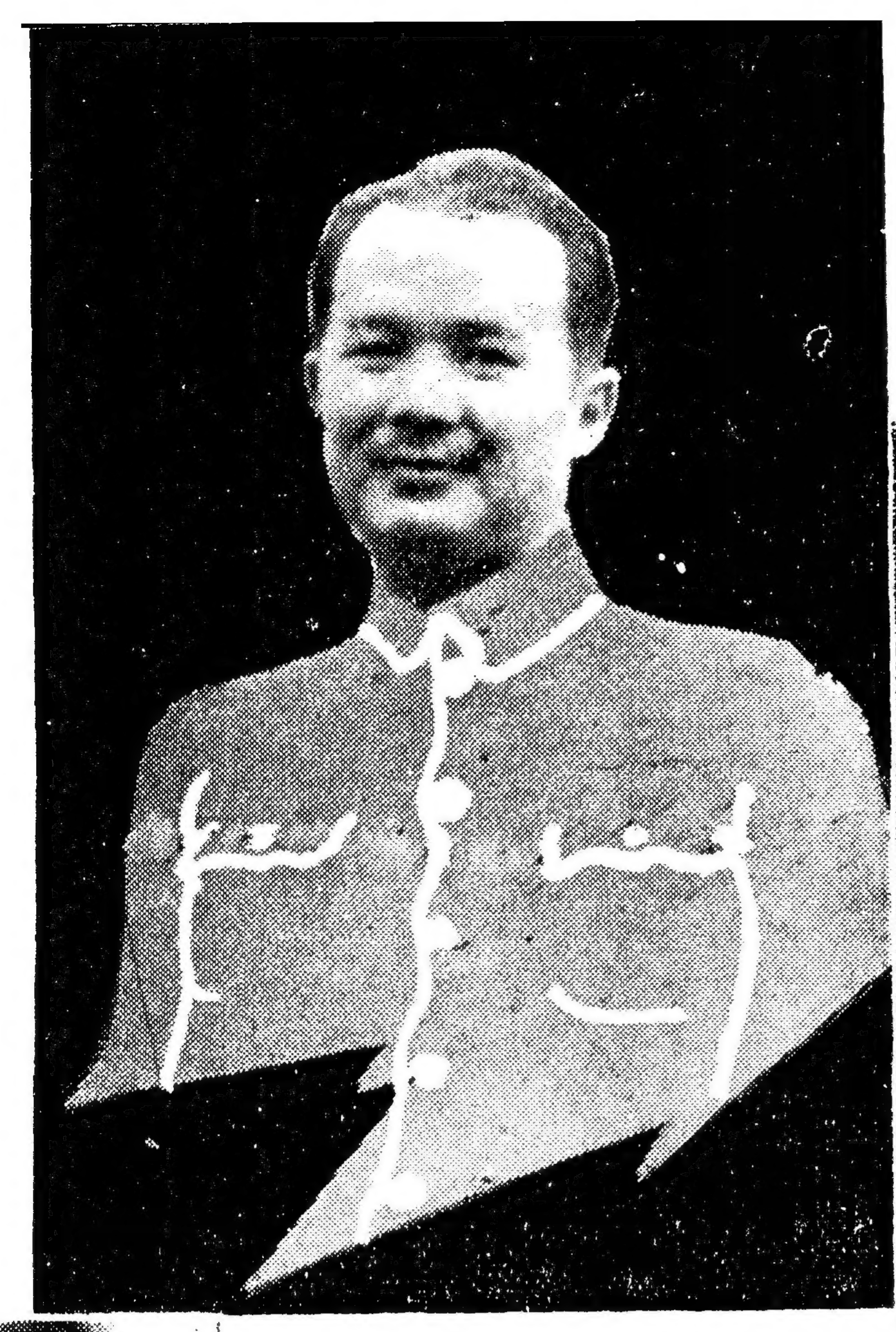
# 淞滬抗戰將領近影及墨蹟

大公報記者蓬舟攝誌

黃琪翔將軍

抗戰到底

黃琪翔



張治中將軍



…死之心… 勝之志 張治中 九月廿三日

孫元良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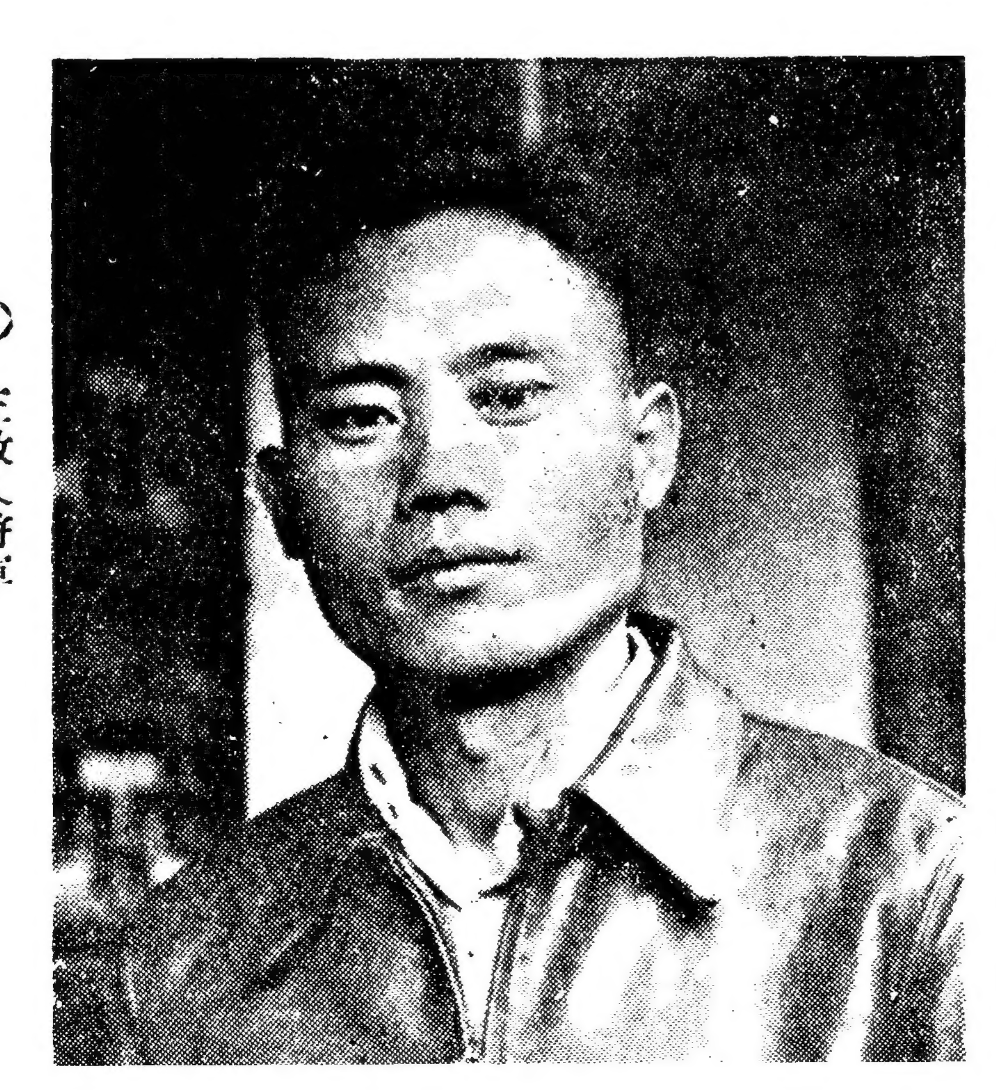
奮鬥到底 王敬久 十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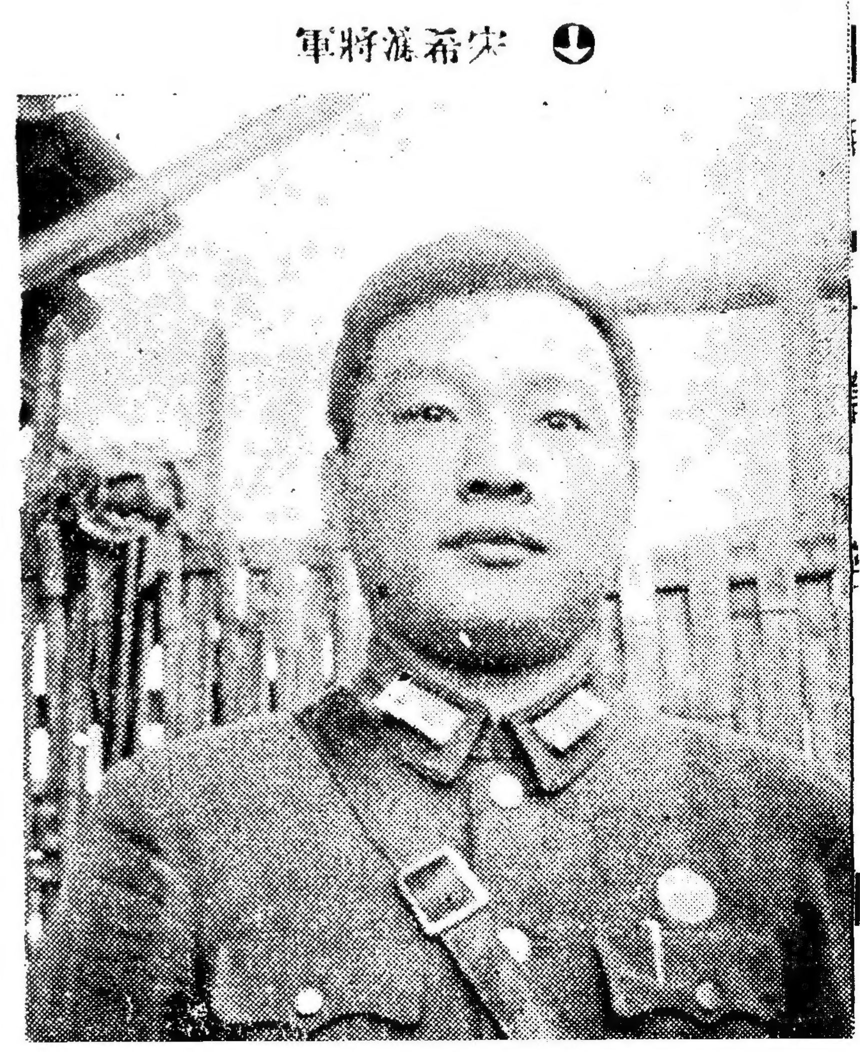
痛殲倭寇 還我河山 蓬舟先生 宋希濂 九月十二

宋希濂將軍

長期抗战，必須堅毅強韌，爭取最後之勝利。 孫元良

王敬久將軍





# 侵略醜態的暴露




這不是戰爭？

*Daily Herald, London*




## 忸怩的聲明

日本軍人向全世界解釋道，「先生，你明白嗎？我們並不要戰爭，我們所要的只是幾千方英里的中國領土罷了！」原見美國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不宣而戰

NO USE IN EXPOSING YOURSELF IF YOU CAN HELP IT!
UNDECLARED WAR
JAPAN
EMBARGO LAWS
NEUTRALITY LAWS
SHANGHAI

日本對戰神說，「倘使可能的話，你不必露面好了」

美國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日本人民戰費負擔

FASTER!
WAR MACHINE
TAXPAYER

上海英文大美晚報



## 法國的政治諾言

勒伯倫對法國人民說，倘使不是參院作惡，這顆月亮也可以摘給你了。 巴黎 *Je Suis Partout*



## 西班牙烽火

巴黎 *L'Ami du Peuple*

# 北戰場之展望




秋高馬肥的蒙古戰場

字林西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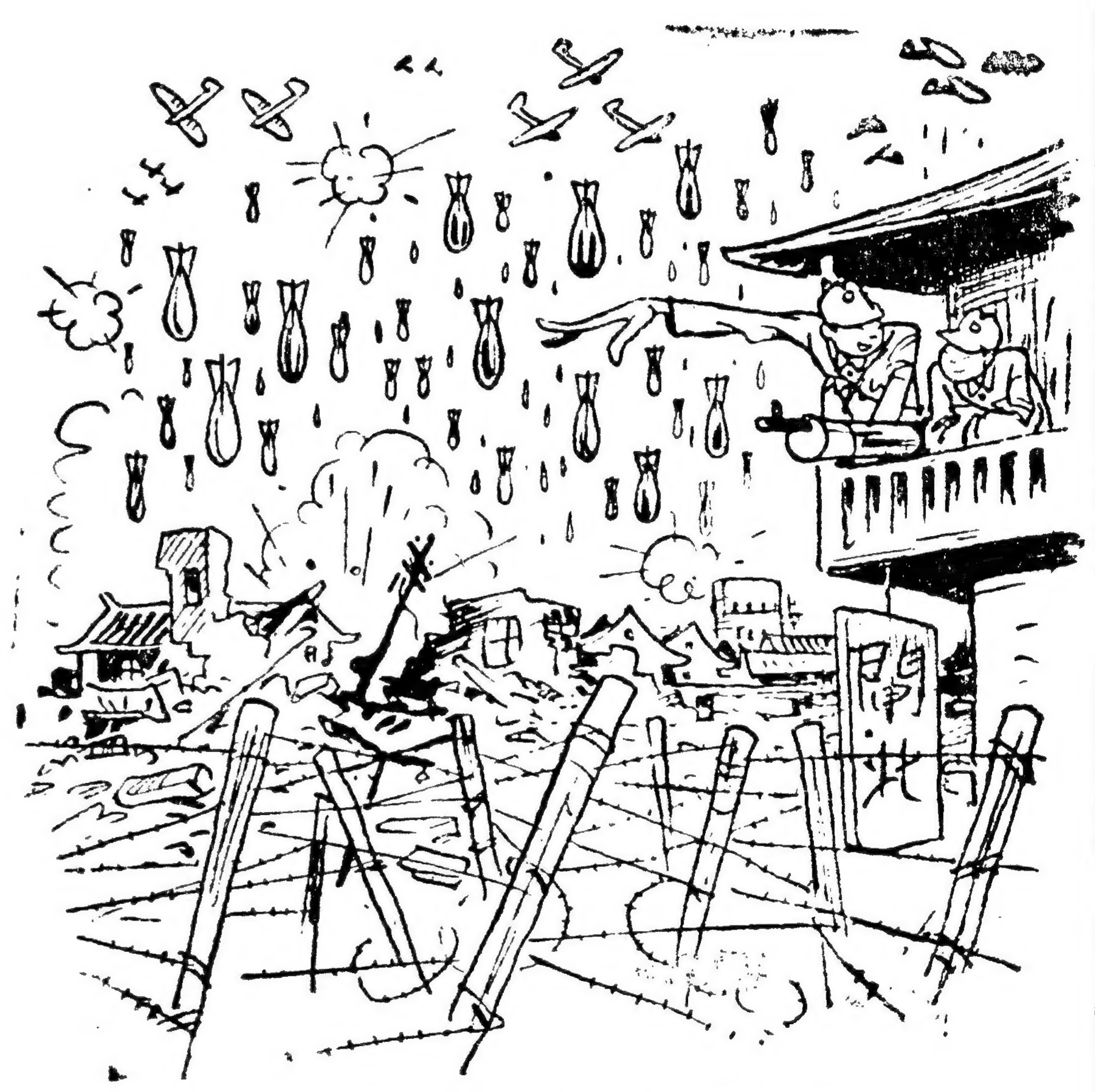
中國新長城

原見美國鳳凰市 *Arizona Republic* 報，言中國在抗戰中，以人力占優勢也。




被譴責者的悲哀

倫敦每日先鋒報




漫天彈雨在閘北

*Sapajou* 漫畫




日本侵略華北

*H. E. Homan* 漫畫




飛漲中的食品物價

原見字林西報



#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四十一期目錄
廿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 血債

## 紀念淪亡六年的東北

陳洪海

朋友，
朋友呀！
你記得那沉痛的，
血和淚的歷史吧？
那一天：
帝國主義者的烽火，
太陽旗，
武裝的矮漢，
蹂躪了你和我的家鄉，
我們
眼巴巴的看那
火燄燒了
我們的城市，村莊，
太陽旗插在
我們祖宗的墳墓上，
那殘暴的鐵蹄啊！
就踏壞了
我們的大豆與高粱！
我們就也給砲火，
從北國轟到了南方，
從此，
我們就告別了
那一片遼闊的平原，
從此，
我們不能再欣賞，
那自己灌溉的田園，
從此，
我們不能儘情地
發掘那無限的寶藏，
從此啊！
我們就

夜夜過着凄涼的夢！
現在，
我們的家鄉，
已淪亡
六年了，
六年啦！
朋友，
朋友呀！
你記得那沉痛的，
血和淚的歷史吧！
在南方，
我不敢忘記，
長白山旁堆着的白骨，
松花江中流着的血紅，
三千萬同胞
在槍刺下絕望的哀號；
你說：
那是什麼一回事
那是什麼一回事啊！
六年來，
我吮着淚汁與憤怒過日子
我想：
總有一天，
我揮動着中國的旗幟，
傲岸地站起來，
我呼喊：
我們要自己耕種的田地，
我們要生命的自由！
於是我們再向全世界聲說：
中國不容壓迫，

中國大衆要自主，
自主！
所以我容忍地活着，
期待這偉大日子的來臨，
而今六年了，
六年啦！
現在，
我們終于
燃起民族自救的火燄，
在你和我，
在每一個同胞的心上，
我們不願
一直溜着辛酸的舊夢，
我們要
揩乾已往的淚痕，
我們高唱：
流血！
流血！
爭民族的解放，
流血！
流血！
保衛我們的家鄉！
是時候了，
朋友，
朋友呀！
起來吧！
洗去已往血的紀載，
洗去那沈痛的，
而來重新編譜這偉大的
不朽的歷史吧！

一九三七，上海




## 南北戰局

本週的南北戰局，就北方言，綏遠已全部淪陷，山西正死力支撐，豫省已被侵入，魯省尚還穩定，至於上海，各路亦在血戰之中，敵軍仍圖中央突破，求滬戰大勢的轉變，約述形勢於次：

（一）晉綏方面　山西我軍自十一日聯合反攻後，晉北原平正面，迭有勝利。十三日在原平西北之南槐花地方復有血戰，十四日至十六日各線展開劇戰，涞源平型關寧武廣靈等處先後收復。敵受重創，正在待援。晉東方面娘子關舊關曾被襲擊，我方防線嚴密，中央某要人負責固守，決無可虞。日方入晉軍隊傳有十數萬衆，大有不得不止之勢，惟我軍決心守土，抗戰至烈，軍長郝夢齡至以身殉，師長李仙舟裹創督戰，皆足表示將士之犧牲精神，而八路軍擅長游擊，迭奏奇功，尤令晉省軍事大有轉危為安的希望。綏遠則孤懸塞上，傅作義既受閻錫山之命，率晉協防，趙承綬袁慶增等隨更率部離綏，一時綏垣防務，乃由挺進軍司令馬占山維持，主軍既去，客軍豈能支持，是以馬部卒至退出，而歸綏包頭相繼入於日僞軍之手。敵人志在囊括西蒙，至是可謂躊躇滿意，轉瞬而寧夏甘肅將無寧日。

（二）平漢方面　此路自石家莊不守，祇可望扼守漳河，惟日軍於十七日已占邯鄲，十八日進至漳河附近，其鐵甲車於十九日過漳河，更向彰德推進，此路我軍大部間道退入山西，殆將死守晉省以固西北方全局。

（三）津浦方面　此路日軍無甚進展，似仍觀望躊躇，我軍雖有反攻，並無激戰，據傳日本在此線實際不過一師兵力，可見其無意大打。

（四）淞滬方面　此路日軍膠著於瀏河蘊藻浜各線，迭圖中央突破，屢遭失敗。本週又猛攻廣福大場，意在直趨嘉定南翔，迫閘北江灣我軍不得不退。十七八日形勢甚緊，但大勢迄無變動，上海現為我主力戰場，敵欲博得決定的勝利，直不可能。

## 九國公約國會議

九國公約國會議已定期於本月三十日在比京開會，中國已得比政府請柬，允諾參加，美國於接柬後即派定台維斯為首席代表，不日渡歐出席。日本出席與否，迄無表示，蘇俄與德國皆要被激與會，蘇俄必可接受，德國態度，尚不敢預斷，但以參加的成分為多。此會主旨，在於調解中日爭端，以各國對日態度觀察，當不致助日張目而迫我退讓，但是既曰調解，當然也不能全依中國意見，結局非我受委屈即彼方讓步，而調解不成，如何制裁，更成問題，所以我們主張應

該多方運用外交，把握着國際同情，勿令轉變，一方更以軍事的努力，强固我們的立場，祇要宗旨堅定而應付敏活，一定能够博得良好的結果。（冷觀）

## 西班牙問題的苦悶

打成一片的遠東與西歐問題，正在相互牽制着，拖延時日。難關的突破，大抵要看英法等關係列强的團結與決心。遠東是今後世界全局轉變的大關鍵，大問題。在這問題能企圖解決前，我們要問那比較次要的，局部的西班牙問題，究將如何解決？

我們對西局，不必過於悲觀。第一，英法的合作，現在是十分堅實。兩國的行動今後沒有參差的顧慮。尤其可以欣幸的，是兩國能用堅決妥協的態度，應付事機。法國勉徇義方的要求，將撤兵問題，在不干涉委會中討論，可見其態度的審愼。但這個並不是畏怯，英法兩國對於求問題的及早解決，是具有十分的決心的。過分的拖延，他們不能容忍。其次，義國在十六日不干涉小組會中，對於撤兵辦法，亦曾表示願意合作，會議的空氣，頗爲圓滿，可見義國懾於英法的態度，亦不欲過爲已甚。由此我們可以判斷，歐局在近期中，大概不致於意外的逆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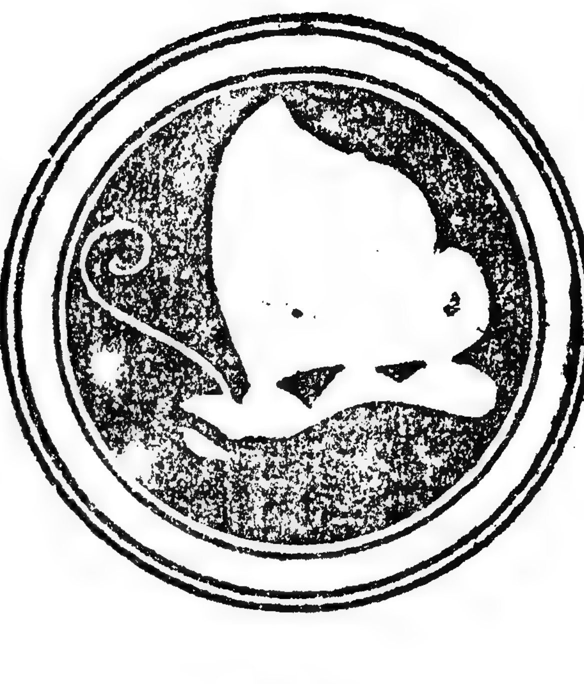
首先實現撤兵，以後再承認西國雙方爲交戰團體的主張，在目前已無多大問題。現在的爭點，即在撤兵的方法。內戰雙方作同樣人數的撤退，辦法固然欠缺平允，但是比例的撤退，亦將大費斟酌。總之，這問題太複雜了，除非義大利眞心願盡繫鈴解鈴之責，一時不易解決。

現在再看一下整個地中海的問題。英法因義大利欲盤踞西地中海，所以有由英法占領馬諾加羣島，以圖對抗的傳說。而義方則最近已進兵北非，更影響巴勒士坦的亂事，作爲先發的抵制。西局談判之門，雖然未經關閉，但事實上的緊張，也是不容諱言的。英法政府當局，今後將如何打破這苦悶的局面，十分值得我們注意。

## 德比不侵約

德比不侵約談判的文件，已於本月十三日發表。在國際關係杌隉的今日，任何足以增進和平的協定的成立，是值得我們原則上的贊同的。德國在目前國際環境下，能保持冷靜穩健的態度，已博得一般的讚美，現更因德比談判的成立，表示了愛好和平的積極姿態，當尤爲舉世所樂聞。不過和平是不可分的，西歐的和平，既得到了鞏固，東歐的和平，今後又將如何？德比談判的結果，更加重我們對於東歐和平的繫念了。德政府將有甚麼新的措施，以慰普世愛好和平者的熱望？（素）

★ ★ ★ ★ ★



# 抗戰中的民衆動員

陸印泉

任何一種運動，都應該以民衆爲基礎，才能有成功的把握。這次中國的抗戰，是整個民族和整個民族的鬥爭，是全體中國人和全體敵人的鬥爭，所以在抗戰的潮流中，最基本的需要，是民衆動員，一切政治經濟軍事，要放在民衆動員上，才能表現作戰的效能。否則所有政治經濟各部門的動員，都是虛構的幻想。

現在是全面抗戰的時期，地域絕對沒有前方和後方的區別，在立體戰爭發展到高度的現在，飛機可以飛到任何一個角落去炸轟，中國每一個角落都成了戰場。抗戰的責任也沒有軍人和民衆的分別，每一個人都是參戰的鬥士，過去有一部份人，都有自私的觀念，上海有戰事，居住在浙江的人可以不管，橫豎砲彈落不到頭上來，但現在，敵人的全面侵略粉碎了這部份人的自私觀念，無論何地的每一個人隨時都有做亡國奴的可能，也同時都有做忠勇戰士的機會。蔣委員長已沉痛地說過：「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爲昔日的東北，北平若果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一地之存亡是關係於整個民族的存亡，衛護華北，衛護上海，不只是華北上海民衆的責任，同時也是四川湖南等省民衆的責任，推言之，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

所以民族抗戰，必須總動員全國民衆。民衆動員的目的，就是要在統一的指揮下，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成爲忠勇的鬥士，一舉一動都要以抗戰爲前提，把每一滴血，每一滴汗都消耗到抗戰上去。

動員民衆須武裝民衆，怎樣武裝民衆呢？我以爲可從兩方面講，第一，要民衆集體化，第二，要工作抗戰化。

現代國家的結構，必須集團化，組織化，才能發揮國家的力量。集體化的意思，是使全國民衆在共同的目的下，結成一個整體，結成統一的民族戰線。任何國家或團體，有了嚴密組織，才能發生作用，正像人體的細胞一樣，因爲細胞

間有密切組織，人體方能夠生存。要使民衆組織健全，必須使全體民衆的目標一致，信仰一致。在現在，我們要抗敵，必須絕對地信賴政府，政府之能領導民衆抗戰，已有具體事實的表現。我們須在政府領導下，嚴密地組織起來，發揮抗戰的力量。

組織可以從縱橫兩方面去着手，縱的方面，以地域爲劃分的根據，編訂戶籍，充實原有的保甲組織，嚴密相互間的聯絡，做到甲長能靈活的運用戶長，保長靈活運用甲長，鄉鎮長能靈活運用保長的目的。同一保甲的組成員都居住在一處，保甲長的生活和各戶長的生活打成一片，所以倘能運用妥當，是極能發揚抗戰力量的。橫方面的組織，則打破一切地域上的界限，以職業和志趣爲組織的重心。用原有的職業團體和自由團體組成各種抗敵後援會。農業的組合從事農業上的抗戰工作，工業組合在工業的疇範裏，從事於抗敵的工作，就是要使每一個產業部門都戰時化。無論農人組合也好，工人組合也好，以及其他組合也好，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要爲抗戰而流盡血汗，不虛耗一分的人力，不虛耗一分的金錢，這樣才可以算做到民衆動員的境地。所謂工作抗戰化，便是這個意思。

怎樣使工作抗戰化呢？第一，我們要努力協助抗戰的工作，第二，要平日的工作，以抗戰爲目的。

我們要知道，民族抗戰是種長期艱苦的工作，必須需要多量的戰費，才可以戰勝敵人。全體人民應該節省私人的用品和費用，把所有的財力供獻國家。我們是被侵略的國家，現在所發動的戰爭是抗戰的姿態。無疑的，抗戰是種消耗戰，武力是以經濟爲基礎的，經濟鞏固充分，然後抗戰可以持久。日本帝國主義爲了實施侵佔戰爭，已增五萬萬元的預算，最近又增加二十萬萬元的戰費，日本的國民，捐資助戰。侵略國的人民尚且如此，那末我們被侵略的民衆，更應怎樣地毀家紓難呢？誰都明白，個人的生存是繫於民族生存上的，民族生存就是全體個人的生存，民族一亡，個人的一切財產與生命都跟着亡了。所以，我們在國家未亡的時候，應該把全部的財力都供給國家，用到抗戰上去。現在五萬萬的救國公債，發行以來，已有不少的時日，還沒有募足，這眞是全體民衆的恥辱。可見中國的民衆，還沒有眞正的總動員。

我們不但要把財力貢獻國家，並且把人力用到抗戰上去。在戰區裏需要人力的地方很多，我們可以組織救護隊，守望隊，担架隊，義勇隊，偵探隊，別動隊，通訊隊，游擊隊，消防隊等等，積極上來增加我軍抗戰的力量，消極上去破壞敵人的侵略力量。在後方，我們也可以做鋤奸和救護難民的工作；我們都知道，漢奸是幫助敵人來侵略我們，同樣是我們底敵人，我們應該予以嚴厲的制裁。

我們之所謂民衆動員，是不是叫民衆放棄了原有的工作，專門來做助戰的工作呢？不是的，助戰工作固然要緊，平

日生產工作也極重要，不過我們要把平日的工作拿抗戰做目的，把一切工作為抗戰而努力，放棄與抗戰無關的工作，而專門致力於與抗戰有關係的工作。譬如過去製造化裝品的資本家和工人，在這戰爭的過程中，可以拋棄化裝品的製造而改為戰時用品的製造。這樣，一方面可以避免原料和金錢的無謂消耗，一面方可以增加戰時生產量，對於作戰的效能上，實是極大的幫助。

總之，我們要把抗戰工作融化在日常生活裏，使每一個人，沒有一秒鐘忘記抗戰，沒有一秒鐘不為抗戰而努力，各人在其本身工[illegible]的疇範裏表現抗戰的功能。寫文章的人努力寫抗戰文字，農民竭力耕耘，設法增加生產力，工人努力生產，大量地製造軍需品。無疑的，現在抗戰是長期的抗戰，要維持抗戰，必須先謀經濟的穩定。現代戰爭不僅是武力戰，而是經濟戰，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力量與其他一個國家經濟力量的鬥爭，所以在抗戰期間，我們應該格外增加生產效率，因為戰時，有許多戰區不能生產，有許多人民去參加直接戰爭，不能從事生產，所以我們要增加生產力使一地能有兩地的農產品，一人能有兩人的生產量。我們要知道，多生產一斗米穀，多製造一件物品，便是增加一分國力，也就是增加一分抗戰的力量。

現在是民族存亡的最後關頭，我們要挽救民族國家，非動員全國民眾是不能成功的。抗戰不是一部份人的責任，是全國人民的權利和義務。在未開戰以前，有的主張以和平方式來處理中日問題，有的主張以抗戰來打碎敵人的侵略，各人的觀點雖有不同，但現在抗戰的序幕一揭開，則全國輿論，全國民眾，必須歸於統一，過去無論是主戰主和，現在都應該參加抗戰工作，我們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四萬五千萬同胞是整個的，用整個的力量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無厭的侵略。

不幸有少數的人們，却只顧到個人的利益，試觀近來外匯增高，富人們正把金錢流到外國去，物價一天天飛漲，奸商們正在利用戰爭而漁利，這些人見了那苦力節衣縮食來捐款的情形，未知作何感想。在這個時間，有了大我，然後有小我，世界上決沒有民族淪亡而個人的利益能保持的，我們要剷除自私的觀念剷除怕死的心理，我們決不是屬於自己的，而是屬於整個民族的，要為民族而犧牲一切，土耳其之所以獨立，蘇聯之能夠革命成功，不是用民眾的鮮血去換來的嗎？用我們一滴滴的血用我們一滴滴的汗，來挽救這垂危的民族，為民眾汗血所挽救的民族，是永久適存於世界的。

二十六年九月氐於南京

# 編輯魯迅全集近訊

魯迅先生逝世，轉眼整一周年了！他的死，不但是中國文壇的損失，實是中華民族的損失。因爲他的作品，直接打擊了一切惡勢力，間接的影聲，使無數量青年增加了不少的勇氣，於中華民族解放運動上有莫大的功績。

現在，雖然是砲火遍南北的時候，可是紀念魯迅先生，是有着重大意義的。因爲他的死，是青年們失去了一位良導師，國家缺少了一個老戰士。

整理遺著，是紀念魯迅先生的辦法之一，也是大家最關心的一件事。許廣平女士在去冬辦完喪事之後，即動手搜集魯迅先生的遺著，約莫一個月的功夫，已大致完成，編出了「魯迅全集」的要目。

她爲大家研究便利起見，把全部遺著按性質差不多的分作兩大部分：（一）著作（二）翻譯。著作部分又分作創作，纂輯，日記，書簡四種，翻譯部分又分作理論，文藝兩種。預計創作可出七本，纂輯共有十種，日記書簡各出一種，理論部分作三合本，文藝部分共出十合本。共達三十餘本。

纂輯部分，除「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外，多係魯迅先生手抄本，計有「會稽郡故書雜集」，（係一九一五年用周作人名出版）「古小說鈎沈三十六卷」，「嵇康集十卷」等均擬用影印。

魯迅先生的日記，自民國元年記起，到臨終的前一天——二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從未間斷，到了十八日那天，實在病重得沒力氣了，他還掙扎着記上「十八日星期」幾個字。

書簡，除「兩地書」已出版外，還從親友處共搜集到千餘封，將用影印出版。

翻譯方面，搜集到魯迅先生最早的譯著——「月界旅行」，那是民國紀元前九年（即光緒二十九年）出版的。

所有其他零散的雜文，都收集在「集外集拾遺」里邊，還沒有出版。

她編好全集目錄後，即將其大部分呈送內政部審核登記，（因有數種遺著只找到一本，所以未及送呈。）不料去年十一月送去後，十二月就發生西安事變。直到今年四月間，內政部始將魯迅遺著大部分通過。

完全禁止發行的，有：「毀滅」，（係法捷耶夫長篇小說譯本，三間書屋印行）「二心集」，（一九三〇——三一年雜文，合衆書店出版）「僞自由書」（一九三二——三三年作短評集，北新書局出版），「南腔北調集」，（一九三二至三三年的雜文，聯華書局印行）四種。

必需改名的，是：「準風月談」改爲「短評七集」，「花邊文學」改爲「短評八集」。

部分刪改的最多。「壁下譯叢」（譯俄國及日本作家與批評家之論文集）刪改達三分之一。「三閒集」中之「太平歌訣」，「劇共大觀」兩文，均刪去。「頭」，「現今的新文學概觀」均刪去一段。「華蓋集」中之「十四年的讀經」，也被刪去。「壞孩子」（譯本）部分刪，「小小十年」小引，刪一段。

未及送呈內政部審核的，還有：「工人綏惠略夫」（阿爾志跋綏夫作中篇小說，商務印書館印行）「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與實際」（日本片上伸作，大江書店印行）「愛羅先珂童話集」，「藝術論」等書。

據周建人先生說，魯迅先生未刊印的書，還有「古小說鈎沈」，「謝承後漢書輯本」，「六朝造像目錄」，「山民牧唱」（西班牙巴羅哈作）「嵇康集」（校勘）「劉恂嶺表錄異」（校勘）等多種。

# 收買棉繭與戰期農產問題

魏友棐

## 一 抗戰期中的秋收

秋收在平年，站在金融觀點說，是一個很繁忙的季節。每年此時，上海的銀錢業直接或間接地放欵到內地去收買稻棉與秋繭，一面却又把收得的農產品向銀錢業去押欵。等到農產品脫售之後，販買商人趁了錢，銀行家得了利子，農人有了收入，同時也把上海的商品交換到農村裏面，這樣波動了交叉關係，造就了一個活潑的，有生氣的市場景氣。

今年又是一個豐收年，不論是稻或棉。就是秋繭也維持了相當的收成。稻的收成估計，包括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等一帶，約有八千萬担。棉產根據實業部棉業統制委員會的估計，本年共有皮棉一千九百六十六餘萬担，較去年還增收百分之十六强，爲我國近年棉產的最高數。就平年情形，如果收登以後，能維持穩定的價格，則於全國的經濟界是非常有好的影響的。

抗戰開始，正是秋收的時期，最先感到問題，便是素來以融通資金爲責任的金融機關，就緊縮了農產放欵。不錯，在抗戰起後，當局明令頒布內地貼放辦法，由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家銀行在各處設立抵押委員會，其中有一項就是收受農作物的抵押。但是就一般金融情形論，戰事一起，立刻引起信用的收縮，財部下令限制提存，是一種緩和恐慌的辦法，實際上金融機關在戰時要想擴充放欵是辦不到的。金融機關既沒有力量來辦理農產的放欵，於是農村新上市的農作物資金融通就感到了呆滯。其結果，在戰區內的，如上海近區太倉寶山一帶近百萬畝的棉田，都爲戰事犧牲了；又如浦東的棉花，每担市價從二十元左右跌下到五元，還尋不到主顧，只得聽其在農田上自然生滅。

金融收縮，得不到資金通融，這固然是使農產「貨棄於地」之重要原因。而一切原料品之滯銷，則也是在戰時的必有情形，這因爲戰時的人民消費力減弱，其消費品第一個對象爲製成品，製成品不够，第二步才需要原料。其他交通上的不便利，工商市場的停頓，自然也有關係。

但，事實雖是如此，在抗戰意義上，是決不能採取放任主義的。換言之，在目前，許多農作物，雖或許不急切需要

，可是一切原料在戰時，就是一種力，是一種戰鬪時必需配備。重要如棉花，食糧固不必說，就是其他一切的產品，在農民方面無不是一種收入，而農民收入也就是國家富力；同時無論何種原料，如果適合長期抗戰的需要，固然應該保存，就是不必要或自給有餘的原料，也可以跟友邦交換其他的必需品。因此，任何的農業生產品，在戰期中，最上的是加緊生產，調整生產，其次則必須是培養之，調節之。否則，不但減損了自己力量，還隨時有促成資敵的可能的。冀省棉產被日寇搶去，便是一例。

我國對農產品管理最早的，是食糧。食糧以及雜糧禁止出口，這在戰前即已實施了。戰時開始後，各省差不多都有管理的具體辦法，而且大體上都有成效。就上海一埠言，民食調節會所做的工作，一方面設法疏通糧食的來源，一方面又登記了本埠的食糧，至於對於售米，又實施强迫登記以及向調節會領米發售辦法，所以在產，銷，以及市價方面，都已有統制的力量。

食糧在抗戰中雖有其特別重要地位，可是我們也不能否認其他一切農產品在抗戰的地位。在江南秋收中的棉與繭，江，浙兩省政府最近也有收買辦法，而且看到了詳細的章程，本文就以此次江浙收買棉繭辦法為起點，來論列戰期的農產問題。

## 二 論江浙的收買棉繭辦法

江蘇省政府因為看到戰時棉繭的沒有人收買，於是由省立工農業生產指導處成立了二十六年秋期收繭管理委員會來管理收買秋繭。其辦法在各縣設立委員會，管理收繭的登記，調查，以及運輸，烘繭等等，收繭的市價，據報載為每担三十二元。至於棉花，是由生產指導處另外訂立收棉辦法，收買自產農以及合作社之棉花，價格照當地的市價，由收花的主管人擬定價格，呈報指導處核准。收買棉花的縣分，指定上海，嘉定，寶山，太倉，南通等十二縣。指導處把收買得來的棉花，隨時加工或打包，全權代理出賣，如果有盈餘，除了一切費用，得酌量提出幾成給予農民，虧損歸省府負担。上述收買辦法，棉花的收買是積極的，秋繭則僅予管理而已。

浦東是著名產棉的區域，自從抗戰開始後，因為在軍事區域以內，有的地方減收，有的地方有收成而不能出運。於是由浦東的旅滬同鄉會，向中國銀行接洽款項，由同鄉會儘量收買。一面同鄉會將棉花向中國銀行押款。

浙江的繭，向來是歸浙省蠶絲統制委員會招商收買，本年因為收繭商缺少，就由該會向中，中，交，農四行，商妥秋繭借款八百五十萬元，初意想貸給繭商收買秋繭，同時獎勵廠商的收買，但因了戰事影響，實效極少；於是就組織二十六年秋期收繭管理委員會，在嘉興，海寧，平湖等處自行收買。其收買的辦法，是定價每担四十元，規定七成現款，直接付與農民，其餘三成是記帳。統制會把收得之繭，託各

絲廠代繅成絲，再託生絲推銷委員會向國外推銷。推銷之後，如果有餘，先將記帳的三成繭款發還，再有餘再派給農民。如果虧損，則將記帳的三成扣抵，不足並不向農民找補，據調查，實際收繭的扯價，現款爲每担二十五元。

在戰時收買滯銷的棉繭，不論在培養國力，以及維護農民利益各點觀察，自然是很切要的一件事。第一點我們感到的，是對於棉繭的收買，兩省都還在客觀地位，而不是主觀地位。換一句話說，在收買的範圍方面，不够廣大；在收買的步驟上說，不够積極。若舉秋繭而言，就我們知道，江浙兩省辦法顯有不同。江蘇收繭以外，是允許農民自行繅絲，售給絲廠，而不能直接售給政府。浙江只允許農民出售秋繭，而繅絲的職務，則歸在統制手中。就這兩方面看來，農民有了秋繭，在江蘇區域上要是沒有人收買，同時繅成了絲，而絲商不要收買，農民還是賣不了。在浙江呢，農民的秋繭如果政府不要，也是沒有脫手的方法的。所以綜合兩省的特點來說，不論在江蘇與浙江，政府都沒有必然收買性，實行來者不拒的收買性，而不過處於客觀的態度，要是商人不發動收買，廠商不發動繅絲，一切還是沒有辦法的。

即就兩省收買棉繭的價目上言，其價格似嫌稍低。我們今日的市場上，原料的價格低於熟貨多多，即紗貴而棉賤，絲貴而繭賤。紗的市價已在每包三百元以上，花不過在每包四十元左右，這在告訴出來，目前對於現紗的需要尚有，但是把花織成紗的生產機關却是沒有。因此，紗有出路，而花沒有出路。我們敢指出，這是一種危機，即，如果此時不把所有的原料由政府統制運用，不是貨棄於地，就是資敵；再不然，就使將來現紗告絕的時候，廠商要原料而沒有地方可以購，人民要消費而沒有地方去供給它，其結果，若不是造成生活上的恐慌，就可以造成舶來品與私貨的傾銷機會。

因此，收買農產是戰時政府所應必取的政策，但既已實行收買，我們必須顧及農民的成本。固然，多少有些現收入，總比沒有收入要進步一些，但是農民出售農產品，要是不能維持成本，不能得到相當利益，不但影響及最近的生計，就連來年的農業生產都會受到影響的。所以我們希望在收買時必須斟酌市情，定一可能的價格。若照目前棉繭的價格，紗以每包市價三百元計算，絲以每担六百元計算，與現在所定的收買棉繭價格相差甚遠。雖然原料跌價是實際上情形，但這也是戰時的特殊情形，如果當局有整個的戰時經濟計劃，那末用適當價格來收買原料是必然的，而且決不會受到意外的虧損。

## 三　如何處理戰期農產

我們所討論的目標，不僅是棉繭二者而已，應該是全般的農產品，與全般農產原料。在抗戰意義上，我們不僅要儘量培養原料生產，還應該積極地來增殖生產。不過增殖生產不是短期間的事，立刻可以實施的，是對於已有的農產，必須儘力保存它，使國家隨時有動員力量。戰時的人民一切生

產機構或者因了不得已而自由停頓下來，而國家的整個戰時方案，則更須在亂離中而加緊完成它。

戰時的原料，至少要有下列的動員力量：（一）國內的原料，國家可以明瞭究竟有多少存額；（二）把這許多存在的原料國家隨時可以動用它；（三）國內某部門需要原料，國家有力量供應；（四）原料跟各部門的產銷情形及物價，須維持穩定。

為要實現上列的原則，所以對於目前已有收成的農產品，第一步先舉行全國原料的總登記，把登記的責任歸之特設的機關或同業公會都可以。這一種登記方法，如各省對於食糧登記就是。其辦法，先調查已由各商號或倉庫中買存的農產品各有多少，分類登記起來。在省市設立總登記處，各縣鎮設立分登記處。登記了以後，這許多農產品的出賣，轉運，以及一切移動，都應該由經手人呈明登記處核准，給予証明的文件。憑了這文件的証明，交通機關才准放行，否則不准。反之，在各方需要買受一切原料的時候，也應該向登記處取得許可。

登記是屬於已經入商人手中的農產品，至於在農民手中的，則用收買的方法，不過這裏所謂收買的方法，與上述江浙兩省收買棉繭辦法不同，是由國家盡可能力量來收買，不論所收買的是不是戰時的必需品，而給以適當的市價。因為是用適當的市價收買，所以農民一定儘量把農產品求售；又因為是盡可能力量的，所以必不會有貨棄於地的事實發現。登記之後，使國家明瞭有多少農產品收存着；而收買則是使戰時暫時不需要的原料，由國家代為保留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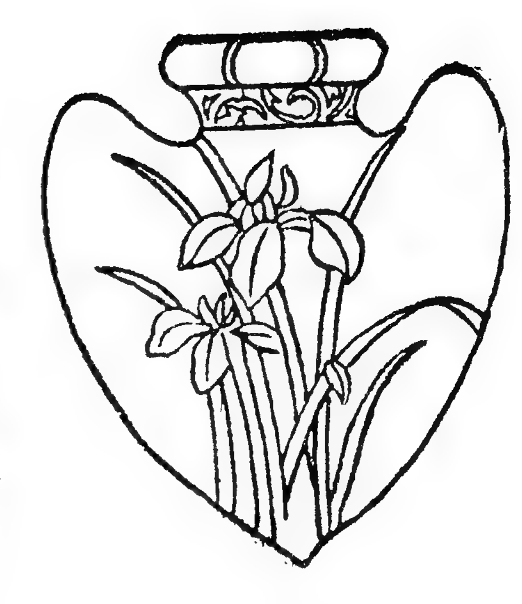
一方面登記，一方面收買，才說得到一切農產品的產銷調整問題。甲地缺的農產品，乙地有多少可以移補，都可以瞭如指掌。同時，在各種生產事業逐漸回復的時候，應該需用的原料，國家也有方法去供給它；如果是不必要的生產，國家也有方法去拒絕它；而全國農產品生產與消費，有餘與不足，以及我們平日有經常性的許多農產問題，都於此而得一連帶解決，至於已登記或收買的農產品，自然更沒有方法去資敵了。

因為產銷的總樞紐都在國家手裏，所以一切戰時容易發生的壟斷，居奇等等商人伎倆，都沒有方法運用，其市價的決定，也可以用國家的威權來處理。我們知道處理戰時農產品的用意，在抗戰意味之外，是為了農民的生活，而一切原料物價的上下，直接可影響人民日常生活；也就是安定後方之一助。

至於收買農產品的資金，依照內地貼放辦法，可以由國家或公立銀行供給。本來金融機關對於放欵，是本份內的業務；戰時的緊縮放欵，固是一般信用收縮關係，而安全的警戒，也不無原因存在。如果由國家機關把農產品做抵押要求放欵，就是國家或公立銀行以外的私立銀行錢莊，也一定肯承做的，因為這是他們的業務。

增殖農產品的生產，這雖不是短期內事，但是把種植部門因了需要與否，而加以調整，則也在短期內可以做到。例如罌粟的種植，便是應該屬於絕對禁止的，因為這不僅是不應當，而且浪費了人力與地力。

十月十四日



# 戰時食糧如何自給

長誠

全面抗戰，爆發已逾二月。戰時食糧的自給，的確是關繫整個國家民族安危存亡的重要問題。記得歐戰的時候，英人特奈爾（*Sir Christopher Turner*）曾上書首相喬治（*Lloyd George*）說『我們根本的錯誤，就是以爲糧食不是戰爭的軍器，而農村不是兵工廠』。他這句話把食糧問題對於戰事的重要說得可眞透澈。

要講戰時的食糧自給，必先研討常時的食糧問題，一個完整的國家，在常時的食糧自給，確也是極重要的因素。尤其是以農爲本的我國，自古就重農業，所以孔子論政，以「足食足兵」爲立國之本。管子也曾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食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這也就是一句俗語所說：『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的意思。這句話雖然很通俗，但是對於「國家」，「人民」，與「食糧」三方面互相的關係，表示的很明顯，食糧自給問題的重要，於此可見一般。

談到我國常時的食糧自給，至少也不敢過於樂觀，我國自古以來，號稱農業國家，但是食糧缺乏的現象，到處都可看到。尤以近幾年來，外糧的輸入，年有增加，這充分的表示出，中國食糧的供給不够消費，但是子細分析起來，中國歷來所鬧的「食糧恐荒」，並不一定是「飢荒」，還有時鬧「熟荒」，就是所謂豐年後穀賤傷民的景象。飢荒糧貴，是糧食不足的表現，（如民國二十年鬧荒災，糧食缺乏，價格飛漲，以致民不聊生）。但熟荒糧賤，也很足以破壞了農民的生活，如民國二十一年，各地豐收，農民一方而無法儲藏過剩的收穫，一方面又亟需現欵的維持「食」以外的生活，以致糧價大跌，而有穀賤傷農之說。接連兩年豐歉不同，因此有人又想中國的食粮問題，不是在缺乏不能自給，乃在「地域」與「時間」上的調節不均。像這種「飢」或「熟」的糧荒，竟發生在夙稱以農立國的中國，確有加以研討的必要。究竟中國的食糧，出產多少，消費多少，是太多，還是太少，「多」與「少」之間，究竟相差若干，如有不足的現象，是不是因爲調節不均，如果不是因爲調節不均，而眞是因爲供給不够消費的話，是不是還有使中國食糧得到自給的可能，這都是値得研究的。

欲討論以上的問題，必先確知我國食糧的產量，外糧的輸入，與全國食糧的消費。而若欲推測全國食糧的消費，更須洞悉全國人口的確數，與每人平均每日或每年所吃之糧食數量。可惜我國還沒有最準確的調査，現在僅就最近所有的而比較可靠的數目字，分別論述於下：

我國食糧種類很多，如稻米，小麥，小米，高糧，玉蜀黍，各種的豆類（紅豆，黑豆，黃豆，綠豆，江豆等。）各種的麥類（除小麥外，尙有油麥，蕎麥，大麥，燕麥等），以及其雜糧，總計不下二十種。惟就出產與消費的數量說，主要食糧有稻米，小麥，玉米，小米，高糧，五種。據中央農業試驗所的調査，稻米佔百分之二十八，小麥佔百分之十六，小米佔百分之十三，玉米佔百分之八，高糧佔百分之五，以上五種共佔百分之七十，其他雜糧合佔百分之三十。復據立法院統計處的調査，全國五種主要食粮的出產，每年共計十八萬九千八百五十萬担（一八九四九六〇九千斤）除東北四省所產之二萬二千三百三十餘萬担以外，尙有十六萬七千六百三十餘萬担，若再加上雜粮七千四百八十餘萬担，合計十七萬五千一百一十餘萬担，故本文所討論者，即以此數額爲標準。

至於外粮的輸入，自淸初以來，沿海各省已有洋米入口，但關冊的紀錄，始於同治九年，而外國小麥與麵粉的入口，至民國後，始見海關記載

。從同治以來輸入食糧的多寡，可以分爲三期：（一）光緒十二年以前，每年輸入食糧的數量，尚未超過十二萬担。（二）自光緒十三年至民國九年以前，均在數百萬担，僅民國五年一度超出一千萬担（一一·二〇三·八八〇担。）但在此時期中之平均數量，却仍在一千萬担以下。（三）自民國十年至現在，每年都在一千萬担以上，最高時竟超過四千萬担以上（包括稻米，小麥，與麵粉三種。）如民國二十一年，洋米輸入二二·四五〇·五七九擔，小麥輸入一五·六六七·八九八擔，麵粉輸入六·〇九五·三三八擔，總數共四千四百二十餘萬担（四四·二一三·八一五擔）。而民國二十年外洋食糧之輸入，亦達三千八百三十萬擔有奇（洋米一〇·七一〇·六〇三擔，小麥二二·七六五·九二五擔，麵粉四·八六四·二六一擔，總共三八·三四〇·七八九擔）。最近五年外糧輸入我國者，平均每年約合三千九百五十餘萬担，約値二萬萬餘元，幾佔我國入口貿易總額百分之二十，爲我國最大漏巵之一。綜上觀之，我國自產之食粮爲十七萬五千一百一十餘萬担。國外食粮之輸入，年爲三千九百五十餘萬担（平均數量），故每年自產的與外來的食粮，共計約有十七萬九千零六十餘萬担。

全國食粮的消費量，須根據中國的人口總數與每人平均每天或每年所吃的食粮數量計算。關於全國人口總數，還沒有普遍的調査，所以有的說是四萬萬，有的說四萬五千萬，有的說五萬萬，甚至於有人說在五萬萬以上。按最近而且比較可靠的，當推內政部陳正謨先生根據各省區的査報所得的統計。他估計中國三十省區（包括東北四省與蒙藏新康等）的人口，共有四萬八千五百餘萬。此數與我國統計家陳長蘅先生所估計的四萬七千三十餘萬的數字，相差還算不遠。按內政部的估計，除東北四省以外，尚有四萬三千五百萬，若再除去蒙藏新青康五省區之五百餘萬的人口，在其餘的二十一省，人口總數仍有四萬三千萬。現在再進一步的推論中國四萬三千萬的人口，每年吃用多少糧食。關於每人每年消耗食糧的估計各不相同，有人說爲三担，有人說爲三担半。按張心一先生在江蘇抽區調査的結果，鄉村的男子年需五担，城市的男子年需三·八担，鄉村女子年需四·三擔，城市女子年需三·四担（以上以米計算），每人食用（米）的平均數約爲四·一擔。此數較一般估計爲大，這或許在調査時，人民（尤其是農民）惟恐官府强徵他們的餘糧，根據一般的民衆心理，至少也要多浮報一些，所以才有這較高的結果。現在姑以這較高的四·一擔爲標準，則我國二十一省的四萬三千萬的人口，每年吃用的糧食數量，應在十七萬六千三百萬擔，與我國自產的食糧十七萬五千一百一十萬担，相差不過一千一百九十萬擔。換句話說，中國只以其二十一省現在出產的食糧，養其現有的人口，每人每年尙缺二·七六斤，所差少的還不至三斤。若以日計算，每人每日所缺食糧不過僅僅一錢（〇·一二兩）而已。故相差極微，如果能分配均勻，一定可以自給的。

但是若就前面所說的，中國輸入外糧逐年增加的趨勢來看：中國又確是一個食糧不足的國家。然而仔細的分析一下，食糧輸入的原因很複雜。除了國內產量不足的一個原因外，或者因爲國內交通不便，各地食糧調節不均。或因豐歉不均，這年與那年不能調劑。或因土產品質不純，國人不喜食用。並且即或出產不足，也不一定就是中國地土不能供給國人食糧的需要。因爲出產的不足，或者因水災，旱災，蟲災所使。或者因水利失修，產量大減。或者因爲兵匪的擾亂，人民不能安於農作。以上都是國內的原因，但我國食糧的輸入，與國外也有關係。國外豐收時，可以低價傾銷，況我國又無完整的關稅保護，所以外糧可以大量的輸入。又或因借欵的關係，如民國二十年的美麥借欵，及民國二十二年的棉麥借欵，全都促進增加中國外糧的輸入。所以單就外糧的輸入，不一定就能証明我國食糧的消費量的缺乏。同時輸入的外國糧，佔我國食糧消費量的成分並不很高，就以近十年輸入的食糧看來，最多的年份僅佔我國食糧消費量百分之三，尙且不足（千分之二七弱），故爲數極少。假使從人口上比較，每年輸入的食糧僅能供給九百六十九萬餘人。此數不過等於我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漢口，廣州，杭州，及濟南八市之人口數目，僅佔我國人口總數千分之二五而已。由此觀之，我國食糧缺乏的現象，是局部的，不是普遍的。是調節的不均，不是生產的不足。

根據上面所說，我國食粮是不是可以自給了呢？這裏還有個附帶問題，値得提出討論的，就是維持國人「吃食」以外的消費。譬如飲用的酒類，大半是由穀梁釀造的。作菜用的油，大半是用豆類與芝蔴等作的，此

外國人豢養的牲畜，也需要一部份食糧來喂飼。這都是在計算以外的消耗。況且我國百分之八十的居民，是直接依靠農耕生活的。他們衣食住行的一切，全都出自土地的生產。照統計家劉大鈞先生的估計，在中國一個農人的生活，除去「吃」外，還要維持一個最簡單的「有衣」「有住」的生活。他們「衣」，「住」，「行」，的費用，至少要與他們所吃的食糧數值相等，這樣不過僅僅維持一個簡單生活而已。若遇到意外的疾病和非常的天災，他們的生活便立刻又要發生問題，焉有餘剩去用以受教育呢？是以若不減少所吃的食糧去塡補他們「衣」「住」「行」的一點費用又有何法。中國鄉村一般農民的狀況，的確是過着「挖肉補瘡」的悲慘生活。在這種民困財窮之下，怎能使國家盛强？所以，我國食糧雖在分配均勻情況下，可以得到暫時的自給；但是爲國家長遠的前途着想，爲使一般的農民除去維持生活之外，還能得到一個受教育的機會，則仍須有設法增加生產的必要。

增加生產，是解決食糧最根本最有效的辦法。在我國的現況下，其主要之增加生產方法，有以下三項。（一）開墾可耕荒地：據國民政府主計處之調査，全國可耕之土地，佔全國面積百分之二十七（包括東北與西北諸省區）。現已開耕者，僅百分之十三，所以可耕而尚未耕之地，尚有百分之十四。我國可耕而未耕之荒地，雖不在少，但其大部分佈在東北與西北的邊區一帶。東北四省姑先不提，西北邊區之地，亦因交通不便，政治隔閡，在短期間內，也難望收到多大的功效。在內地人口密集的省份，荒地很少，即使間或有之，如淮水一帶的鹽荒地，非先投鉅資開發，不能生利。所以，就現在的情形看來，中國的荒地雖然很多，可是在短期內不能收到應有的功效。若欲藉「開荒」來解決目前食糧問題，却是不容易做到的。這一層，還希望國人共同的長久努力！

（二）以科學方法改良農業技術：如整頓農田水利，防止水旱，改良育種，運用適當肥料，防除害蟲，改良耕種灌溉方法與農具等。按美國因施用適當化學肥料，曾增加生產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五十。因改良育種，增加生產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我國中央大學育種成績與金陵大學華北雜糧試驗，亦皆有猛進之生產增加。據中央農業試驗所之研究，如免除害蟲，可增加生產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復據實業部的調査，中國收割莊稼，因所用的鐮刀不適宜，以致落粒很多，每畝少者在二三斤，多者在八九斤。如果改良收割禾稼的器具，可以增加收穫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由以上的數目字告訴我們，若能以科學方法改良農業技術，則我國食糧產量之增加，定可立竿見影似的，即刻收到顯著的功效。

（三）禁種毒品植物（雅片）：據中國拒毒會的調査，如將中國的烟田改種五穀，每年可得糧食兩千五百七十萬担，足供六百五十萬人之食糧。此數幾乎等於每年輸入的外國食粮數量及其所能供養的人數，所以只此一項，即可抵補我國每年最大之漏卮，現在禁烟總會正在厲行五年禁毒計畫，希望在民國二十八年的年底以前，能够收到預期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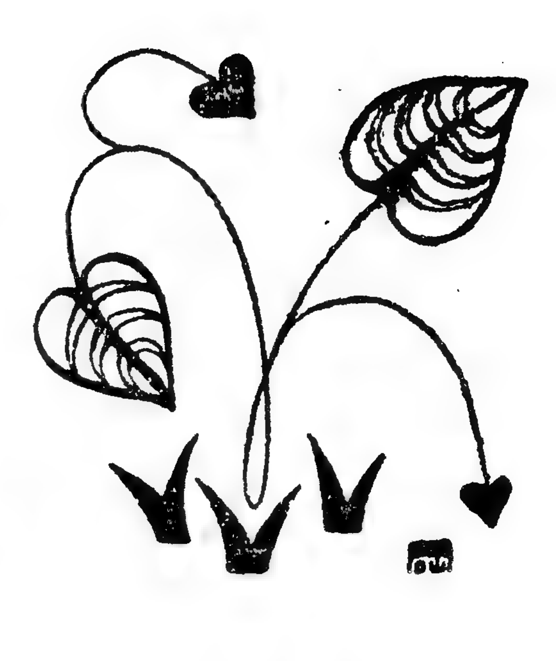
綜觀以上三項辦法，要以第二項科學改良的方法爲最有功效，而且迅速。根據前列的統計，若按每次最低的成績數量計算，也可使中國的食粮每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如改良的結果能得到中等成績，便可增加出產百分之九十，幾乎比現在的產量增加一倍，如此不但解決了中國的食粮問題，還可使一般人得到一個簡單的「衣」「住」「行」的生活。如果再能充分的改良，得到最高的成績，便可增加生產百分之一百四十，所增加的幾乎够一倍有半了。這樣可使一般的農民，除去得到相當的生活以外，還可以有點受初級教育的費用。上面的推算，乃是假定食粮的生產增加到了極點，而全國人口並未增加。如果把人口繼續增加計入，那就不能只以改進農業的技術去解決食粮問題了。到那時候，非發展工商業是不能解決的。總之，中國的食粮自給問題，並非不能解決，但其成敗，却在我們自己的努力。

我國常時的食粮，已如上述。不但在分配均勻下可以得到暫時的自給，並且粮產將來的增加，更有非估計數字所能限住的大量發展。同時政府正在努力改良農業，開荒造林，興闢水利，以及發展交通，便利運輸等等，全都是謀求產量的增加。一方面農本局設立全國農倉網，均勻分配，並調劑豐歉年景的不均，這樣可以避免了「飢荒」與「熟荒」。所以我國食粮的自給，是會逐漸樂觀的。至於這次戰事發生，敵人封鎖我們的海口，外糧不能輸入，這一層我們並不過分憂慮。因爲我們並不似歐洲的工業國

家，平時農業不振，國民所需的食粮，大部（甚至全部）仰仗於國外的輸入。前面已經述說，我國自產的食粮，如果能够分配均匀，即可維持自給。所堪顧慮的，是沿海的農產富區，爲敵人强佔，使生產不爲我用。或因戰爭的蹂躪，弄得很廣的土地，不得種植生產。以及因國內的交通，被敵人破壞，平時能以自給的食糧，此時反受運輸不便分配不均的影響，發生了局部的「飢荒」。所以有人主張，戰時應設糧食專管機關，統理糧食的生產，分配，消費等等，由政府施行强力的絕對統制。

戰時由政府統制食糧，原則上無可非議。在歐戰的時候，法國於商工部農林部內設國民贍養署（*Raitaillement Civil*），德國有戰時供養部（*Kriegsernahruhgsant*）的設立，英國也有食物大臣（*Food Controller*）的任命，都是由政府直接統制食糧的先例。但在施行統制上，却分中央政府直接統制，與地方政府直接統制而集權中央指揮監督，兩種辦法。我們姑且借用政治學上的兩個成句，前者名爲「集權集治」，後者名爲「集權分治」，則我國戰時食糧的統制應採取「集權分治」的辦法。這個理由很簡單，因爲糧食與政治不同，我們自古以農立國的中國，全國農民約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在平時固然有相當的餘糧存儲，但因生活上不能過分優遇，所以在戰時也無法大量的屯積居奇。如此，在平時與戰時，國內的食粮分配，是不會發生多寡懸殊的不均現象。另一方面，我國食糧的供給，絕對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七以上）是由於國內的生產，故在戰事發生，絕不至於像工業國家那樣過於恐慌。同時我國幅員遼闊，交通復且不便，與其由中央政府專設食糧機關，直接統制，反不如由各地地方政府會同當地民衆團體，一方遵照中央指示，一方依據當地實際環境，負責管理食糧的生產，分配，與消費，較爲妥善。並且易於接近民衆，而收事半功倍之效。全於中央有司機關，對全國食糧管理原則與方針上，負指導與監督職責，並不必專設機關，虛耗公帑，換句話說，就是由中央該管機關，指導並監督各地機關，統制兼理當地的食糧。只求達到欲期的食糧自給結果，不必管，也不需要管各地施行方法上的異同。

最後，說到戰時食粮自給的原則，除去平時應作的開荒，改良農作技術，以增生產，與發展交通，以利運輸，建設倉庫，調劑豐歉外，槪言之可分强制耕作與統制消費兩種。强制的耕作，乃將全國各種可耕而未耕的荒地，由當地官府强制招工耕種之。所謂荒地包括「公有」與「私有」兩種，「公有的」除各省普通荒地外，尙有公園，運動場，學校庭園，廟田，以及鐵路旁之空地等等。「私有的」爲各家庭之宅院，墳地，花圃等等。至於統制食糧消費的方法，槪要言之，約有以下四項：（一）强制節約消費，每人每天所吃糧食數量，不得超過每人平均維持生活之最低數量。（按歐戰時各國之限制數量，約比平時減少一半）。（二）禁止私人貯藏大量食糧，以免人民喘中囤集。（三）禁止用食量釀酒醡油，以期節省不必需的穀糧消耗。（四）禁止以穀糧喂養家禽牲畜（與戰事有關的禽畜例外）。除此以外，更須由各地杳報當地儲藏之食糧確數，冀以設法分配調劑，防止發生局部的「飢荒」。同時，因戰時人工缺乏，勢非全國一致動員不可。壯丁，男子，多去直接參與戰事，故對穀粮的耕耘，種植，收割一切工作，勢須求諸不能直接參加作戰的人們，如婦女，兒童等等。學生與教員固然不能停止了他們受教與教授的使命，但也應利用假期與運動時間，去努力間接的抗戰工作。綜上觀之，戰時我國各方若能統一步伐的努力合作，食糧的自給是可以不發生問題的。不但可以免除餓死的危險，或者還許因爲食糧的充足，得以長期抵抗，而收到最後的勝利。



# 論紙幣外流

余捷琼

據「金融商業報」的報告，八九兩月，中國紙幣之流入香港，為數已達四〇六·九五四·〇一五元，其中除再輸入一七·二一二·一〇〇元外，淨輸出為三八九·七四一·九一五元。此一數目，不可謂不巨。此種事實，殆可謂為抗戰發動以來金融上最可注意的現象。紙幣巨量流出，在目前具有何種作用，在將來將產生何種效果，此一問題，在目前似有加以審慎考慮的必要，茲一論之：

紙幣流出，重要原因，為購買外匯之遭受限制與上海經常商業活動之停頓。蓋自滬戰發動以後，人心不定，資金外逃。然購買外匯，既受限制，於是只有將收存現欵，送往香港，或其他海外市場。再自上海戰事發生後，商業停頓，人心不定，商人收縮營業，或將商業停閉，間有遷出海外者，急切既難購得外匯，即將現欵隨身帶去，如粵省商人之避地香港，同時即將其所有金錢帶去。戰時紙幣之隨人口之遷移而有流出國外的現象，原為事實所不能免。惟此次流出之多，其基本原因，則為購買外匯之發生障碍，蓋為一種資金逃避之變象。

本國紙幣輸出國外，本國紙幣流通減少，在正當情形之下，物價必趨低落。惟在目前，因交通發生障碍，貨物供需，完全變態，故此種效果，實不易察覺。然無論如何，紙幣流出，可以使中國物價，保持比較的安定，則可無疑。此種事實，一方面可使國內的一般經濟情形，不至發生突然的變動，一方面可以空出餘地，俾政府可以於必要時多發若干紙幣，故此點似於中國有利。然從另一方面觀察，則不無可以討論之處，茲一述之：

第一，紙幣運出，亦為資金逃避之一種。紙幣大量運出的結果，市面週轉，必增多若干困難，蓋工商界之週轉能力，因紙幣流出而減弱也。

第二，自戰事發動後，工商業多數停頓，其原因在於時局之不安定，倘再因紙幣運出，資金短缺，則商業上閉塞的局面，必更無復原之日。

第三，紙幣大量運出，現金缺乏，則原已變態之利率，必更趨高騰，原已深感閉塞的工商業界，必更感受影響。

第四，自上海成為戰區之後，吾人原望集結於上海的金資，逐漸轉入內地，藉以開發內地各省的產業。惟紙幣大量運出，無異上海資金，轉向海外逃逸，資金內移的結果不能出現。

第五，紙幣既大量輸出，社會餘資減少，政府公債之發

行，亦必間接感受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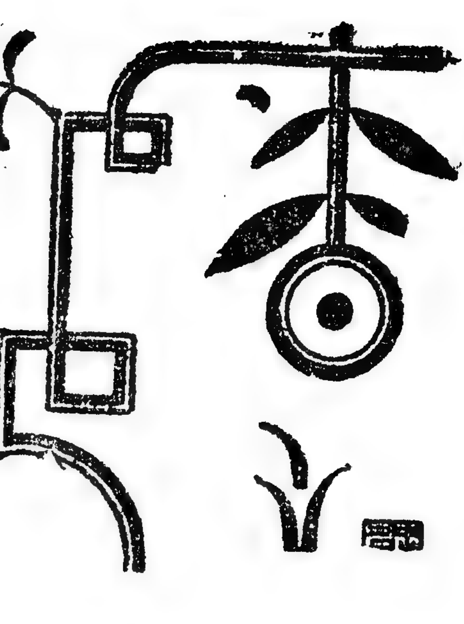
第六，紙幣流出，國民所得水平降低，全國經濟，必更趨萎縮。

上面各點，蓋爲紙幣輸出所必發生的結果，此係就短期內消極方面的情形言之。其次紙幣之大量流出影響於將來之金融情形者更巨。歐戰末年的德國情形，甚爲顯著。蓋紙幣流出後，不能在國外流通。流往海外的紙幣，在初時，實只有儲存價値的一種功能。蓋儲存之，以待國內秩序回復後，運回國內使用。然經過相當時日之後，事實必証明儲藏紙幣，幷非穩固儲藏價値的方法。第一，紙幣藏留手中，不能以之爲支付工具，紙幣擁有者必然感受利息上之損失。第二，抗戰持久，中國貨幣，難免不對外跌價。儲藏中之紙幣，亦日在跌價之中。第三，中國國內因戰時財政上的關係，必繼續增發，國內物價，必繼續高漲，亦即爲中國貨幣逐漸對貨物跌價，藏留中的紙幣，亦即逐漸跌價。第四，在國外擁有紙幣的所有人，既不能以其紙幣在國外流通，其信用能力，必逐漸爲之減弱，久而久之，爲生活所迫，不能不用種種方法，對其所存紙幣，加以措置。

由於上面各種情形，吾人所可預料的結果，即久而久之，國外將發生投機中國紙幣的市場。藏留紙幣於國外的商人，當其感覺利息上的損失，或物價變動或外匯變動上的損失，或爲維持生活上所必需時，必然將其所藏紙幣設法出售。在此情形之下，投機家必乘機活動，中國紙幣在國外必成爲主要的投機目標，可無疑義，香港中國紙幣市場之產生，將爲事實所不能免。然紙幣在國外，不能購買貨物，惟運至中國之後，始有購買力可言。由此推得的結果，則紙幣在國外之售價，必低於中國之內，紙幣對外之匯價，蓋中國紙幣，在國外之售價，不問投機之情形如何，結果仍當視紙幣在國內之購買力如何而定。理論上紙幣在國外售價，加上運費保險費，利得及損失担保費等後，始能等於中國市場中中國紙幣對外之匯價。故紙幣在國外之售價，必低於中國貨幣之對外匯價，國外中國紙幣之售價必將成中國匯價跌落之先聲矣。倘紙幣流出之數量甚巨，國外投機風氣甚盛，轉移勢力甚大，則中國之對外匯價，寖且將間接決定於國外投機家之手。倘國外中國紙幣跌價超過於紙幣在國內購買力之變動，則若干投機家，必將其紙幣運入國內，此似爲必然的結果。如是則國內物價及信用市場，必因之而發生劇烈變動，其將成爲擾亂國內經濟的一個重要因子，亦意中事。

如上所言，故吾人主張，此時對於紙幣之流出，必須設法加以禁止。施行此種政策，不單可以防止將來外匯上及經濟上擾亂因子之發生，且可產生積極的效果。第一，促使活動資金流入內地。第二，保存流動資金，活動市場，同時促使利率恢復常態。第三，給與政府發行公債以便利，間接護助政府戰時財政。

關於此事政府目前，倘不預爲之計，從速禁止紙幣運出，則香港大規模中國紙幣投機市場之出現，殆甚顯然，其遺患於金融財政的前途，恐將不堪設想。



# 魯迅週年祭

宗珏

一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了，這是個不平凡的週年；中華民族已經從含淚的屈辱的泥沼中，掙扎起來，開始用着全民族的力量來抗拒暴敵的刧掠，斷然割斷了六十年來日帝國主義所加于中國的一切枷鎖，全國各黨派，各階層，各軍政領袖和民衆，都已經從這大難之中，醒悟過來，像一個巨人般團結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來保衛祖國了。魯迅先生生前雖則沒有看到這麼偉大的結合，然而他却無時無刻不在希望着這麼一天的到來，他對於破壞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宵小們，一點也不饒恕，正猶如他對於漢奸走狗們的口誅筆伐一樣，從五四運動起，一直到他死前一天爲止，都不曾放鬆過。魯迅先生生平受過多少折磨，遇到多少險惡的災禍，這些都是漢奸走狗們所加諸於魯迅先生的迫害，因爲魯迅先生數十年來無時無刻不是在做着揭穿和暴露漢奸走狗們的陰謀，和刻劃出他們底醜態的工作，同時，也就是因爲魯迅先生是中華民族忠實的代言人，是所有世界上被壓迫者的辯護士的原故。

魯迅先生的一生是在這些險惡的環境中過日子，他的受難，也是爲了拯救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現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已經一致團結起來了，然而，他們此刻却已失去了他們底鬥爭的前衛，——新文化的甁造者和指導者！這是我們在奮勇的浴血抗戰中，舉行盛大的魯迅先生週年祭的今日，所不能不引爲痛疚的事。……

二

魯迅先生並不曾終結了他的天年，他不應該，不願意，而且也不能夠這末早就死了，目前中國的大難，正亟需像魯迅先生這末有遠見，有閱歷，和有豐富的辨別力與思考力的人，雖然在魯迅先生這一生中，他對於祖國，甚至於全世界，已經有了不少的貢獻，可是如果他不爲病魔所奪，一直生存到全民一致起來抗戰的今日，他對於祖國的青年，文化……的指示一定更大。我們無可否認，在我們抗戰起來之後，我們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民衆組織……等等諸方面，已

暴露出許多缺失，在平時，魯迷先生底無情而辛辣的筆，已給我們指出了許多大大小小的謬誤，在今日，爲了防範漢奸和敵人，即使一絲一毫之微，也更是不容我們忽視的；以魯迅先生的熱誠，和冷靜的觀察，我們無疑的必將獲得更多足使我們反省或穎悟底透闢的指示。……可是魯迅先生終於在我們民族底偉大的變革的前夜，一旦離開我們而去了，這不特是我們整個民族底絕大的損失，而且，也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世界文化底浩大的損失！

由於魯迅先生的死，使我們立刻聯想到多少卓絕的天才，死在疾病，牢獄，騷亂，和槍彈之中，以整個民族而論，這也是個無比的損失；今日中國的抗日運動，以及未來底新中國的建設，都用得着這些精幹的人才。數十年來中國不斷的內亂，除了資力物力底浩大的損失而外，人才人力的損失着實也不少。所以在今日我們底團結和統一之中，我們應該有一個澈底的覺悟和反省：加意愛護像魯迅先生這樣值得尊崇的長者和年青的英才！爲自己的民族培植一些强固的根基。

## 三

魯迅先生的週年祭，正是我們全民抗戰發動了兩個週月之後，國內和國際間的局勢，與魯迅先生逝世前後已絕然不同。我們在今日紀念魯迅先生，應該特別指出魯迅先生對於促成全民族統一戰線的功績。沒有魯迅先生這樣的人底堅苦不拔的努力，中國新文化運動就不能長出這末光榮燦爛的奇葩！而魯迅先生底畢生的堅貞，和始終不懈的爲眞理正義戰鬥，爲民族戰鬥的精神，正是我們後死者的模範，他爲中華民族爭取整個民族底偉大的人格，而他自己，正是我們這民族底偉大典型！魯迅先生畢生的戰績，也就是中華民族底生死存亡底鬥爭史。

因之，在今日，我們的紀念，應該是全民族的祭祀。我們不特對於這位先行者表示無限的痛切和尊敬，而且應該熟習他生平所給予我們底寶貴的教訓，嚴厲地檢閱我們自己！

在魯迅先生底思想著述和行徑之中，蘊育着無限的寶藏，今後，我們應該加以精細的闡揚和分析，以教育我們的後來者。我們知道，一切儀式上的紀念，都不足以表揚魯迅先生底偉大於萬一的。……

十月，一九三七。

# 察南退出記

長江

## （一）星夜離懷來

懷來城內飛機洞裏面所收的電話電報，一件比一件不吉利，南面橫嶺城報告，日本騎兵進入鎮邊城，北面張家口情況，亦呈惡劣，×××沒有決心抗戰，而新由西面調上去的李服膺部，亦未曾力戰，自由退兵，張家口之西孔家莊站有被敵軍突破消息。

「請你們走罷！不要都死在這裏！」

湯恩伯先生瘦黑的面容上，此時下了最後的安排了。在旁邊的客串參謀長朱懷冰先生，從容不迫的用電話安置好了他所部××師的布署，放下電話，摩摩口唇，望着我們幾個非武裝的記者出神。

「這回如果丟了南口，對於這一批陣亡將士，要想在南口山上立紀念碑，也只能希望在再度克復南口之後了！」他有幾分感慨。

「不過，南口雖然萬一失敗，我們南口作戰將士，而且我們成萬的壯烈傷亡，已告訴了日本軍人，征服中國之迷夢絕對無法實現，而另一方面表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復蘇！」嚴肅空氣中我覺得說這個話的朋友一點也沒錯。

八月二十三日的黃昏，在南口張家口兩頭不通的情況下，我們離開懷來，但是我們又往那裏走呢？我們知道的兩條路：一是走察西南向南入河北奔保定，一是由察西南向西出山西。兩條路都得翻山越嶺，也許能有一段汽車可坐，坐大車或徒步，恐怕就在意料之中了。

我們月夜到懷來，同樣也是月夜和懷來告別。日本飛機奪去了我們在太陽光下乘車的權利。

懷來車站擠着好幾列空車，是傅主席放來打算抽運南口方面之兵，以救張垣之崩潰的，然而南口陣地一個兵也抽撤不了，下來的，盡是傷兵，輕傷重傷擠滿了車站，這些空車於是改爲傷兵列車。爬的爬，抬的抬，上車後坐的，臥的，站的，擠滿了長長的鐵板列車，他們在南口山上日夜不歇的和敵人鬭爭，餐風飲露，浴血裏傷，到了身體受到不能繼續戰鬭的損害後，不得不退下來，然而我們救護組織太差，他們在傷痛之外，還要忍受無人照料的痛苦，毫無設備的鐵板敞車又把他們如煤塊木料式的無保護的裝上，我們國家對於如此有功之將士，加以如此之待遇，實應負重大之疚歉。

明知張家口之路不通，這列傷兵專車也不能不走，因日本騎兵已逼近懷來，無論如何不能在懷來停留。張家口雖然過不去，而張家口和懷來之間，還有一段由我們軍隊控制的距離，走一段比不走總要好一點。這樣的內容，傷兵那裏知道呢！他們對於行將開出的列車發生快感，以爲自此他們可以達到大同後方醫院，飲食醫藥都有人負責任，實際上他們今後的遭

遇，更成問題了。

傷兵列車的最後一節的最後鐵欄邊，在諸色人等擠湊之中，立着三位滿懷感觸的青年，秋江是同事，梅生是作軍事聯絡工作的人，大家沒有多說話的興趣，各人都有各自的感想。當晚月亮特別憂傷，她對凉淒戰局，已無心盛裝出來招展，而她對於這一大羣痛苦的衛國英雄，又不忍不給他們稀微的光明。

兩條發光的鐵軌從我們脚下伸長，夜影和樹蔭很快的模糊了鐵軌的去向，不過我們意想上知道，這是通於青龍橋居庸關正面的路軌，若干英勇的戰士是從這裏運上去，而若干未死了的英雄也從這條路搬回來。

車開動了，地下覺民兄沉重的向我們揮手，他是知道這列車前途的命運的，他也知道日本騎兵已經快包圍過來，以後源源而來的傷兵，恐怕已不能再有機會在懷來車站等車了。也許今晚，也許明天，他也不能再在懷來工作了。

我們背着火車前進的方向，手扶着鐵棍欄杆，看看地上追步揮手的友人，看看寂寥淒楚的懷來車站，抬頭是黑黢黢的居庸古嶺，今晚山上還有幾萬已死和未死的戰士，明朝，即將拂曉的明朝，也許要成爲更壯烈犧牲之場。從不同角度看去的懷來城，在明白了急轉直下的軍情心理之後，倍覺得可戀了，我們美麗的河山，我們古老的長城，我們富有藝術味的寨堡，我們民族工程大師詹天佑所建築的青龍橋鐵路工程，和他在青龍橋邊的銅像，寨外可以種水稻的懷來盆地，盆地上那些忠純良善的國民，懷來城裏和南山頭上這樣多的英勇戰士和誠篤的友好，在這風月皆沉的夜裏都要和我們不平常的告別了！

捨不得察哈爾的風土人物，誰也不肯早進無燈火的車廂裏休息，所過車站都已被日本飛機炸成萬般淒凉，脚夫小販固然沒有，站上人員也看不到幾位，這裏一個洞，那裏塌了房。沙城車站平時有許多小販來賣青梅煮酒，當晚只看見上來三個軍人，看形勢是防守察東的×××部，要附傷兵車去張家口公幹，但是不到一會，車站裏急步出來一個軍人，向車上叫人，於是剛上車的三位立刻下去，他們在站台上接耳細語，似乎談些嚴重問題，我們但聽到隱約不清的「張家口情形……」幾字，於是他們的行李，又拿下車了。

車到下花園車站，雞鳴山煤礦的雄偉姿態，在夜間倍顯蒼茫，和雞鳴山連接的龍關鐵礦，是日本軍閥在東北四省之外垂涎最利害的地方，而今一件件都很快要入敵人的虎口了！

## （二）桑乾河上的蒼凉

下花園車站的甬道曾被日機重重的轟炸，他打算阻止我們十三軍之增防南口，然而我們鐵路工人非常勇敢而迅速的即刻修復軌道，我們列車經過時，還看出新平路基和新放枕木的痕跡。

這近五六百人的受傷官兵，如果鐵路不通，改由旱道運送，所需民夫太多了。所以有人主張開到張家口去試試，如果萬一戰况好轉，鐵路打通，則這幾百受傷戰士，可以在幾小時內達到大同後方。否則西窰恒山，對於受傷者而言，路線太長，環境太苦了。我們是健壯的青年，我們是輕裝，我們可以忍受跋涉的艱難，我們不再陪你們作無甚希望的嘗試，而決定向涿鹿方面進發，遵循蔚縣一路而入山西。

張雪中先生深夜引導我們過西洋河，那時察哈爾省修築的洋灰柱木而大橋，正完成了一大半，工友們漏夜加工，希望早日完成，對於我們軍事上供給相當的便利，然而大勢已去，工友們一片熱心，皆被誤國的先生們白送了！

夜間我們穿過曲折的山徑，盤旋在運煤高線鐵道下，寄宿在西洋河南岸山坳中的寶興煤鑛公司裡，公司房屋及內部陳設比較近代化，而且有自

備電燈廠，令人想起平津之故物。爲等待張垣消息之是否好轉，午夜早已消逝，我們仍圍坐交談，最後報告是傷兵列車已經開回下花園來了！二十四日清晨，登山遠望，察南山川形勢，歷歷如在目前，中華民國國旗之再見於斯土，有待於未死同胞血肉之交流了！

察南鄉村，本爲文化經濟皆甚落後之區，而統治者更施行高度的愚民政策，其程度恐超乎一般統治者之上。自涿鹿以後，我們所見鄉村牆頭標語，只有「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最爲普遍，間有「努力自强」「勤儉持身」等標語，現在因爲時局不好，紳士們和地方政治人員已將這些無法再溫和的標語用墨水塗去了。大概自此以後，中國人連「孝弟忠信」也不敢隨便談了，冀察政治機構下的人民，平日不能聽一點故國的言論，更不能受一點救國技能訓練，雖普天之下，皆爲熱心之同胞，而統治者對於民衆救國心和力的斲喪，使之除了消極圖自己苟存外，不能有所行動，冀察之亡，國人應知原因之所在了。

涿鹿城南的桑乾河發水，汽車過不了河，我們奇怪在河邊的×××軍隊，完全如平日的在河邊下操，近千的官兵全體白汗衣活動在沙灘之上，這時天空裏正發現日本飛機，他們一點也不驚慌，一點也不隱避，我奇怪日本飛機爲什麼對涿鹿地方這樣客氣，對於這樣顯著的目標竟輕輕放過，更奇怪這成千的官兵有什麼憑藉，担保日本炸彈之不會光臨，而泰然若無所覩。

水漲過不了桑乾河，已經一肚子的牢騷，河灘中軍隊的表現，更增加我們滿肚子的疑惑。涿鹿城離下花園三十里，到懷來亦不過七八十里，日本飛機每天不知道要在涿鹿上空過多少次，居民情緒雖然緊張，而始終未嘗過炸彈滋味，涿鹿居民不能不感謝如此的政府了。當我們轉回縣城另尋大車的時候，這些軍隊突已奉令動員，加入張家口方面作戰，大概視爲寶庫的張家口快要被日人搶去，因而不得不用基本隊伍來拚命了。這些軍隊作戰，一切軍需費之後方民衆供給，自身平日毫無戰爭準備，甚至張家口方面電令涿鹿等縣儘量供給大餅饅頭，軍隊自身除了槍和大刀外，甚麼也沒有，他們要這樣要那樣，立刻交不出就打，結果地方機關負責人全跑光了。自××的基本隊伍出動後，一向和平的涿鹿，在第二日以後就被日機大轟而特轟了。

坐轎車，上長途，雖然是討厭的事情，但是在如此情形下，我們還不能不感謝××先生和他的部下替我們尋找車輛的苦心，因爲八月二十四號的涿鹿，已經不是平常社會狀態之下了。

桑乾河因爲屬於山洪地帶，水勢漲落相差太遠，架橋不易，有時竟可徒涉，故又不能用固定的渡船，在普通水勢情形下，有幾十個男子赤裸着下體，專門背負人物過渡，旅客中無論男女老幼，皆由此等男子負渡，不以爲怪。

這天柴溝堡方面大致戰事激烈，路上遇到由北平向那面飛的幾隊重轟炸機，二個發動機的轟炸機隊，姿勢確乎有幾分震動力，我們在路上於是盡躲了飛機。

躲飛機，是一種藝術。在相當可靠的飛機洞內，和在毫無設備的半途上，情緒完全不一樣。當我們分散的臥在道旁青紗帳內的時候，對於在上面飛行的東西，因爲一點可以抵抗的工具也沒有，只希望不要爲牠所發現，或者希望牠不要把我們做轟炸和掃射的目標。

空中不斷的威脅，就誤了我們不少的行程，本打算趕路走九十里，宿桃花堡，而走了五十里僅到岔道地方，天色已經黃昏，道路已入山谷之沙河床內，人烟稀少，山勢荒涼，而同時如土匪探報之惡漢，已發現隨於我們的週圍，我們只好在岔道住宿，不敢再實行孤身前進的計畫。

國民知識雖有高低之差，而是非之觀念，却常如良知而不泯。途中遇到若干鄉農，我們問他們：「日本飛機來中國轟炸對不對？」他們乾脆的

說：「不對！」「不對怎樣辦？」「打牠！」國民觀念，進步到如此水準，已算盡了國民的能事，但是如何對付日本飛機，乃至在一般國民的條件下，應有如何對付日本飛機的方法，這是政府的責任，他們空有是非之念，而無實現其觀念的方法，愚民的政治責任其罪了。

## （三）生死線上

岔道離懷來僅有四十里，民間對於戰况雖不明瞭，而從砲聲的遠近與軍隊移動情形看，亦能讓他們看出戰局的漸趨緊張。二十五日一早上路，遇到的民衆，面色有幾分倉皇，中午左右，前面一再傳來消息，謂有好些村鎭，都被日本飛機炸了。

四十里沙河道，進入蔚縣盆地，儼然小城的桃花堡，等我們到時已經沒有了什麼人，好像這座大鎭落了瘟疫，把一切人都死光了。但是堡門的外面，還有預備接替抬傷兵的民夫，儘管堡裏的街上被日本機關槍一排排的打成密集的槍眼，民房好些炸成僅有外牆的朝天地洞，傷兵和居民無辜的死了不少，他們爲了完成他們轉運傷兵的使命，一個不肯落後，切候着傷兵的運來。

似乎八月二十五這天日軍對×××當局的和平不再想維持，也許在利害上日軍已有了絕對的優勢，無再愚弄×××當局的必要，我們在桃花堡看到近十架兩個發動機的單翼轟炸機飛向×軍後方根據地的蔚縣。那裏和桃花堡相去九十里之遙，我們也能淸楚的聽到轟炸的沉重響聲，並且感覺到地面有相當有力的震動。我不知道素爲全國民衆所敬仰的二十九軍下級官長和士兵，遭了多少寃枉！

不便在無人的桃花堡停留，趕到離堡西五里的小村午尖，小米飯吃了一頓，飛機已過了好幾趟，而村莊裏有八輛醫院的大車，容易招徠空中的暴客，我們趕緊離開村莊。剛剛走了約莫一里光景，東北上三架飛機又發現了。一架前行的重轟炸機，後面跟隨着兩架雙翼輕轟炸機，我們照例下車躲入高粱地內，以爲等牠們直飛過去，再行出來。誰知飛機到了上空，牠們竟打起旋來！糟糕！不好！這個村莊成了牠們的目標，我們道旁的兩輛轎車，必將連累我們！然而我們又不敢活動，只聽飛機異常低空的在上面打圈，一會敵機上的機關槍響了，接着是聯珠砲式的，連投了二三十個炸彈！把地面震動得非常利害。機關槍聲音在頭上響得很密，不知打到什麼目標。自己活動一下肢體，又覺不出有傷來。問問附近的同伴，都說沒有受傷。側着頭偷看天空的飛機，當機身側斜時候，上面的人也看得淸淸楚楚。秋江早預備好一身草綠色的衣服，牠是有重大的保護工效，我藏在一件藏靑色的雨衣裏，始終沒有動，希望不要引起敵機的注意。我那時希望如果被敵機打中，我希望炸彈能完全把我炸死，不要被機關槍打傷，因爲人生最後不過一死，但如果在如此地方受傷，欲生不得，欲死不能，那就受苦不小了。

敵機盤旋了三十分鐘左右，，離開這小小的村莊，改而轟炸桃花堡，我們抬頭來出了一口氣，同伴三人都沒有受傷，剛才我們午尖的村莊，恐有些不堪設想了。

剛才我們之得免於轟炸，一輛有鮮明目標的轎車之逃開我們隱蔽地，有重大關係。這裏我們要謝謝。但是車是如何跑的，却有問題。車夫也不見了，說不定並車夫乘此時間，拐逃我們車上的行李。舉目四看，絲毫看不見車馬的蹤影。我們假定他是逃走了，但是他不能一直往西，因爲他的家在東面，他必定是繞道往東返，於是我和秋江决定分路去找車，他順汽車大道追趕，我從小路去攔截。我急步走了三四里，汽車道的去向已看不見，而自己却投入一座樹林陰鬱的村莊來。我想在村莊裏打聽一些逃車的消息，但在離村不遠地方，看到村裏壯丁都往外跑，我有幾分奇怪，問一個老漢，說是村裏有傷兵抓人，我想如果是不好的傷兵，我還可以勸勸他

們。後來看看村莊外的漢子，面色不類忠善之輩，我不敢隻身入內，趕緊轉彎走向南面汽車路方向。積聚在村外獨立家屋墻邊的幾個漢子，却一齊圍攏過來。他們之中有兩柄雙面開口的長劍，一個拿劍的人牢牢的握着柄，把牠和我身體平行的貼近的仰面拿着。他不斷的斜着眼睛瞟我的上上下下，另外一個拿劍人還停在十步的遠方。我看情形不好，趕緊先發制人的設法轉動他們的意識。我乘他們對於日機還有恐懼心情的時候，告訴他們日本飛機來了以後，他們應當好好隱蔽，不要出來亂跑，繼而口講指畫的講剛才日機在那面村莊轟炸的情形，多少加一些慘痛的現象。他們的注意力漸漸爲我所牽動，於是他們有人問我是幹甚麼的，我說是宣傳防空的，毫無思索的又告訴他們簡單的防空常識，公然說得他們半信半疑。那位拿劍的仍然緊貼我站着一點不肯放鬆。我把話說得差不多了，乃改口問他們是否碰見一輛白馬轎車由此村過去。拿劍的毫不思索的用傲慢的神色答覆我：「已經過去了」然而我看看路上並無車跡。他的眼神比從前還要來兇惡，我料定他們是垂涎我似乎富有的財物，而且看拿劍者的神氣，要輕易放我過去，可能性很少。於是轉過念頭，想和他決鬥。幸而他拿劍的方法，不大高明，和我身體太過逼近，不好運用。但是，我一轉身，問題就難說了。乃乘他不備，我很快的把握他的劍柄，用力一拐，奪將過來。然後，故意問他們：「這是幹什麼的？」他們突然意外的喪失了武器，都驚異的倒退了幾步，然後我正色的警告他們：「這樣胡幹是不行的！」他們顏色慘淡的申辯沒有什麼，而目光却注意於劍的奪回。我插劍在地，正顏厲色的用威脅他們一番，要他們派人隨我到汽車路上取劍。他們沒有人敢去，而另一拿劍的村夫却已揮劍而前，似欲實行武力奪劍，我顧慮人單勢孤，終爲所乘，乃想出一個折衷辦法，先令他們全體進入村莊，然後我插劍在地，等我走後，始許他們出來取劍。原來失劍那位兇漢，堅決不肯接受，旁人再三勸他，他總想走到半路又偷跑回來。我一直確實的看到他們完全入了村莊，一點回顧的影子已經不能再見，我才暗計汽車路所在的另一村莊的方向，那裏一定有我的同伴在等我。最初我保持取劍的較近距離，緩步離村，到超過優勢距離後，我立刻改用急步，奔向另一個村莊，頻頻回顧，未見有人追趕，數十分鐘後，我看見幾位同伴和所餘的一輛轎車！

## （四）黑夜荒村

赶上了大路，局面仍然悽愴，他們從老百姓那裡所得消息，白馬轎車係被兩位軍人趕着狂奔，後而那位車夫拚命的徒步追趕，秋江和椿生已派另一車夫再行趕去，所以只剩了這一輛車子，他們兩位無精打采的趕着，看神色對於前途已經茫然。他們讓我在車上休息了一會，然後慢慢的向我的同伴講述剛才的經過，大家皆如墮入惡夢一般。

慘淡的容顏，愴凉的對話，和遲重的進行中，忽然看到白馬轎車同來了。兩個車夫都跑壞了腿，白馬跑得全身大汗，急促的喘息，連頭都抬不起來！原來兩個被飛機駭慌了的軍人，半路上遇到這輛驚逃的空車，於是順便快馬加鞭，大跑而特跑了。這時馬和人都失了自持力量，無限制的狂奔，幸而那一段公路相當平坦，他們沒有把車子弄翻，而在青紗帳裏躲飛機的馬車夫，回頭一看他的生命線的車和馬都不見了，他於是不顧飛機不飛機，沒命的狂追了，所以等我們從青紗帳裏出來之後，我們交通工具的二分之一整個的不見了。後來白馬跑不動了，路也不甚順暢，然後才被白馬車夫赶上。然而那兩位軍人早已蹤之乎也。

可憐相對倍悽愴！五個人兩匹馬重行集聚在一起，只有喘氣，垂頭，和沉默，陰鬱的天空，蒼白的人面，……長城之外，三個狼狽客皆沉浸在如夢的回想之中。

新開的公路，是利用南山的緩斜面，避開了大車道，同時也避開了村莊，公路的兩旁，只有高粱小米等正要成熟的作物，牠們似乎保持平靜，然而牠們似又很對我們同情。沿路上有牠們陪伴，減少了寂寞，而且因為牠們的存在，臨時對空隱蔽，有不少的方便，可以減少我們白晝通行的困難和恐慌。

天漸漸黑了。我們誰也沒有吃過東西，我們的意思希望當夜趕過蔚縣，接近山西，可以免去日軍的包圍，然而車夫早已困乏不支，無論如何希望休息一夜再說。我們已經知道白晝飛機的麻煩，和萬一日軍乘勝突進，自宣化陽原而蔚縣，僅有一日之行程，如果我們不能在最短期內突過這條可能包圍線，我們可以為日軍所截擊，而陷入更困難之境況。這時我們離蔚縣還有七十里左右，當然强行一夜，無論如何可以通過，我們應允車夫在前面道旁村莊喂馬，同時人也可以睡一會，然後加一個勁，無論如何要在次日的清晨趕過這危險境界。

車夫的想法，整個和我們不同，越往西走，離開他們鄉土越遠，前途的危險愈大，他們返家的可能愈少，因而他們家中討日度生之家屬，更添其生活上的憂慮。因此路旁只要有樹林，他們就把車往裏趕，問他幹甚麼，他說有村子，我們也只好勉强如命，讓他早早休息人馬，亦是辦法。那知他所謂村子，只是希望，不是事實，走進了這一座樹林，仍然沒有村舍，我們怪他。他又走到前面幾步看看，再說前面樹林就是村莊所在，因而我們又走，結果仍然失望。路漸漸不好走，方向又弄了一個回頭，我們有幾分急了。但是狹路行車，兼在黑夜，欲有所更張而莫可如何。東摸西摸才發現高大的家屋牆壁，知道已糊亂接近了村莊，但是沒有燈火，街門盡閉，無人可供詢問者。無法，只好穿村而過，至盡頭處，見有如豆燈光，且見其側有閃爍爐火，心疑其為鐵匠之家，急步趨之，過小溪後，乃一口外製煎餅之小店，即以小米粉煎成薄餅，以供旅客之需者，老漢一人，正煎製甚忙。我們心中憂慮，減去一半，後又發現附近有懸煤油燈之人家，其外觀隱約比此煎餅店為大。乃驅車而往，至則仍為一煎餅店，且有水井可以飲馬，主人為一中年男子，甚熱情，並引導我們至村公所購草料，村公所中亦有傷兵大車數輛，皆決於當夜繼續西進者。

主人告訴我們許多消息，其中有若干消息，異常可哀。這裏為白樂村，既無軍隊，又無任何軍事設備，而日機於日間亦在此村投數十彈，村中比較完整之房屋，為一鄉村小學，日機不惜以數彈相加，且大放機關槍，打死牲畜甚多，故村民對於日機異常憤怨。

人到無可如何的時候，總得想出辦法來克服當前的困難，實際的辦法縱然沒有，在心理上總得想條出路，那怕是幻想，也常常作為有力的工具來待遇，日本飛機把我們和善的村民炸出了火，他們除了逃跑之外，再加以咀咒，咀咒不够，內心裏盼望中國飛機來把他們打跑，因為大家切盼中國飛機，慢慢的形成了一種幻定的意識，當晚好幾個中年村民告訴我們，中國飛機已經飛到張家口和日本打起來了，並且說打得很順利。問他們的根據，他們却很肯定的說：「離此地五十里遠的地方，已經有人拾得中國飛機所投下的傳單，說是日本飛機可惡，我們已經來掃滅他們，望民衆勿相驚惶。」當然在這樣一個陰沈的夜間，村民心中此時只有對敵機的仇恨，而沒有即時的對敵機的恐懼。說到中國飛機，說到中國飛機所散的傳單，神氣很有把握，很可靠似的，似乎天明了以後，就不會再有日本飛機的光臨。

中國飛機來沒有來，我們是知道的，我們不能信賴幻想，輕輕的放過可寶的安全的夜間光陰。疲人倦馬夜長征，雖然說是不得已，我們看到在車旁一睡如死的車夫，和骨立如柴的老馬，心中確乎有些不忍。

為了加强行車的力量，我們到村公所商量加雇馬匹，公所大院內有好幾輛傷兵們自己弄來的大車，在那裏休息打尖，看神氣也是當晚要走，公

所裏一個警察指揮着十幾個壯丁各方面應付着。我要找幾根繩子來收拾車輛，他們因為在深夜想不出辦法，同時又為了我的事情著急，竟至於把水井裏抽水的長繩也送了我。把自己最不可少的東西送給旁人，是難得的盛情。

午夜已經過去，大自然一點一點的接近光明，然而在無防空的國度裏，尤其在敗退的情形下，自然界光明的接近，就是交通上危險程度的增加，我們事實上當然已經疲乏，然而精神上，仍然不自主的振作起來，草草休息一下，就請一老者嚮導帶路登程，轉灣抹角，走上汽車大路，老農和我們默默無言的對立一會，然後說聲：「請你們好好的走罷！」

謝謝他的厚意，我們西行後，他還立着看看我們已動的大車，也許他知道我們的前途波折尚多。在他明白了我們退兵趨勢之後，更因我們之離去，而增加了他的徬徨了。

## （五）死命奔蔚縣

到蔚縣還有六十里，我們希望天未亮前趕過蔚縣城。然而這樣的車怎樣能圓滿完成這一任務呢？我於是發明了一個辦法，自己下車來走路，叫車夫上車睡覺，我替他趕車，給他休息一小時半後，再換他下來。秋江也採取同一辦法，讓他們有相當恢復疲勞的機會。已經萬分困憊的車夫，上車立刻睡得如同無知的尸體。塞上微風捲着細雨，無聲無臭的，打在我們的臉上，地下已經潤濕。兩輛車緊緊相隨，兩匹馬莫可奈何的把頭一點一點，秋江在前面陪着白馬，我陪着黃馬，各人都想各人的心事，然而誰也沒有多少話可以表達。

人走起來打盹，馬也有幾分迷糊，牠們已不能好好的照着車轍走，不是歪東，就是灣西，如果任牠們糊糊塗塗的走去，車子非弄翻了不可。因此要隨時注視車輛之是否合軌，成為一種刺激神經的重大力量。

車夫休息了一小時半，我們再叫他們下車，空着車子走，讓我們相依為命的苦命馬只拖着空車走，權且作為休息。夜間偶爾給我們看得見的侶伴，是抬運傷兵的民夫羣。他們奇怪的對於抬傷兵的差事，非常積極，大半六個人換替抬着一個不能行走的傷兵。他們在行動中和休息中都保持靜寂，因為誰也緊切的為天明以後的環境懸念着，而且明天的明天，就究怎樣，誰也不能把握。

我們回到車上休息一會，車夫忽然驚呼：「來了！」我們趕緊下車，回頭一看，後面有三四對電炬如風而來！是裝甲汽車？還是普通汽車？並且是我們的？還是敵人的？這些問題急切無法解答。但是我當時立刻想起了二十二年熱河抗日的經驗，熱東前線剛剛敗退，幾萬黑龍江軍隊，立即望聲而逃，放開大路讓日本裝甲汽車毫無阻擋的長驅直入，直下承德，害得在東方的我翻山越嶺，經熱河西北，徒步一月有餘，始入察哈爾以返北平！這回又發現後面追來的汽車！如果又是日本追擊的裝甲車，那可有幾分糟了。我們只好急忙躲在路旁的青紗帳裏，車夫也駭得把車子一齊趕入高粱地。我想如果真是日本追兵，發現我們這兩輛轎車，一定先送一排機關槍，縱然打不着，我們也不能再走西去山西的大路，我們不能再想回到大同，我們只好南越南口山脈，徒步向河北省平漢線方面再找出路。但是以我們這樣幾個人，硬要過着飄山，很難說有多少把握。王八旦！可惡的敵人！

嗚嗚聲中，幾輛汽車過去了，梅生聽到車上有說中國話的聲音，大致有是中國汽車的可能。然而這條路上，走過汽車的次數太少了，我們誠心誠意的盼望，這一回一定要是中國汽車！

汽車既有是中國汽車的可能，而敵方汽車的徵候，又還沒有發現，我們只好繼續前進，不過加速了進度。眞對不起這兩匹已經萬分辛勞的老馬，為了我們突過明天的危難，我們不能相顧了。

路上漸漸遇到許多逃難的婦女，問她們逃什麼，只說：「日本飛機！」車夫實在不能支持，東方已漸發白，極目西望，蔚縣城仍無蹤影，車夫哀求說：「歇歇再走罷！」我沒有答覆他，却故意興奮的翹首看着前面，然後高興的指着前方叫：「看見城樓了！」他們也跟着看了看，却說看不見什麼徵候。我指着西方樹林的遠處，異常肯定的告訴他們：「你們的眼怎樣這麼壞！那黑犖犖的一團，不是城樓麼！」我知道，我所說的「方向」是不會有錯的！

路已會合宣化蔚縣公路，路旁有表示距離的木樁，秋江一根一根的去看，看到底離蔚縣還有多遠。誰知看來看去，他總對我搖頭。

已經晨間七時光景，遠處看到多數逃難的民衆，推自行車的，抱小孩的，背負行李的，從服飾上已經看得出是城裏居住的民衆，從他們倉惶的表情上，知道他們心中已經知道飛機光臨的時間快到了。然而他們這樣多的逃命者，是否是表示蔚縣城地面上有什麼變化，這是值得首先解決的問題，我們赶緊向他們打聽，蔚縣城裏究竟是什麼人的軍隊。幸而答案上沒有「日本人」三字，於是我們放心了。

左趕右趕趕到蔚縣城東關外，難民如潮的從城門洞裏流出來，商店門窗東一塊西一塊，整個社會經濟機構已經停頓。我正在苦惱今後如何走法，因為我們的車馬都不行了，另雇車馬，如何可以雇得出來，而且看那種紛亂的現象，甚至於連我們暫時駐足的機會都沒有可能。

礁巧這時來了一部載重汽車，車上滿坐着人，並且僞裝了滿車的樹枝，看形勢是往後方撤退的車輛，車上押車的張醫官認得梅生，問明了我們的目的都是去山西的廣靈，於是他們迅速招呼我們上車。我們厚厚的遣回了救我們出危難的兩輛馬車。雖然他回去的前途，不會有什麼希望，而自我們主觀方面言之，總算稍為盡了我們的心。

聽說察軍不肯讓汽車進城，我們又不願意和他們辦些無聊的交涉，徒誤時間，乃繞道南門至西門，欲向廣靈方面開去，然後經渾源岱岳以赴大同。至西門時見尚有三數輛車，正待出發，多係後方文件等用品，於是我們結合西去，急速離開蔚縣城池，進入鄉間濃蔭的柳樹下面，讓敵機不容易找着我們，然後再安詳的想各種辦法。

蔚廣公路是新修成的土路，又加在雨後，路面鬆軟，載重車行動困難，雖然兩縣之間，只有五十五里，如果道路始終是這樣，確乎還有不少的脈煩在後面。於是我們把過重的不是緊要的東西，無顧惜的拋棄了，但一切弄好，快要開車的時候，却少了一位傳令兵，東叫叫不應，西找找不到，原來他把車上拋掉的米作為貨物向村民作交易去了。久於行伍的士兵，不大考慮全般戰局安危的問題，他們只求今天如何能弄到一點好吃的東西，或者有什麼便宜的方法，弄到幾個錢，這是換得好吃東西的手段。

為了減小飛機偵襲的目標，幾輛車拉長距離走，似乎這一帶很少走過汽車，村民都聚集到所過村莊門口看熱鬧，離蔚縣三十里的地方，一條淺水的小溪，遲滯了我們的去路，本來有相當距離的車隊，這時又擠在一起，我非常憂慮這樣一大目標，暴露在無絲毫掩蔽的河邊。果然，「日本飛機！」的驚呼聲，出在一輛車的乘客中了！

大家才趕緊紛紛下車，而日本飛機一架已經到了頭上，我們發現太遲了！大家紛忙的臥倒，而地下是十分潮濕的水草地，無法，只好不管他有水無水了。自分這回算再搗霉頭，這樣鮮明的目標，準有一頓好炸彈和機關槍，打不着打得着，又憑機會來決定了。

奇怪！日機竟一直飛向西南而去！最奇怪的是，牠在離我們不到半里的隔河村莊上空，無原無故的投了兩個炸彈下來！是他們飛機師對於這樣目標沒有看見？還是他們有幾分厭戰，對於被差遣的任務，只是敷衍敷衍？

## （六）幻滅的回頭

過溪是睒泉鎭，我們在那裏休息，用電話打聽前方情形，不久從蔚縣來一個報告，說是前方我軍忽然大告勝利。據所得情形是這樣，南口方面×××之援軍已經趕到，與原有防軍南北夾擊，大敗日軍，已前進數十里將昌平縣收復。張家口方面，則我方部隊反攻，已將敵人打過漢諾堝之北，而且晉綏騎步兵，已由商都化德繞至張北之後，張北即可攻下。這個消息的來源，是相當可靠的人物，所有人都非常高興，立刻都打消了入山西的意思。而我和秋江計劃，即刻分路去昌平張北，對於這次轟轟烈烈的反攻大勝利，來他一個迅速澈底而週至的報導。讓我們大公報在這次大勝利中獨創詳速報導的記錄。

回去簡直是特別快！到了蔚縣，路上還非常泥濘，據城裏人說，日本飛機當天來過蔚縣，可是沒有投擲炸彈，似乎也洩了氣的樣子。大家對於前方的消息，說來也大體不差，於是我們決定二十六日當晚乘車轉涿鹿，再由涿鹿去下花園，秋江由此北去張家口，我由此東南出南口！

勝利的希望燃燒着心頭，眼前許多物質困難，根本不値我們放在心上，回去吧！我們車在黃昏之前，又開向前方了。

車上我的希望來了！我們如果拿下了昌平，則平漢津浦兩路可以同時夾攻，說不定平津可以暫時收復，那時我們可以縱橫故都之郊，寫一篇洋洋灑灑痛快淋漓的「平津還我記」！

交通工具改變，我們退出來時一寸一寸的進展的道路，回去時是電掣風馳，差不多要高出十倍的速度。昨晚的心情是急迫，而今天的心情是奮張。入夜遇到好幾部裝傷兵的汽車，只有一部是鋼盔短槍的衛士，有人認得是湯恩伯的特務連，是不能和湯恩伯本人太過分離的弟兄，怎樣也會向後面來呢？於是有人解釋，這是因爲十三軍傷兵太多，在後方沒有人管理，所以派他們到後方來維持秩序。近情的說法，於是安定了大家的人心。

黑暗中跑過了我們昨日受難那些地方，甚至於可以說，那些受難印象，已經被我們遺忘，假如我們上述的希望，成了事實，我們在光復後的平津拍出我們的新聞電報，寄出我們記述光復故土的文章，全國人隨着我們的電報和通信而歡欣鼓舞，我們個人曾受的任何魔難，都無所用其回憶。

汽車夫因爲幾日幾夜未曾休息，到了桃花堡不願走了。這座堡子不知到吃過多少炸彈，白晝裏看去，那裏也是槍孔彈痕，然而黑夜根本把敵人無耻的殘暴行爲所弄成的悽愴的現象，一筆勾銷，也未嘗不是暫時舒鬆神經的一個辦法。

在一間空無所有的小商店裏，土炕上連蓆子也沒有，滿屋是灰塵，沒有水喝，沒有東西吃。只好馬馬虎虎的睡去，午夜剛過，又趕緊起來，希望在天明之前，趕到涿鹿縣。

一覺睡糟了，因爲不好的消息，在一睡之後來了。桃花堡有一位湯恩伯軍部的馬伕，他是二十六日日間剛由涿鹿退下來的。據他說來，日本人已經圍攻了懷來，涿鹿也炸得非常利害，湯軍長下落不明，他們軍部的馬匹，在退出涿鹿不遠地方，已遇到敵人開機關槍射擊，不過是日本？還是漢奸？尙不得而知。他整個不知道有什麼好轉的消息！

我想或者是如此：日軍二十三日從鎭邊城迂迴進察南的少數的騎兵，有可能擾亂各方，縱然我們大告勝利，後方的擾亂，亦須得相當時間來肅清，所以馬伕的消息，縱然全確，也不一定是說明戰局的悲觀，因爲高級軍事消息，他是不容易知道的。於是決定繼續前進。

桃花堡到岔道間近三十里的山谷地，道路大半在亂沙河中，非常不容易行駛汽車，特別是在夜間，有時簡直看不清楚。東弄西弄，把一輛汽車陷在鬆沙裏。天上落着霏雨，東方漸漸發白，溪水和着鬆沙，使我們對於汽車的救護工作，亦感不易。

黎明中看到三五成羣傷兵，歪歪倒倒的徒步過去，能有馬車或者牛車

代步的，簡直鳳毛麟角，他們問我們是否救護兵的汽車，意思是在他們萬分無辦法中，對於汽車之發現，到覺有一線光明。

汽車急切沒有自由的希望，我們趕緊另換一部汽車先行，不幸的是這部車又在離岔道二三里的地方，爲淤泥所困，前進不了，後退也難，滿地爛泥，簡直無從下脚。這是一座村莊的附近，人力只有那幾個，物力也只有鄉村原始那一點。時間已就誤到上午九時光景，幸而天上還是細雨霏霏，否則對於空襲簡直又不堪設想。

千難萬難之中，我們隊伍中的管理者張醫官，特先行徒步到岔道，向涿鹿縣打電話，問問情形。汽車勉强出了爛泥之後，徒步而來的傷兵格外多。這時發生一個奇怪的現象，是×××部的未受傷官兵，也有退下來的了！跟着過來十幾個手槍隊，擁着一位穿學生裝的長官，他沒有馬，沒有車，走得異常辛勞的樣子。旁邊隨從告訴我，這人是二十九軍的旅長，我趕緊去問他涿鹿情況，他嚴重的說：「不好！」喘了喘氣，接着說：「張家口南口都退了！察東×××部也就要退涿鹿！」在無望的聲中他望了望我，繼續說：「你們打算到那裏去!?」「涿鹿！」我們不願再談了。

飛車去找張醫官，走進岔道村裏，沒有一間民房沒有傷兵，雨下得大起來，飛機的恐懼可以沒有，傷兵們滿身血汚，有的披着破毯子，紛紛在無人的民房尋找食物，不能動的被民夫抬到屋裏躲雨，民夫如果再跑掉，連水也沒有人管了。

村莊外面找到張醫官，他說涿鹿電話已沒有人接應，然而他的任務，又不能不到涿鹿去。我們呢？暖泉鎭所得消息，整個的不眞實，而且懷來離岔道四十里，懷來在二十四日已被日本圍攻，我們今天已經是兩天以後的二十七日，日本行動方向，我們無從知道，說不定日軍已有一部份在我們的近邊。因爲西攻蔚縣，是日本重要的作戰方案。

最後努力失敗，偉大壯麗的新聞希望就成了幻想，我們沒有再行前進的理由。北望張家口，南想居庸關，不由得心中說一聲：「我們的雄關古寨啊！再會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上海）




## 英美合作與中日問題

*Anglo-Saxon Unity*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October 11, 1937.*

英首相張伯倫對羅斯福的演說，予以無保留的接受，這是一個極重大的事件。自然，他們這種表示，是同時對中日戰事及日趨複雜的西班牙情勢而發的。但對遠東事件，張伯倫首相也與羅斯福總統同樣的關心，例如他表示，反對慘殺非戰鬥員的慘酷行爲，並認爲不要因爲這種暴行而忽略了破壞條約神聖的行動。我們千萬不要因爲日機濫施轟炸而發生的抵制日貨運動，而遮蔽了我們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重大事實的注意。這次事件的解決辦法，只是着重在日本侵華的軍事行動一點。

據說義大利是幫助日本的，雖然現在還沒有出之於軍事行動，但鑒於西班牙事件，將來難保義大利不以武力助日。假使我們還記得墨索里尼去年一月間的演說，我們當知道他並未公開承認義大利曾繼續干涉西亂。所以外交詞令是不可靠的，否則我們如相信日本發言人的談話，如對華無領土野心，未准攻中國，以及日本並不敵視中國人民和日軍一切行動皆係根據國際條約等等，我們會要以爲我們眞是生存在一個有眞理的世界上了。所以我們千萬不可被技巧的宣傳所朦蔽；對於即將舉行的九國公約會議，我們應予以密切的注意。

假如日人認爲他們的行動是正當的，則不應對九國公約會議的舉行，有所恐懼。日發言人屢次說明九國公約已死亡了，若然，致九國公約於死命的，倒底是誰？自然，九國公約並未被其他簽字國所破壞，假如它已死亡的話，也應該謀一個飾終的善後辦法。

日本欲以反共的號召，博取同情，但對中國則這種理由並不能成立，而英美方面對於這種末節，也是不感覺與趣的。張伯倫及羅斯福的演說，是主張國際間的糾紛，要恢復以談判方式來解決的辦法，其立意簡潔明瞭，不容曲解。日本如誠意和平，便不應反對以國際協商解決遠東問題。並且日本已聲明對華無領土野心，這樣她參加會議，對她並無害處，而可儘量在會中聲述她的理由，中國代表亦必願接受討論。日本應知道目前軍事行動會妨礙會議的進行，而且即使將中國抵抗力擊潰，對於日本恐怕更要增加困難。（家駒）

## 日本財政之疲敝

*New War Puts Strain on Japanese Finances*

Guenther Stein著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8,1937.*

日軍因政治及戰略上的原因，現已

發動了至終必會引起全面決鬥的中日衝突。雖然在日當局的眼目中，認為日本國內最近經濟及社會情勢，是增加這種行動的必要，並使國內反戰的軍事領袖不得不對這次行動加以默認；但是日本關心國事的人士及抱觀望態度的政治家，對於目前的軍事行動對日本脆弱的經濟的反響，是很感覺不安的；他們認為由經濟及財政立場上看，這次日本是進行着一個極危險的戰事。

日本海陸軍當局進行把全國的經濟機構建築在軍事基礎上的計劃，為時已久，直到近衛內閣登台，宣布了以下的諾言，才算實現。這些諾言是：（一）為增加軍需用款，採取較一九三一——三二至一九三七——三八年間更大膽的財政政策，俾使戰事所需經費增加百分之二百零十，即增加二倍餘，並使一九三一——三二至一九三七——三八年間已能增加百分之三十的總稅收及所得稅的收入，更能有大量的增加。（二）以大量經費實行日「滿」軍需工業及一般工業的大規模的五年計劃，使其生產能力增加三倍。（三）增進日本，朝鮮，「滿洲國」及「華北」經濟之密切連繫，及（四）對國內備戰時期的經濟，予以相當的統治。

在華北事變爆發以前，日本自由主義的資本家，官僚派及官場方面，似乎對實行上述各項措置所發生的危機，懷抱着恐懼，而表示反對的態度。

推銷國家公債券困難的逐漸增加，投資資本之大感缺乏，及最近貨幣比率之緊迫，使實現上述各項措置，惟有實行通貨膨脹，始可達到目的。但通貨膨脹之危機促成物價的增高，因而使預算大為紊亂。不但如此，物價的增高，妨碍了出口的擴張，而出口的擴張，在跟不斷增加的軍備及新工業需用品的進口的平衡作用上，是十分必要的。

一般很怕已達七萬萬二千萬圓，或本年一月至七月全部進口百分之二十八的巨額入口，不久必將銷磨國家之金準備，及使日圓貶值。一般並認即使早已應許之對農民，官員，小企業家，及商人之救濟金，不能實現，亦不應使已感受逐漸增加之生活費的困難的一般民衆，更增加其負擔。

雖然在日本已多年不發生的罷工運動，至終是壓抑下去了，但增加工資的要求，仍是極普遍的。這些事情，都會使人民對愛國號召不感覺興趣。但華北事件却很快的改變了這種空氣，大家已統一起來，加強一致對外的活動。

日本目前要以犧牲的精神，克服經濟的困難，並發揮所準備的一切力量。但很少有人看到昨日的危機，更會因目前之行動增加其嚴重性，及其經濟的結果，並不能支持軍事行動的事實。

很有人憂慮，即使華北事件不演變成全面戰爭，其需款已極龐大。現為華北事件預算已達五萬萬二千七百萬圓，而使本年全部預算達三十四萬萬圓，或較去年預算多百分之五十的數目。至於下年度，即一九三八——三九年的預算，恐將達四十萬萬圓，或一九三一——三二年預算的三倍了。

雖然增加後的稅則，已經很高，但最近所通過的稅則法案，仍是很苛重的。即使這樣，今年政府所發行的公債券，仍達十三萬萬圓之多，而使自滿洲事變後已增加一倍的國家所負債額，又增加百分之十二。同時已以其準備金的半數購買公債的若干銀行，亦不得不開始銷售其公債券，俾使有餘資供給軍事行動所需的費用。日本銀行即已根據重估值後的金準備價格，發行大批鈔票，去購買政府應付軍事行動需要而發行的公

債券。

物價和生活費以及進口貨物都漸漸增高了，商人正竭力設法補救目前失去的中國市場。爲維持目前的日圓標準，剩餘的金準備，恐還須有再度的犧牲，而一月以來黃金出口是一萬萬圓，現已達四萬萬二千萬圓了。

不論如何，經過六年的侵略行動，日本已很快的達到設施完備的戰時經濟地步，雖然日本國內嚴重的危機還不致發生，但種種困難，是在逐漸的增加。（家駒）

# 中日戰爭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Marcus Nadler* 著

*What War in China Means to U. S. Barron's, the National Financial Weekly. N. Y. Sept. 6. 1937*

沒有國家能夠在旁的國家遭受不幸的時候躲得了禍害，這已是現在很確認的事實。儘管過去幾年中已在大踏步趨向於經濟的自給，各國的國民經濟依然是密切的關接着。而一個或幾個主要國的經濟崩潰，必得要認爲是國際的災禍。因而中日的戰爭如果延長下去，不僅要招致兩交戰國的經濟枯竭，且將有着更深遠的經濟影響。

首先，中日兩國皆是沒有作戰的經濟的底子。造成傀儡「滿洲國」的瀋陽事件已使日本民衆的負擔增加了一倍，而用於「滿洲國」華北的巨大費用，不只消耗盡了日本單薄的資源，且造成了極度日本支付平衡的不利。她的通貨已大大地跌價，她的入超達到了極大的數目，準備金且將很快地用竭了。佔領滿洲的結果直到現在日本依然未得到甚麼利益。相反地生活費用是提高了，日本人民大衆的生活標準是更低落了。從經濟的觀點看來，日本的確是不曾得着和軍事冒險啣接的地位。

中國的經濟地位也不見好。她因幣制改革發生的蕭條與不安定，迄今還未完全消去。一九一一年以來第一次民族團結是漸自成功了。這個廣大國家未來信用的飛黃騰達已顯示於輸入外資用以修鐵路與設公用事業和工業等事。照這樣十年下去，中國當要成爲國際資本貿易運動中重要的因子。

日本軍事當局很顯明地害怕中國強大，趁着這個時機——蘇聯正在清黨，西方列強困於西班牙事件，美國注力於內政的爭執——遂動手了。

中國損失的數目已經有了幾萬萬元。日本經濟的支絀已非常之大，如果戰爭再延長一些時候，日本的通貨很快地會全部崩潰的。進一步說，即令日本得了勝利，在經濟方面將毫無勝利之可言。日本已經感到投資開發「滿洲國」的困難了，無疑地她再不能找到資本去開發華北廣大資源。

## 對美國的影響

但中日戰爭於美國是怎樣的重要呢？各種有關因素謹確的分析，清清楚楚地指出來遠東烽火的結果經濟政治的發展和美國有很深遠的影響。明顯地，兩交戰國皆要精疲力竭。雙方將需要外國財政的援助，且不妨假定着說，英美兩個國家可能地援助會對於和平的告成有重要的關係。

戰爭卽僅是短期的綿延，中國也將需要巨大的募債，僅爲恢復過去幾星期所摧毀的工業建設，卽將需要億萬元的主要物品。而最大的部分是將從美國來的。以政府對華的友善態度（如國庫收買白銀，承允「出入口銀行」一百五十萬美元借款。）而論，更多的援助將爲美國所承認，當爲合理的推測。

遠東戰爭對於美國其他方面的影響可以集納到三個主要範疇：（一）心理上的；（二）投資方面；（三）貿易方

面。

**心理上的（影響）**　心理上的因素在美國證券市場上非常重要。遠東之發展引出來的悲觀心理無疑地現在是貫澈着美國。而且特別反映在證券市場上面。這種心理上的因子，不僅僅是想像的，它有着事實上的根據。

第一，中日戰爭已加速了日本對美的黃金輸入。這個結果更進一步不可免地對於歐洲國家要有重大的影響。逐一地將會引起更快的黃金流動到美國來。就美國國庫現時窘困的情勢而言，這種黃金輸入會要成爲更困難的源泉。

第二，就美國在遠東的投資而論，戰事延長下去，外人執有的美國證券恐怕會要拍賣，這將發生混亂的結果，特別是對於股票市場。

第三，按照國庫的報告，一九三五——三六年中，遠東購買美國的證券爲四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的一部分現在已經銷帳，因着戰爭進行下去，更多部分的銷帳自然是要發生。從美國現時無力的市場而論，外國帳務的銷結，不能沒有影響，雖然所包含的數目很微細。

第四，如果戰爭延續下去，美國必要牽入遠東的漩渦裏，最少亦將有所犧牲而更增加已經龐大的公衆的擔負。

**投資方面（的影響）**　美國人在遠東有龐大的投資是誰都知道的。美國在日本的投資約計四萬萬美元，在中國爲二萬萬美元。美國在中日兩國投資主要的區別是：在日本的投資主要的爲紙據式（*Portfolio*）的性質，而在中國主要的爲直接的投資。戰爭已經使表列於美國證券市場上的日本證券跌價。戰爭延續下去，日本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將要減少了。這將進一步地削弱日本財政的機構，而威脅到證券的價值。現刻提說證券慘落的可能性是太早了一點，可是許多握有日本證券的人心裏皆是恐慮着會有這樣偶然事情的。

美國人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因近來戰爭中財產的摧毀已受到相當的痛苦。並且，戰爭未起以前，中國經濟，財政，政治的情勢是順利地發展着，有輸入相當數目美國資本的希望。却在對日本的非正式戰爭當中，不只摧毀了美國的財產，且使可能的投資者裹足不前。戰爭持續下去，中國的通貨多半要受到很大的打擊，這將阻滯中國的發展。

**貿易方面**　日本是美國商品第三大主顧，特別是美棉的重要買主。如果日本統治華北，則她早遲要努力增加棉產的，因此就將減少對於美棉的需要。這樣一來，無疑地對於美國棉產者有惡劣影響。

除開遠大範圍的看法不論，即就現前這種戰事範圍持續下去，無可免地是要影響到美日之間的貿易關係。大概說來，即令美國的中立法見諸實行，日本在侵略別人的時候，總是需要必需品入口的。因而美國有些工業可以獲利，另外一些工業就要受苦。同樣地，因爲日本全國逐漸專注於軍火的製造，到美國來的入口貨也要受到影響。

美國對中國的國外貿易雖遠抵不上對日本的，有些中國物品却是某種美國工業所少不得的。美國用的中國桐油是顏料工場裏面的要素。美國並購買中國很大量的鎢，用於冶金工業。因戰爭而擾亂了對華的貿易，這些物品在世界市場中將要成爲希世之珍寶。

更遠一點的結果是更爲嚴重的。如果戰爭延續下去一些時候，不論結果怎麽樣，兩個國家的購買力都將大大地減削。倘使日本勝利，奪取了華北她能得着此時她所缺乏的原料。於是這些原料將給低值的日元紙幣所收買，而增加了日本在世界市場中角逐的地位。藉口於國力的恢復，日本將不顧一切地賤價推銷海外的商品，這一來，尤將給美國以嚴重的影響。（文木）

# 論評選輯

## 對戰事前途應有的認識

這一戰，中國必勝，但附有條件；必須力用毅，苦吃毅，斷無便宜的勝。現在說明幾點，希望全國各界共同認識，共同努力。

第一：日本此次已下大決心，斷無中途罷手之理。抗戰初起後，日本有各界要人，共同決議，認此為根本解決「支那問題」之最好機會，並且說：此番如解決不了，將要遺禍百年。何為根本解決？就是剝奪中國之獨立，取銷中國自衛自立的機能。換句話：就是滅亡中國。而日本軍力這樣大，他們不受實際的重大懲創之後，斷不會放棄進攻。

第二：大家不可過重視日本內部不安或經濟脆弱的消息。因為不安與脆弱，雖然都是事實，但其支持軍事之事實的武力，還大得很。其一部民衆感情，並不能牽制軍閥行動，其經濟基礎，一時也不會動搖。

第三：現在國際上的道德呼聲，並不能使日本反省。就是局部的一時的經濟制裁，也不能生效。大家要知道：在日本軍閥，認為今天是他們幾十年來的大陸帝國夢之成敗關頭，那肯輕易退却。能支持，要儘支持，能橫暴，要儘橫暴。

第四：國際形勢，確與我有利，但一切需要時間，特別是看我們自己奮鬬的成績。固然各國對日關係，各有不同，有的非常緊張，有的也必然惡化。但這些國際形勢，都不能寫在現在的中國帳上。中國的敵，必須自己去打，不應希望援助，況且即使有援助，也必須以我們自己堅決奮鬬為前提。

根據這四點，證明今天眞是你死我活的戰爭，斷沒有便宜勝利的希望。且退一步說，我們想中途罷手，或者想得一小勝利，求下台，皆萬不可能。中國民族的運命，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勝利，——勝利到打倒日本軍閥，完成中國之自由平等。一條是滅亡，滅亡的味，不用遠求，東四省與今天的平津，就是榜樣。中國走前一路，則不但收復失地，並且保住子子孫孫千代萬代做自由人類。中國從此成為強盛獨立的國家，永保和平，永享幸福。中國走後一路，則政治的經濟的自由，皆被剝奪淨盡，我們子孫，要做奴隸，受宰割。只能作日本軍閥的苦力，替他們效犬馬之勞，做他們征服世界的工具。最簡單比喻，就是中國成朝鮮！我們大家就要成了平津市上賣嗎啡白面的朝鮮人那樣無聊，那樣無恥，而我們却找不出另一鄰國可以供我們賣嗎啡白面！因此我懇求全國同胞，對於抗戰的認識，還更要深切，更要遠大。中國民族今天，是決定今後千代萬代的中國歷史，並決定東洋史，決定世界史！意義這樣偉大，事業當然艱難。全國各界，既然一致拒絕做日本奴隸，一致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那就必須拚命求取勝利。這勝利，必須求，纔能取，斷無便宜得到之理。那麼，怎樣求呢？就是全國眞正總動員，組織訓練，同時生產建設。我們可以堅決信仰自己的偉大力量，但是有條件，就是力量要用出來。這個奮鬬過程，很長也很苦，但是必須要忍苦受苦。必須每一人，都去盡私心，都願犧牲一切，這件事，好像很難，其實不難。因為只難在較少數的社會上層，而並不難在大多數的同胞民衆，所以我們尤其希望政商學各界人士，先一致有痛切的認識，都要明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至理，這些人先負起後援軍隊喚起民衆建設後方的全部責任來。必須如此認識，如此努力，纔對得起我們在前線忠勇犧牲的國軍，纔能長期抗戰，不到最後勝利之日不止！

（錄十月六日漢口大公報）

。這一戰，本是犧牲戰。前線犧牲者，其意義就和下圍棋時之「捨子」一樣，下棋的目標，爲最後勝利，但斷不能着着皆活，一定有捨有成。若無多少捨子，就不能達到勝利的目的。日本這樣强敵，在北方初期戰，我們軍事有些挫折，是當然之事。所亟需者，就是吃虧之後，再求改進。凡發見之缺點，趕緊補正。後方生力軍，要趕緊接上去，替換久戰部隊。同時於戰略戰術上，儘量改良。這樣就一定能挽回，能轉勝。現在國際形勢這樣好，國聯決議勸各國援助中國，那麼，今後當然可以得到種種援助，以彌補我們物質上的缺陷。所以最緊要的，還是在人。我們自己如果不能盡人力，那麼任何援助，也是無用。我們對前線，對後方，始終只是一句話，就是盡人力。盡了力的部隊，雖敗退也是光榮。那些忠勇的做了「捨子」的官兵，將來都要享受民族千代萬代的祀典！至於不盡職的，畏葸的，或者失了紀律的人們，則當然要受淘汰。國民要發揚公道，同時則需要盡力做後援！這是對後方各界特別叮囑的了。

（錄十月九日漢口大公報）

# 論北線戰事

迄今爲止，北方各線戰事的不利，是不容諱言的。戰局一時的得失，本不用悲觀，但後面形勢，自然需要軍事上的努力，同時需要後方各界廣大的後援。

我們願緊急呼籲幾點：第一，須明賞罰，彰紀律。我們知道：一切士兵及多數軍官，都是忠勇的。但難保無少數官長，指揮失宜，或畏葸誤事。特別是高級指揮者，是否都能盡其職分？我們同情一切部隊作戰的艱難，諒解作戰力量的限度，所以並非以進退勝敗定是非。但是：必須經過眞誠的努力，必須盡了職分。這些事，是需要明瞭的。我們自抗戰以來，衷心時刻感謝前線官兵。對於多數之犧牲者，常衷心敬悼。對於一般軍官身先士卒盡勞盡瘁者，常表示無限的感佩。但同時自前線不斷的傳來消息。知道作戰精神不能一律。有的顯然是指揮失宜，有的紀律不能嚴整。特別是保定失陷的情形，非常紊亂，非常損失。我們盼望政府，必須明賞罰，彰紀律，慰勉出力人，懲罰失職者。這是鼓舞軍心，挽回當局的緊要條件。第二：我們北線的部隊，並不爲少。現在經過這近兩月的苦戰之後，其忠勇犧牲，殘破不全者，必須調離前方，休息整頓。還有些作戰精神不緊張者，也應當調至後方，重新訓練。至於潰散零星部隊，應當在後方另作收容。這些久戰部隊，若繼續使担任前線，必無好的效果。而一經整頓休養，則又可作生力軍之用。所以我們盼望前線儘量更換生力軍，以優良的指揮官，指導新的作戰。第三：前線官兵實際的困難，亟須努力去除。其中除關於作戰用兵等實際問題，不容評論之外，我們盼望政府責成後方鄰近各省，對於兵士糧食被服，負責援助。在陝甘寧等，應大與購辦皮衣，今年出口阻塞，羊皮價賤，在西北購辦數十萬皮衣褲，需費並不多。即使公款艱難，尚可向社會勸募，或向皮貨商搜集存貨，約期付款。總之，須迅速設法，使北線，尤其西北線上的士兵，每人得有皮衣。其次，則可在豫陝鄂等處，正式向民間徵勸棉衣及鞋襪，民間募款難，募捐棉衣應不困難。我們盼望後方各省官廳及社會各界，迅速負起後援前線官兵的實際責任。縱無政府命令，亦應自動實行，而禦寒問題，即其中之一點。

最後我們願前線官兵與最後方各界，對於勝利之信念，絲毫不可動搖

# 日本人的詭辯

近來日本在世界已成衆矢之的。他們於周章狼狽之餘，一面派遣所謂「人民代表」石井菊次郎伍堂卓雄等分赴各國遊說，即日便要成行，一面使用種種方法猛力作詭辯的宣傳，但是因爲急不擇言，各方面發表出來的話，矛盾衝突，不一而足。試看國聯譴責日本案通過以後，東京外務省情報部長河相達夫談話，赤裸裸地自畫了侵略中國的供招，外務大臣廣田宏毅見而駭然，急忙另作聲明，暗示更正河相的言語，似這般紊亂無序，統制蕩然，在日本政界本是數見不鮮，而値此傾全國之力夢想宰制中國的時候，鬧出如此笑話，愈更暴露他們手忙足亂的醜態。兵法重在「攻心」，日敵這樣情急氣燥，不啻顯示其內心的恐慌，此際偏想以詭辯欺人，適見其心勞日拙而已。

日本用兵中國最可笑的詭辯是「自衛」。這很像强盜侵入家宅，事主持杖驅逐，强盜不但不肯退出，反爾揮刀亂砍，殺傷多人，如此情眞罪當，强盜居然聲言「自衛」，主張有權殺傷事主，寧非駭人聽聞？何況日本

在中國以飛機轟炸無辜的漁民，更有何辭以自解？他們又說所求於中國者祇在『反省與合作』，實際亦是一種欺人之論。按中國在九一八以前，對日外交，誠有疏忽失著的地方，但是最近數年，那一處不退讓，那一事不容忍？河北忍痛撤兵，冀東坐視割裂，中政府的委曲求全，幾於引起全國的反抗，激動國內的分裂，在我方祇不過企求暫時的平和，便於進行建設的工作，日本於此，一無反省，得寸進尺，永無止境，以致逼出這次的大戰，追本溯源，責豈在我？近衛文麿曾說中國不應以抗日排日為國策，實則日本數十年來，朝野上下，倡言『大陸政策』，公然以亡我國家奴我民族為傳統的國策，其又何說？至於合作云云，祇要日本以平等待我，以互惠相交，同種同文的鄰邦，有何不可提攜，然而日本根本不把中國當成獨立國家，不許中國成立統一政府，多年間鈎心鬬角，一味要分化我國家，削弱我國力，這樣直是要在中日兩國間建立主奴關係，夷我為附庸國，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越講合作而距離越遠，這全是日本對華優越感所致，更於我們何尤？日本不反省中日所以不能合作的原因，而猖猖然責難中國，飾辭自文，何其愚乎？

日本人還有一種詭辯，便是強稱壓迫中國乃為『鏟除赤化』，此話更非常可笑。記得在民國十四年的時候，『奉軍』藉口『討赤』，攻打『國民軍』，在先李景林會有檄文，內有『不問敵不敵，祇問赤不赤』之語，當時李氏督直，政治腐敗，吸髓敲骨，他所罵的『赤化』罪惡，正是『夫子自道』，後來張宗昌褚玉璞也跟着以『赤化』罵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而其實張褚在直魯兩省的德政，纔眞是『共產共妻』的典型。前些年許多日本軍人，駐在中國，耳濡目染了中國軍閥的習氣，尤其沐浴過張宗昌褚玉璞的『黑化』很深。現在這班人多是在中國主張『討赤』的中堅分子，其情形恰和李張褚輩當年的高呼『討赤』相彷彿，因此，我們聽見日本軍閥所謂『鏟除赤化』的一套鬼話，不禁聯想到張褚們的流風遺韻，又不得不轉為日本捏一把汗，因為日本軍人的張褚化，正可見日閥末日之將臨。不特此也，日閥雖在中國高呼『反赤』，對世界詭言『防共』，實則他們並非不明白所謂『赤』與『共』的大本營的蘇聯，現在正與資本主義，民治國家，日本所望塵莫及的英美法，提挈並進，儼然成為世界和平機構的一塊礎石。他們要『討赤』，何以不架飛機去轟炸西比利，開軍艦去封鎖海參崴，而巴巴地舍本逐末，跑到中國來『剷除赤化』，專與中國可憐的民衆作對，又寧不可異？抑他們不但不敢侵犯蘇俄，反而於動員大軍正在中國『剷除赤化』的時期中間，他們的天皇前幾天還在宮中鄭重殷勤地招待新任蘇俄駐日大使，敬烟請茶，推襟送抱，一點也不怕沾染着紅色，這又是什麼緣故？

由以上各點看來，日本的種種詭辯，適以深刻地翻露出欺凌中國侮辱華人的罪惡，我們且看他們行將放洋的幾個說客，到各國又將如何自摑其面，自批其頰！

（錄十月十三日上海大公報）

# 我們的外交方針

中日戰爭發展到今天，還來談我們的外交方針，像似背時，其實還很必要。我們要具體討論這個問題，有從國際分野，日本路線及我們的動向加以考察的必要。

第一國際的外交分野。現在的國際外交分野，在歐洲對立着法蘇，德義兩大集團，在東方顯列着中蘇日三角陣形。法蘇，德義的對立，在歐洲已尖銳到無以復加，兩方面競拉與國，激盪推演，使世界各國均有不彼則此之概，法蘇極力拉攏英美，是對抗德義的一個主要手段。東方的形勢因為蘇聯本身就是歐洲聯鎖的重要一環，日本與蘇聯的關係已到了不能妥協的決定程度，中國立在東方的三角陣形中，她的舉措，不僅可以左右東方的形勢，並且可以反映到歐洲的形勢。大家皆知道英美的一致合作，可以決定世界局面的大勢，還須知道中國的堅定方針也能決定東方局面的大勢。

第二日本的外交路線。日本大陸政策的對像，第一個是中國，第二個便是蘇聯。中國弱，她以為不難征服；蘇聯強，一礙她的侵華的進路，二是她大陸政策的最後阻礙，所以恨之最甚，嫉之最深。她對於中國的辦法有種種，最理想的辦法是中國投降，做她事實上的保護國，在精神及利害上皆跟着他走；不然便用武力逼壓。她對於蘇聯沒有第二個辦法，只有把

力量充實後而訴諸一戰。日本在這條進路上第一個便遇見了討厭的軟體中國。九一八事變到現在六年多，她一面用武力逼壓，一面用外交引誘，但中國儘管在武力前屈讓，在實質上永未投降。因此這六年多，日本用盡武力侵奪，外交伎倆，在國際上形成可恥的孤立，到現在還須同中國武力對拚，這可以說是日本最不合算的「不得已」了。在這種現狀下，日本將一天天感到中國的討厭，蘇聯的可怕；因此她必然的要在國際上找與國，以牽掣蘇聯，並迅速的戰敗中國。日本要在國際上找與國，很自然的是加入德義集團。日德防共協定以後的日德關係，已是世人皆知；最近義大利的種種表現，差不多就是日本的同盟國。日本走這條外交路線，在西地中海上牽掣英法，在東歐大陸上牽掣蘇聯，以便專力對付中國。在日本這條外交路線上，無疑的，中蘇的利害業已完全一致。日本如成功，結果是中國亡國，蘇聯不了。所以目前中國的抗戰，是保衛自己，也是掩護蘇聯；蘇聯在這時有所行動，是助華，實是助己。

第三我們的外交方針。我們的對日外交有三條路：（一）與日本簽訂防共協定，就是投降日本，一切聽她支配，跟着她走。（二）不死不活的往下拖，如同九一八以來的路線。（三）鮮明的與反日勢力携手，決心死戰。第一條路我們不肯走，因爲我們不願意投降日本，並危害蘇聯。現在值得我們考慮決定的，是第二第三兩條路。從大勢看，日本業已騎上虎背，她在國際上已有鮮明的做法，對中國必要求得軍事上的結果。在她這種決心及辣腕之下，我們要想不死不活的往下拖，事實上已不可能；除非是接受她的妥協條件，屈服投降。這條路是暗淡難通的；但是我們的表現，顯然還有些逡巡，未曾完全踏上第三條路。

當然，蔣委員長在國慶前夕的演辭，已充分表示出政府之領袖的決心；爲了配合這種決心，我們的外交方針還需要更鮮明的決定。第一，我們對日本已打得頭破血出，在國際法上還不承認是一個戰爭。我們一未絕交，二未宣戰，在砲火連天之中，佈滿敵人的合法間諜，甚且自由通商，我們的大使也還在東京受罪。這樣我們本身是進行着一個不純粹的戰爭，在世界視聽上則[illegible]，我們的決心不够，對日本還拖着一個尾巴，自然要影響到與國的取得。第二，我們認定日本是我們的唯一敵人，此外對任何國概避釁端；我們要在世界友邦中接受道義的同情並取得實力的援助，但絕不可做國際的「鄉愿」。我們對英美法各國的同情要深切的感謝；但對於鮮明的不友意，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義大利的態度，便是一個問題。她大量派兵來上海，平均十數個兵保護一個僑民，無端槍殺我們的貧苦工人。據上海英字報上登載，在廣州擊落日本飛機上發現有義籍飛行員。本月六日義大利人民報上又登出義相墨索里尼一篇文章，公然贊助日本，謂對日本「完全諒解」，且認爲有「充分理由」，並對日本飛機轟炸和平民衆事加以正面的辯護。這種露骨的不友意的表示，我們應該有所表示，不能以「鄉愿」的態度處之，以失掉國際的敬重。第三，我們要有一個自主的方針，無論如何，要先決定自己所要做到的限度，然後一切努力纔有所歸趨。最要不得是國家已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上拚命，在步驟上還沒有一定的趨向。綜合以上三點，我以爲我們應該在外交上有進一步的表示，以示不投降不屈服的決心。拿這種決心，推動蘇聯，推動國際，在東方與蘇聯緊密握手，在世界結成中英美法蘇的聯合，以鎮壓反世界和平的狂燄。大家皆知英美的態度比較游移，但是中國三個月壯烈抗戰的結果，已使英美輿論昂奮，進而考慮實際的步驟；中國若再有堅定而鮮明的表現，中英美法蘇聯合陣勢的結成，不是不可能的。英美等國發動的辦法，是要經過國聯大會及九國公約會議，再從事經濟的制裁。這形勢雖與我們有利，在步驟上是相當迂遠的。日本現在的做法，就是要在英美辦法尚未實行，蘇聯尚未動作之前，猛力對華作戰，握得勝利，以武力的既成事實給世界人看。目前就是這一個階段，國際正義的聲勢愈高，日本進攻的力量也愈猛。在這個階段中，正需要更沈勇的抗戰，更堅定的決心，更鮮明的方針，推動蘇聯，推動英美法，共同立在一個鮮明的陣線上來，我們的勝利纔有絕對的把握。

以上所說的是我們的堅定鮮明的外交方針可能的外交影響，至於它在內政上的影響，也是同樣重大的。

（錄十月十四日上海大公報）

## 應該警戒的一個危機

應該警戒的一個危機，就是隨着日本在北方軍事進行而來的國際間可能的醞釀，我們心所謂危，不敢不揭而出之：這事可分兩方面來看，從軍

事觀點上說：日本在平綏津浦平漢三線，使用各個擊破的老法，把冀察綏晉四省的軍事要地，陸續占領，昨日歸綏又有陷落的消息，而石家莊的不守，更已成爲毋庸諱言的事實。現在日敵正在威脅山東全省，分道圖略太原，他們的夢想是不戰而得魯省，武力控制山西，因爲他們在山東財產太多，儘可能地不想破壞，同時妄以爲維持山東現狀，將來還可對中央作一種緩衝。至於山西卻志在必得，以期把冀晉察綏打成一片，完成華北澈底特殊化的宿願，達到軍事解除對俄作戰隱憂，截斷中蘇交通路線，保障僞「滿洲國　安全，統制中國資源等等大目的。如能作到此等程度，至少在北方軍事上要停頓一下，此際便用得著在外交上玩花樣了。

隨着這種情勢，我們再從外交觀點上考察：她對於英國從前提議的上海設立中立區域案，並沒有決絕的拒絕，而對於這次國聯建議召集的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未嘗明白表示斷不參加，而僅聲稱姑候收到請柬，再作決定，以示留有迴旋的餘地，這都顯示出他對於外交，依然要繼襟利用，祗不過必須立於主動的地位，不肯受英美的牽引罷了。日本的理想最好是北方完全控制了北五省，南方在上海把我軍打出了淞滬停戰協定上的一定地點以外，然後在國際間用些誘惑的工夫，一面在軍事上自身不但不受何等制限，並且在虹口楊樹浦一帶還要根據既成事實，確立些特殊地位，一面利用外交，壓迫中國停止軍事行動，忍受苛刻條件，使整個大上海甚至更擴大地成爲所謂中立區，這當然是外人尤其是英人所願聞的。彼之所以急燥地想在上海打出個勝利的結局，意實在此。其所以還不表示對九國公約國會議究否參加者，也正爲等候上海戰事的結果。我們再換一個角度來看：國聯建議召集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把美國和國聯拉攏一處，免除歷來美國不合作的缺陷，誠是煞費苦心；但是我們知道：此會是爲調解而設，其調解不必一定於中國有利，因爲到會的主要國家，祗須從日本得到了些須言質，例如日本不想占領中國領土，維持門戶開放政策等等之類，認爲中國面子過得去，難保不就要勸告中國，勉強下台，與日本開始交涉，更進而要求承認上海中立案，叫中國片面的忍受若干不合理的條件，中國至此，將至難於應付。

以上是我們所謂應當警戒的一個危機，牠的可能性是相當的大，因爲開會地點，擇在中立國的比利時京城，參加國祗以九國公約簽字國爲限而屏除了與遠東最有關係的蘇俄，這都是爲了想求日本出席而如此小心翼翼地十分遷就，目前如此，將來可知，所以我們以爲中國現在即應注意警戒，鮮明地表示立場。此事亦分兩方面：（一）軍事，我們絕對不能放棄北方，應當竭全力守山西，而同時以山東作根據，對日反攻津浦線，對於平漢平綏兩路，亦應多方設法，從陣地戰變到游擊戰，不屈不撓，不能讓敵人稍紓喘息，在上海更應再接再厲地和日敵拚命，不使其在軍事上有告一段落的機會。（二）外交，我們深切感謝各友邦眷念和平的盛意，我們決不是好戰的國民，而實是被壓迫着不能不力爭生存。我們的領土主權是不可分的，名存實亡的保全領土和門戶開放，在東北四省，已有榜樣，我們絕對不能自欺，也不願見友邦受欺，硬把北方幾省實際上讓給日本去統治。我們誠愛上海，但是決不能和猶太商人一樣，祗圖私人一時利益，妄圖苟且偷安，而把大上海的主權，片面犧牲。不特此也，日本的慾望無窮，野心奇大，陸軍既已在北方占了便宜，海軍越更想在南方大顯神手，所謂『北守南進』政策，今後必然格外猛進，此際想用疏通勸告的方法，求他們緩和下去，直是痴人說夢，這一點還望各友邦了解，千萬不可犧牲中國利益，養虎反噬，同受其害。

總之，中國既已開始抗戰，受有偌大犧牲，自應堅定不移，忍痛奮鬬，非得到永久和平的確實保障不止。萬一中途自信不堅，妥協上當，不特日寇的後患無窮，而國民失望之餘，反抗高潮，必且窮於收拾，這一點更希望各友邦人士和政府當局鄭重注意。

（錄十月十五日上海大公報）

# 趁戰時建設西北西南

南北戰事，都緊張的進行着，後方各界，往往因過於注意戰訊，而有不暇他顧之勢，這是錯誤。我們既決心長期抗戰，就要有長期計劃，必須一面在前線奮戰，一面在後方建設。我們必須趁這抗戰期間，就完成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之建設。其中特別緊急的，是即時就要發動建設湘黔川滇陝甘新等西北西南各省之整個計劃。

我們知道政府對於後方建設，有種種計劃，有的在進行。但我們推想，還未必是整個計劃，而且僅政府力量，絕對不彀。必須全國工商界，文化界，技術界，都覺悟其重要，大家擁護政府計劃，同時普遍喚起各省民衆。共同努力，火速工作。

爲甚麼祇說西北西南，這不是漠視其外省區，乃是主張在較遠的後方，實行根本建設，以支持抗戰，確定基礎。具體的說：國家亟須對西北西南，決定一套包括精神物質兩方面的偉大的建設程序。

精神方面，就是訓練組織民衆問題，培植建設人才問題，建設模範政治問題。這些省區訓練壯丁的成績，至少當如過去的廣西。就是一切農工壯丁，都組織起來，授以國民教育及軍事訓練，同時鼓動其生產勞動的效率，及自衛自治的能力。這廣大後方的民衆，必需成爲整個的預備軍，同時是生產隊！其次，全國青年教育問題，必須根本解決，新中國的建設人才，與戰時需用的一切人才，必須即時養成。這些省區內，應有多少專科大學，職業學校，及其他學校，要通盤分配，即時開始。此外尤其緊急的，是軍事建設，生產建設，交通建設。國家必須決心趁戰時儘量完成西北西南的一切鐵路幹線，儘量開發礦產開辦重工業，儘量建設兵工廠，儘量改良農業振興水利，這許多事一齊辦，好像是空話，其實不空。中國開國以來，國際地位與信用，從沒有如今天好的，只要我們有計劃，有決心，一切國際援助，都可以來，特別是鐵路，如川湘，川滇，滇黔，黔湘，湘桂，粵桂，新甘，川陝這些幹路，必須定一最短程序，求其完成。有些鐵路，先從國境建築亦可。這些省區，礦產豐富，應該通盤定一計劃，招徠投資，大舉開採。我們必須開發地下的無量富源，纔能支持這地上的長期戰爭。至於軍事工業，一般輕工業，當然聯帶振興，不必多論了。然而要成功這一件大事，還有個前提，就是政治。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政綱，趁戰時就要澈底實行起來，不能等待戰後。因爲這建設後方的問題，太廣泛，太重大了。又要訓練組織民衆，又要大學的迅速的完成生產建設，交通建設，軍事建設，這要多少心血勞力！要多少人共同奮鬭！簡單說，這就是國民總動員了。而這總動員怎樣成功？就是實施三民主義。關於民族主義：要澈底向民衆宣傳民族主義的目的，使他們發動衛國抗敵的眞誠，同時對於一些落後的邊疆少數民族，也一齊要喚醒他們同時扶助他們。關於民權主義：要實行革命民權的遺教。凡是信仰三民主義努力抗敵救國的一切士農工商分子，都在中央指導之下，平等參政。建國大綱的自治程序，趁這組織訓練民衆期間，就實行起來。縣政要簡單，要省錢，要使人民訓練自治與自衛。各省一些官僚式具文式的行政，要改造過，也要簡單化，同時提高效率。關於全省興革，應當喚起全省公論，共同努力。這於民生主義：趁這封鎖期間，正是施行計劃經濟的唯一機會。何者應國營？何者可民有？怎樣統制生產消費與貿易？怎樣調和工商農各界利益？怎樣保護私人資本而加以節制？怎樣整理土地問題？這都是戰時應該籌劃實行的。因爲必須以三民主義的眞精神，實行戰時的新政治，纔能眞正喚起全體革命民衆——漢奸除外的努力求中國自由平等的民衆。纔能集中全國人才，眞正拚命工作，以完成這緊急的偉大的戰時建設事業。

我們打仗，不能專靠前線官兵，我們用械，不能專望海外購買，我們理政，不能專恃公債，我們經濟，不能坐受封鎖，所以必須在後方大舉建設起來。我們要先在這西北西南鞏固中國民族最後生存的基礎，同時使西北西南成爲供給前線作戰的人力物力之源泉。我在前面說過：僅政府力量，絕對不够。所以在上述前提之下，我們盼望全國工商界文化界技術界，凡不願辱其祖先奴其子孫的一切有血有淚的人們，必須各盡全力，奉行及援助政府的計劃，必須忍一切勞苦，爲後方建設而拚命。近時常聽說政府正計劃推動此一大事，我們不必求發表，但求澈底計劃，並趕緊喚起全國各界共同進行。我們又特別希望西北西南各省當局，各覺悟自己責任之重要，決心在建設上盡職立功。大家看我們前線官兵肉搏血戰的忠勇壯烈，眞是驚天地而泣鬼神，我們後方官民，若再不奮發努力，將爲天良喪盡之人了。

（錄十月八日漢口大公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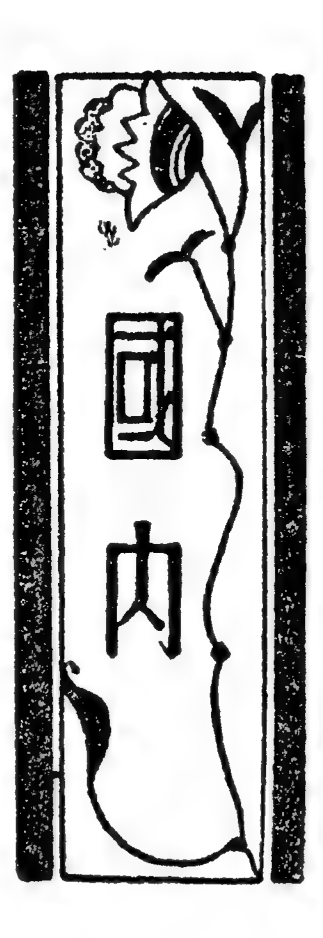


#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十月十三日起至二十六年十月十九日止

關係抗戰全局之西戰場形勢，本週頗有好轉。晉北正面之敵，猛攻忻口未得手，而我兩翼已在其後方展開游擊戰，右翼已先後克復廣靈淶源紫荊關，截斷平漢路敵軍後路；右翼亦將懷仁一帶收復，使深入之敵無法後退。山西之得失，關係北方全局甚鉅，敵近正以全力增援，我主力軍亦陸續開到，不久將有更劇烈之血戰展開。平漢線我軍續向後撤，已放棄順德附近防地，今後決戰將在彰河之線，該處防務鞏固，必可堅守。津浦線轉沉寂。滬戰亦無顯著發展，敵猛撲大場，迄未得逞。

國外方面：討論中日糾紛之遠東會議，已定於本月三十日在比京白魯塞爾開幕，參加者除九國公約簽字國外，蘇德亦將被邀出席，蘇聯已非正式表示樂於接受。義國亦將應邀出席遠東會議，頗有爲日本聲援之勢，甚值注意，世界兩大對立陣線之鬥爭，蓋愈趨顯明矣。西班牙志願兵撤退問題，法國已在不干涉會提出具體建議，現方進行研究，未獲結果。國際對日本侵略暴行之憤怒，仍有加無已，截至十月十八日爲止，響應英國工黨抵制日貨之決議案者，已有十七國之勞工團體。全世界和平人士所主張之抵制日貨運動，則已成爲一種事實矣。




## 犯滬敵軍猛撲大場

滬戰發動，已逾二月，敵五次增援，四度總攻，均未獲逞。偷渡蘊藻浜之敵，遭我猛烈痛勦，受創甚鉅，乃於十四日夜起，由黑大黃宅向葛家牌樓一點猛撲，企圖攻破大場至南翔之公路線，包圍大場鎮。經五晝夜之血戰，我雖有一二村莊失陷，但大部援軍已開到，不難大舉反攻。閘北我軍，曾一度集陸空砲兵之威力，向虹口敵軍進攻，屢次攻入北四川路，予敵重創。其他江灣浦東等線，則尚沉寂。白茆口劉河口雖有敵艦滋擾，我戒備嚴密，敵未得逞。

## 前線大將暢談戰局

八一三滬戰爆發後，敵軍傾全國半數以上之陸海空軍兵力，侵我淞滬。三度總攻，俱遭痛擊。創傷極巨，鬥志消沉。敵軍主將松井乃向國內作第四次之乞援，其增援部隊計陸軍四萬人；騎兵數千人及大量之機械化部隊，於上月二十八日以前陸續到達，合計在滬兵力共二十萬人。二十九日起開始第四次總攻，預定於本月十五日將我軍擊退至嘉定南翔線。兩週來三度血戰，砲火之猛烈，爲遠東有史以來所未見。敵軍雖盡其精銳，猛犯不休，但我前線工事，固如金湯，士氣壯勇，氣吞山河。本月十二日一鼓摧毀其偷渡蘊藻浜南岸之主力，勢如風掃殘葉，十三日更乘勝追擊，殲其餘醜。據前線我高級司令官談『綜觀敵軍進犯計劃，始終一貫，採取中央突破戰略，尤用全力攻擊自羅店劉行之我軍左翼陣地，以爲如能突破一點，即可長驅直入，威脅我廟行江灣閘北一帶之右翼部隊，不戰自退。不知我軍穩紮穩打，步步爲營，全線兵力，配備平衡，縱令有一

點被敵突破，仍可予以夾擊，至多亦不過爲一村一莊之進退得失，絕對不致牽一髮而動全局。敵軍知己而不知彼，輕舉妄進，覆敗自在意中。敵軍此次總攻，表面上雖爲全線發動，閘北江灣一帶，亦砲火連天；惟敵軍深知我右翼實力強勁，不可輕犯，故其目的僅在牽制我軍兵力，而其目標在突破我左翼陣地。至其戰術亦始終不變，先以飛機大砲猛烈轟炸，然後再以戰車掩護步兵衝進。自上月二十九日展開血戰後，敵軍每日所發大砲，輒以數千計，飛機轟炸，每次亦達數十架。惟我前線忠勇將士，態度萬分沉着，當敵軍施行轟炸時，按兵不動，祗以大砲還擊，一俟敵軍步兵衝進，即躍出迎擊，奮勇肉搏，激戰至本月一日，敵軍向羅店西北之施相公廟，曹王廟，東南之蔡家宅，山塘灣，西面之沈家灣一帶，及劉行正面，與其東南之顧家宅，東北之周家巷，西王宅，唐家浜，陳巷，北面之太平橋，竇家弄一帶進犯，各不下七八次，均經我軍奮勇擊退，予以重創。羅店方面敵軍，死傷達三千餘人，劉行方面死傷二千餘人，敵軍聯隊長鈴木八郎等以次軍官，陣亡者甚多，於是激戰遂告一度沉寂。至此，敵軍乃移其盤踞於市中心區一帶之部隊，前往增厚兵力。自一日起，專以飛機大砲集中轟炸，大砲每小時竟達數百發，火力之猛得未曾有。我軍工事不無損毀之處，且後援部隊阻於火力，不能前進。太平橋竇家弄一點，被敵突破，我軍於殲敵後，乃於二日將自羅店至劉行公路上之部隊，西移一千公尺。軍行神速，敵軍至三日，始敢進至劉行。當晚並以廣福爲目標，輕率前進，經我痛擊，狼狽潰退。四日晚再進犯，並在新木喬張家宅等處構築工事以爲根據，至八日我軍反攻，大部予以殲滅，殘餘潰退至公路旁，沿荻涇憑河道而守。至此敵軍乃放棄正面進犯之策略，一路向廣福鎮東南之孟家宅老陸宅附近窺襲，一路向東北之陳家宅寇擾，數度肉搏，均經擊退。九日敵再犯不逞。雙十節我軍改取攻勢，長驅直入，敵軍仍退至荻涇之東，進犯廣福之企圖，遂被我完全擊碎。至於羅店方面，敵軍向施相公廟一帶進犯者，自一日起至六日止，共達十一次之多，四五六三日間，並曾施用違犯國際公法慘無人道之毒瓦斯，致我軍略有死傷，惟我軍抱定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始終屹然不動。反之敵軍犧牲於我彈丸白刃之下者，又達二千餘人。當敵軍進至顧家宅時，即沿公路南下，企圖偷渡蘊藻浜。三日敵至橋頭堡，被我痛擊，不果，洎在公路線西進受挫後，南渡蘊藻浜之志益切，蓋敵軍企圖越浜直趨大場然後分兵進窺眞如南翔，斷我右翼後路。自四日起，戰事重心遂移至蘊藻浜兩岸，敵軍一面不斷向我大場陣地轟擊；一面屢謀偷渡，均被我於半渡時擊退。六日拂曉前，敵軍於大雨滂沱黑夜茫茫中達到偷渡目的，其在公路西面之東楊宅及江家宅兩處偷渡者，均僅一二百人，至八日即被我完全消滅。惟在公路東面施用流淚瓦斯而偷渡至黑大黃宅楊宅牆門頭宅一帶者，則達數千人。我軍疾趨堵截，血戰三日，敵被消滅大半，約餘二千人苦守。但後路未斷，得源源增援，兵力竟擴充至一師團之衆，且向前推進一公里，而達坍石橋宅。十一日拂曉，敵軍主力以縱深配備，猛烈向大場推進，我軍雖苦鬬不休，但犧牲相當壯烈，遂被其前進二公里許。至九時，我得精銳部隊增援，拚命反攻，同時左右兩翼，突出夾擊，將士用命，有進無退，敵軍三面受敵，突圍逃竄，狼狽不堪。激戰至下午五時，完全被我迫退浜邊。是役血戰之烈，僅歐戰中沙門一役可以比擬。敵軍遺屍遍野，數達三千，殘餘潰不成軍，我軍乘勝追擊，繼續清剿，不難殲滅。至閘北江灣方面，兩週來戰事幾無一日停頓，敵軍不斷以飛機大砲轟炸，大有化爲焦土之意，惟我工事毫無損毀，陣地不但始終屹然未動，且屢次突擊，頗有進展。連日步兵接觸，敵軍死傷共約二千餘人。又浦東方面我砲兵亦屢施神威，擊其後路。綜計血戰半月，全線敵軍死傷約達二萬之衆，如以兩月併計，則在四萬以上。強弩之末，已無再犯之力，雖其第五次增援部隊一師團已陸續開到，加入戰鬥，但亦無濟於事，預料敵軍如欲再作大規模進犯，必然更謀大量增援云。』

### 我軍士氣愈戰愈壯

又據前線之某軍長談：『日本軍閥驕橫無恣，對我國兵力之估計完全錯誤。初以爲我國軍隊不堪一擊，孰知我軍在淞滬抗戰，屢挫敵鋒，敵乃一再增援，四次總攻，均告敗挫。所謂某日某日可佔領某地某地者，事實如何，不待吾煩言矣。此種局勢，敵人終必失敗，可以預斷。猶憶北伐時期，北洋軍閥實力雄厚，睥睨一切，迨與革命軍交鋒後，方知革命軍戰鬥力之強，於是慌忙中屢屢調兵增援，終至援盡而崩潰，今日本軍閥輕舉妄動，情況亦復如此。吾人在滬抗戰，時僅兩月，敵已增兵五次，若堅持不懈，長期奮鬥，敵軍必致無援可增而告覆敗。敵軍作戰，畏死不前，全恃大砲飛機之威力，以資支持。不知吾軍二月來血肉抵禦之經驗，對飛機大砲，精神上已毫無畏懼之念。蓋飛機投彈，若投於市區、或難民羣集之地，其破壞力殺

傷力固大，若投之漫野之戰區，爆炸面積至微，充其極亦僅一二十公尺。況敵空軍技術幼稚，漫無標的，胡亂投彈誑報戰功，幾成每日慣例。最近敵於慚憤之餘，施放毒瓦斯，此種滅絕人道之野蠻行為，徒令國際間深惡痛絕。實則毒瓦斯在戰場上威力亦微，蓋欲使一區域完全毒化，即需大量之瓦斯彈，我軍稍能鎮靜，片刻隨風飄去，即可無畏。現我前線部隊，已有防毒設備，敵縱兇殘，斷難得逞。吾人再從敵人軍心方面言，敵之失敗乃為必不可免之事，日本人民，遠離鄉國，來華作戰，本非所願、無如日本軍閥為遂其侵略之野心，以國家命令迫使其應徵兵役，猶復欺言聳聽，不言我軍槍械陳腐而不堪用，即謂我軍精神萎靡，絕無戰鬥力，但敵軍與我軍交戰後，即知受欺之深，不但槍械並不陳腐，且我軍抗戰之英勇，世界上同深驚詫。是以敵軍最畏我軍之衝鋒，甚至一聽我衝鋒之號音，即形畏縮慌亂，亂發槍砲，其可憐亦復可笑之狀，我士兵常引為笑談。據吾人作戰之經驗，敵人槍聲愈密，其慌亂亦愈甚，所發子彈多不瞄準，十無一中，徒耗彈藥而已。是以我軍長期抗戰，確有充分之把握，敵軍最後必至全部覆滅』。

# 晉北我軍反攻大捷

北方戰局，津浦線正面仍膠着於平原禹城間，因我兩翼遊擊隊甚活動，敵未敢深進。平漢線自石莊失守後，一路無險可守，戰線已移至順德邯鄲以南，入彰河國防線。晉北戰事甚烈，正面我堅守忻口，兩翼遊擊隊已將敵後路切斷。其由石莊進犯娘子關之敵軍，亦在井陘附近受我重創。

## 忻口大白水之血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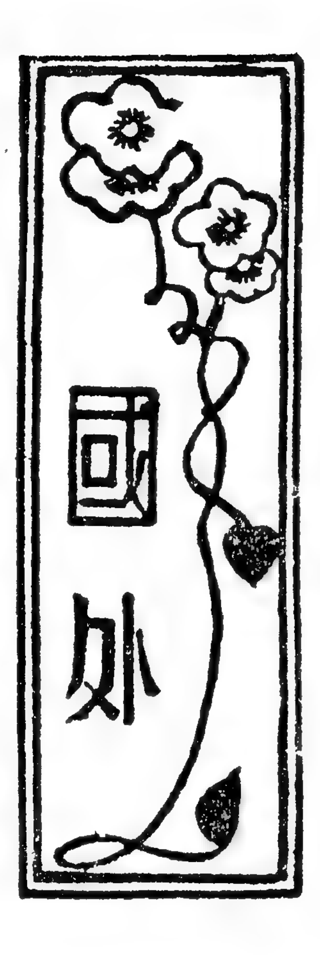
南京十八日電：軍息，(一)十五日拂曉，晉北方面之敵板垣師團之四十二聯隊，繼續以猛烈砲火仍向我某部官村以南及某部高地一帶陣地轟擊，并以步兵千餘，分三路進犯，我官兵沉着應戰，激戰至午，斃敵甚多，至下午二時，敵復集中砲火，以全力向我某部左翼陣地轟擊。砲火之烈，前所未有。致將我前進陣地，完全擊燬，守兵一連，全部為國犧牲。敵即利用其砲擊效力，以步兵猛攻，我官兵因有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當即全部出擊，一舉將敵擊退。敵攻擊發生頓挫後，復實行以砲兵掩護其步兵攻擊，但復被我擊退。下午以後，敵在其砲彈掩護之下，反復向我猛撲，七次均被我擊退。至下午八時，敵氣已竭，未敢再犯，我仍在原陣地與敵對峙。是役敵傷亡無算，我亦陣亡營長焦秀民一員，負傷團附白英書，營長吳步雲，宋天修二員。傷亡官兵連長以下約六百員名。(二)十六日夜及十七日曉，敵仍向我左中右地區繼行攻擊，並以多輛戰車，衝入我大白水村內，旋經我軍以手榴彈煤油擲燒擊退。綜計繳獲敵山砲七門，小砲二門，步槍四百餘支，無線電機二部，輕重機槍四十餘挺（斃敵不下千餘人。(三)十七日自晨迄下午二時左右，敵對東西榮花村南槐花大白水三處，以煙幕掩護前進，以步砲兵飛機坦克車聯合攻炸，卒未得逞。敵方傷亡極重，大白水一村血戰三日，敵傷亡約二千餘人。(四)十七日敵九六式重轟炸機襲忻縣，被我擊落一架。

太原十八日電：忻口方面我軍連日與敵血戰，獲戰利品甚多，計步槍五六百支，輕重機槍四十餘挺，砲二十門，無線電台兩座。十七日並擊燬敵重轟炸機一架，落忻縣奇村鎮附近，該機可容十餘人，價值五十萬元左右。頃據前方歸來之軍官談，敵此次在忻口作戰之方法異常拙劣，其開始進攻，必先以排砲亂轟，每分鐘有達數十發之多，敵機亦擲炸彈，如此密集轟炸，或數小時，或終日不斷，其消耗彈藥，無法估計。現敵以濫施射擊，又因我遊擊部隊散佈敵後方，時將其交通線破壞，接濟不靈，十分恐慌，不得已，乃假飛機輸送食品子彈，但以拋彈不準，多有落我方陣地者，其窘狀現已畢露矣。

## 朱德彭德懷告捷電

膚施十六日公電，捷報，(甲)我左翼軍自恢復井坪平魯後，該軍一部六日夜襲擊甯武城，佔領該城四門，因敵堅守城中，未克。七日夜該軍另一部襲擊大同以南之岱岳鎮，榆林村，馬邑三處，除岱岳外，餘兩處均克復。破壞橋梁電線竟日，該部復襲擊岱岳，懷仁間之南北新村，繳步槍數十支，毀汽車六輛，敵遺械死屍百餘具。十二日夜該軍一部在崞縣以北之十里鋪轟擊敵汽車十二輛，敵死五六十，傷頗多，汽車全部焚毀。同日該軍一部襲擊岱岳以南之新莊，將滿載於六十八輛汽車之敵擊潰，斃敵二百餘，遺屍未收，毀汽車十八輛。十三日晨有敵坦克車裝甲汽車共五十七輛，滿載步砲兵由朔縣向寧武增援；我軍騎兵支隊先以破壞道路，並伏擊之於寧武城北十里之馬家灣，將敵完全擊潰，仍向朔縣逃去。寧武城敵大起恐慌，乃於十二日夜間突圍逃走，該城即為我軍及友軍馬旅確實收復

。十四日夜我右翼某旅攻佔崞縣附近之元北太常及永興村，繳獲裝甲車一輛，戰馬七十，軍用品一部，正與餘敵激戰中。(乙)我右翼軍自上月二十五日擊退殘敵於平型關後，該軍一部於竟夜襲佔淶源城，守城之敵向易縣退去，繳獲軍用品頗多。該城義籍天主教士庇護維持會偽主任等漢奸，已責令交出，該部復於十三日以主力進襲靈邱，廣靈兩城，並截斷公路，結果待告。十三日我右翼另一部恢復平型關，該部主力由平型關向團城口攻擊，該口公路已破壞百餘里，十三日起已無汽車來往。我右翼另一部十四日在平型關靈邱線截住敵汽車一百三十餘輛，正激戰中。結果後告。另一部向平型關繁峙代縣之線襲擊，再一部由東向崞縣，忻縣線襲擊，與我左翼軍呼應，截擊敵軍後方，並策應正面忻口各友軍之作戰。我右翼騎兵支隊仍在行唐曲陽以東向平漢路活動於敵之後方。(丙)本月以來，敵廣大後方在我猛烈襲擊之中，已表現紛亂，似有難於應付之勢。我軍雖有傷亡，但士氣振奮，人民亦紛起抗敵。敵在平魯，朔縣，寧武，淶源，靈邱，岱岳各地，奸淫擄掠，無所不為，房屋整村被焚者，平民有被殺死至千餘人數百人者。若數十人數人被殺，則屍體迭出，望全國國民全世界人民共起聲討此亙古未聞之暴敵。朱德彭德懷十五日亥。




## 遠東會議時地決定

自十月六日國聯大會通過決議案，主張召集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討論制止中日戰爭，並邀請與遠東有關之國家如蘇聯等參加會議後，立加實施，而由國聯大會主席阿迦汗發出通知書。其後幾經商討，始決定此項會議，應於十月三十日在比京白魯塞爾舉行。十月十五日，比外交部發表公報稱：「比國政府應英美兩國之請，決定邀請九國公約各簽字國政府於本月三十日在白魯塞爾開會，討論遠東時局。」比外交部長斯巴克並訓令比國駐在各簽字國之外交代表，務於次日以此項請柬送達各該國政府。按九國公約簽字國，計有中，美，比，不列顛帝國（包括英，加拿大，澳洲聯邦，紐西蘭，南非聯邦，印度），法，義，日，荷蘭，葡萄牙各國，此外，事後簽字加入者，計有瑞典，挪威，丹麥，墨西哥，玻利維亞五國，亦均在被邀之列。截至十八日止，業已接受參加九國公約會議者，計有六國，即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紐西蘭及中國。聞日外務省現尚未接到九國公約會議之正式請柬，惟駐日比大使巴松比爾關於會議之建議曾向日本政府作非正式的接洽，日政府在接到請柬以前，暫不決定接受與否之態度。

## 蘇德亦將被邀參加

據比京白魯塞爾十月十六日哈瓦斯電稱：關於九國公約會議事，消息靈通人士頃宣稱，會議開幕之後，當先就遠東時局作普泛之檢討，並決定九國公約非簽字國中何國應邀其參加會議，立即發出請柬，然後宣告延會至十一月上旬再行開會，俾非簽字國被邀參加者，得在延會期間指派代表前來出席。又據巴黎十六日哈瓦斯電稱：關於九國公約會議，中國駐法大使顧維鈞博士左右人士頃宣稱，參加會議各國大約將於本月三十日會議開幕之前，向蘇德兩國（均非九國公約簽字國）發出請柬，蘇聯應允參加，自不成問題；至於德國態度，則將以日本之態度為轉移云。據聞德國因在中國保有重大之利益，現正設法促使日本參加，俾德國亦得出席。關於此層，法國一般人士以為德國並未公然為日本聲援，有如義國所為，以故九國公約會議頗有成為一種和平會議之可能云。至於九國公約會議之主要任務，則首重調解。據紐約海德公園十五日路透電稱：關於遠東事件之九國公約會議，其所將考慮之第一步驟，當為調解中日衝突之嘗試，此乃觀於羅斯福總統今日答某記者問話之言而可知者。某記者詢以星期三日在華盛頓發表之爐邊閒談中所稱美國願與連中日兩國在內之九國公約其他簽字國合作，共致力謀取遠東衝突之解決方法一節，是否可認為美總統意在調解：羅斯福總統稱，渠已以許多詞句說明之矣。記者又問苟調解失敗，將如何，美總統答稱，此乃假定問題。又據華盛頓十七日國民新聞社電稱：國務部官員今日聲稱，九國公約召開之主旨，「在考察遠東之情狀及尋求迅速制止中日戰爭方法。」此為比國邀請美國參加請書中所明白開示者，美國代表團之行動當然不致超越此項請書上所開示之範圍

。該官員又表示美國對於軍事制裁，並未加以考慮，且亦不願參加國際間之是項行動云。按美國中西部和平空氣十分濃厚，該處報紙常對政府政策多所訾議，國務部官員此項聲明，當爲慰藉此一方面而發云。

## 美總統再呼籲和平

十月十二日晚，美國羅斯福總統以無線電向全國民衆廣播其「爐邊閒談」，宣稱美國將出席九國公約會議，並與簽訂該約之中日等國盡力合作，以謀解決目前中國之局勢。總統力稱美國願爲世界和平有所舉動，其語氣較諸一星期前在芝加哥之演說，更爲強硬。總統云：「予願吾美偉大之民主國家，能領悟避免戰爭，不在乎不聞不問，蓋世界和平，必須積極努力，始能實現，並非默然希求，翹首期待，即能達到目的也。至於九國公約會議之宗旨，則爲設法以各國共同之意見，解決中國之問題。美國爲努力求得解決方法起見，甚願與中國日本及其他簽字國家盡力合作。此種互相合作之精神，當可爲謀求世界和平者楷模。現在舉世皆有毀滅文化建設之現象，美國詎能漠不關心。故美國之盡力於保全和平及世界文明，即欲保全美國之文明，使其繼續發皇，並得與其他文明民族之成就，互相切磋也。君等猶憶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一年間之情形乎，予對於當時之世界大局，頗爲接近，且亦深知孰者可行，孰者不可行矣。」總統最後數語，蓋預知有人將要求美國保守嚴格之中立，故先聲奪人云。總統論及世界大勢之處，爲其「爐邊閒談」最後之一部，其先論及國內情形之時，亦屢以世界和平之影響爲重。例如：「吾人雖力謀提高美國人民之生活程度，然亦當知此等計劃，或將因國外之情形而大受影響。」「倘美國境外戰禍遍地，則國際貿易何能維持。」「故世界各國應各守若干根本信條，苟有違背，即將損及全世界之福利」云云。此外，美總統於其談話中，並宣布渠已召集國會於十一月十五日開特別會議，討論內政外交各項重要問題。

## 英相聲明弭戰決心

十月十四日，英國首相張伯倫在孟却斯德演說，表示英國有將遠東及西班牙戰事迅速加以解決之熱望。張伯倫對於英國之外交政策，有詳盡之陳述，並稱英國之態度自來未有如今日之和緩者。張氏復稱：「倘吾人受人攻擊，吾人對於如何自衛，久已洞悉。但英國民族之天性，素不懷恨於人，與任何國家相爭，事後亦能立即釋怨和好。而吾人外交政策之要著，即爲睦隣安居，並鼓勵他國亦以和平方法解決其紛爭。因此吾人熱望，即爲西班牙及遠東戰事，其造就人間極度痛苦者，能於最早可能期內加以制止。再則吾人應繼續尋求，及利用一切機會袪除國際間之惡感及懷疑。」又十月十五日晚，英國保守黨在北威爾士之蘭杜德諾舉行黨員大會，外相艾登發表重要演說，除論及遠東局勢外，大半注重於西班牙問題。關於中國近事，艾登表示深望與遠東有關而需其合作之諸國，俱能參加九國公約會議，至英國方面，則已決定依照羅斯福總統宣言之精神，熱誠參加。艾登稱：關於羅斯福總統之宣言，首相張伯倫於此已在斯加波羅地方之演說中給予熱烈之歡迎，艾登認羅氏之芝加哥演說，實等於喚醒各國返歸誠信諾言及條約神聖之角號呼聲。艾登復稱：「此在國際間暴亂交加法紀蕩然之時，得此世界最強之共和國總統振臂疾呼，驚醒吾人曾在不久之前允諾避免運用武力作爲國策之工具，實屬幸事。」艾登至此，即開始討論西班牙問題，艾登對於義大利之不接受英法三國會議之主張，表示遺憾，彼之所以接受義大利之主張而召集不干涉委員會者，實因彼不願見該問題破裂於議事程序一端云。彼甚望數日之後，國際間眞實之合作得以成立，否則前途實至可慮云。艾登復謂不干涉者，非即英國對于西班牙之領土完整漠不關心，亦非不知外國干涉西班牙內戰之結果，將造成地中海上之一切糾紛云。艾登繼對於英法兩國之見一致，利害相同，表示欣慰。而美國對于世界局勢亦表意示同樣之關切。艾登繼復對于國聯表示擁護之決心。艾登復稱：「吾人今處此風雨飄搖之時期中，有公然希望國際間各種不安之情形，將使人對於一區域內之不法行爲，不能作有效之抵抗者，然此實至危險之理論。無一國家能循此而獲至終之利益，即使暫時倖免，亦不能永逃其惡果。惟以現狀言之，義務置之不顧，條約公然撕毀，信用爲之蕩然，不宜而戰之方法成爲慣例，而同時復靦然自稱其目的在和平，在此種黑白混淆恐怖紛乘之中，不論其在歐陸或在遠東，吾人必須毅力堅持，緊握當前之現實，集中力量於吾人所可爲之事，並不好高騖遠，空言欺世，亦不挑起吾人所亟願避免之不幸結果。且全國一致，衆志成城，吾人當能成功，亦必成功」云。

## 西亂不干涉會集議

關於不干涉西班牙內亂及撤退在西外籍志願兵問題，自

義國提出覆牒，拒絕與英法單獨討論後，一時西歐局勢，頗現緊張。英法兩國政府，當即分別召集閣議，商討應付方針，並交換意見結果，決定將此項問題，交回倫敦國際不干涉西亂委員會處理，以示對義讓步。不干涉委員會所屬小組委員會已於十月十六日在倫敦舉行會議，詳情如下：

## 法國提出具體建議

十六日晨，西班牙內亂不干涉辦法調整委員會所屬小組委會在英外務部內舉行會議，最初由法國代表駐英大使考賓發言，代表該國政府提出建議，計共分為五項如下：（一）撤退西班牙境內外國志願兵一事，必須在儘可能最短時期內予以實現。（二）一俟負責担任組織及監察志願兵撤退之國際委員會証明志願兵撤退辦法進行良好之後，對於西班牙內戰當事雙方得承認其享受國際法所許可之某種權利。（三）參加調整委員會之各國政府，應向西班牙共和政府及國民軍政府行使其勢力，以便雙方各將外國志願兵若干名迅速撤退，雙方撤退數額之多寡，應依現在雙方作戰外國志願兵之數額為比例。（四）參加調整委員會之各國政府，應相互担保不再容許以軍火及志願兵運往西班牙。（五）以監察辦事處主任荷蘭人范特姆報告書內所建議為基礎之監察制度，應迅速加以研究，然後付諸實施。考賓繼稱：目前時局，既屬萬分緊張，又復極為嚴重，故希望調整委員會討論此項問題時，務求迅速有所決定，而撤退志願兵之問題，尤當首先予以解決。法國政府茲要求小組委員會立即確定一限期，在此限期內，關係各國政府應提出對於法國上項建議之覆文。如目前局勢長此不變，而限期屆滿之後，關係各國仍未成立妥洽，則法國政府認為有充分理由以恢復其行動自由云。英國代表即外務次官樸萊茅斯（調整委員會主席）繼起發言，略謂：「英國政府對於西班牙內戰不干涉政策之目前實施方式，認為不能滿意，局勢極為嚴重，外國干涉西班牙內戰，現仍繼續不輟，此種情形日益延長，則前途危險日益增加。日前尼翁地中海協定既已產生有利之空氣，故英國政府認為外國籍人士參加西班牙內戰，實為前途之一最大障碍。英國政府茲贊成請求調整委員會從事更進一步之努力，以尋覓解決之方式，務使局勢演變，不至再踏從前之覆轍。且以范特姆報告書所包含之建議為基礎，恢復監察制度，而使之愈臻完善，愈臻堅強，在目前亦屬必要。職是之故，本人歡迎法國政府所提出之建議，並當由英國政府予以充分之贊助。本人茲特向參加調整委員會各國政府迫切呼籲，務本誠信善意與合作之精神，將法國政府此項建議立即加以審議，俾吾人可在最短時期之內完全成立妥洽，苟不然，則英國政府當保留恢復行動完全自由之權利」云。

## 義表示願參加合作

義國代表即駐英大使格蘭第繼之發表演說，稱：「茲由本國政府授權聲明，義大利準備依照英國政府前於七月十四日所提出之計劃，接受西班牙境內外國志願兵局部撤退辦法。但內戰雙方撤退之人數則應相同。查義國業於七月二十七日發表宣言，準備接受撤退志願兵，並由調整委員會派遣監察員，駐在西班牙各口岸。質言之，各項辦法，凡為西班牙交戰當事雙方所接受者，義大利均所贊成。惟有一條件，即其他關係各國，對於監察辦法與承認西班牙內戰當事雙方為交戰團體兩事，應接受義國政府之觀點是也。義國政府並曾建議，立即向西班牙內戰雙方徵求意見。至承認西班牙內戰雙方為交戰團體一事，實屬絕對必要。且於志願兵開始撤退之前，更須實行有效之監察計劃，藉免已經撤退之志願兵不致另由他方面重返西班牙。義國對於范特姆報告書之結論，亦予以接受。此外，裝運軍火前往西班牙共和政府轄境之船隻，在地中海上常有冒用某某大國國旗情事，義國並當提出抗議。抑若干國家徒因其本身利益有關，視為局勢業已緊急而且嚴重，此種觀點，調整委員會務當加以排斥」。最後格蘭第復作數語，表示前途尚有希望，且聲明義國深願與各國合作云。格蘭第語畢，由德國代表駐英大使里賓特羅甫發表演說，陳述德國之觀點，大致與

義國相類似。此外，並就布爾希維克主義在西班牙及其他各處之活動，作猛烈之攻擊。而於英國外相艾登日昨在蘭杜諾城，發表之演說，亦痛加批評。又義國代表格蘭第對於艾登演說，亦有所抨擊，惟措辭則不若里賓特羅甫之激烈。至是蘇聯代表駐英大使邁斯基發言，反對法西斯國家對西班牙實行侵略，但允許將法國政府建議提交蘇聯政府加以審議。此外，又由葡萄牙代表駐英公使孟德羅發言，大致贊成德義兩國觀點，但措辭則較爲溫和。最後則由主席樸萊茅斯提出結論，謂法國政府所提出之建議，已由英國政府完全贊同，應請出席各國代表迅速提交各本國政府，加以審議，各國代表表示接受。於是主席乃宣布散會。就是日會議所得印象，一般人頗爲樂觀，以爲會議中頗具協調空氣。大約象徵的撤退志願兵一項辦法，當有成立妥協之望。至於小組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定於十九日下午四時舉行，俾討論各國政府所提出對於法國建議之復文，同時並就技術上討論范特姆報告書。該次會議開會時，因樸萊茅斯不在倫敦，將由英外相艾登親任主席，按向來調整委員會開會時，遇主席樸萊茅斯缺席，輒由其他各部次官代理主席，但此次開會則由艾登親自出馬，可見關係之重要也。

## 德保障比領土完整

近當遠東戰爭爆發西歐大局緊張之秋，而德比間所進行關於承認比國土地之不可侵犯與其完整之談判，竟告圓滿成功，不可謂非一重大收穫。德國宣布正式承認比利時土地之不可侵犯與其獨立之公文，已於十月十三日提出，由德外長牛賴特與駐德比大使達維農在德外交部互相交換。德方之公文宣布比國土地之不可侵犯與其完整，乃西歐列強共同關切之事，德政府不欲在任何情勢下攻擊比國土地之不可侵犯性與其完整性。苟非比國與他國聯合作不利於德之軍事行動，則德國自當時時尊重比國之土地權。遇比國爲他國攻擊或侵略之目的時，德政府準備協助比國，與英法政府同云。比政府之公文，僅對德政府之宣言表示深切之謝忱。又德比交換尊重比國土地不可侵犯性之公文後，比京政府當局即發表正式文告，謂比政府視德政府之宣言，乃鞏固和平之一種重要貢獻，又謂比政府並未漠視其爲國聯會員之應盡義務云。

## 飛將行

正齋

飛將軍，閻海文，駕機御風如鷹隼，空中構擊寇其羣。
一彈中敵艦，砲火徒紛紜，二彈中敵陣，濃烟起自焚，
方欣殺敵心願遂，摩天急駛入層雲，不圖旋轉驚折翼，
挾纖凌虛直陷敵。倭寇麕集將捕之，雙手擎槍四面擊，
九子殪九人，所射無虛發，一子尙留膛，自戕志已決，
寧爲玉碎不瓦全，丈夫羞向草間活。飛將軍，閻海文，
策勳壯烈天下聞。

## 哀姚子青營長

正齋

民族英雄姚子青，從軍投筆長一營，衝鋒陷陣智且勇，
所向無前莫敢攖。建功淞滬樹奇績，奉令戍守寶山城，
繕修戰備嚴防禦，攘臂登陴力與爭。前軍偶失後援絕，
盈耳只聞鋒鏑聲，倭寇圍之繞三匝，機炸砲擊如雷轟。
四門崩塌雉堞毀，大厦安能一木擎，苦戰七日救不至，
全營子弟盡犧牲。昔有田橫五百俱，烈士姚君與部曲。
千秋媲美成其名，報仇雪恥後死責，待殲羣醜慰忠貞。

#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六年十月十三日起
至廿六年十月十九日止

十三日　星期三

△晉北我軍收復淶源
△我空軍轟炸塘沽大沽
△滬我軍全線反攻
△李宗仁到京
△英閣集議遠東及西班牙問題
△美總工會決議抵制日貨

十四日　星期四

△寧武收復
△我空軍六次飛滬轟炸敵陣地
△閘北我軍攻入北四川路
△敵機轟炸廣九路
△孔祥熙抵港
△英首相演說聲明弭戰決心
△敘廷否認與日訂反共協定

十五日　星期五

△我軍克復平型關
△綏遠失守我軍退守薩拉齊
△平原失陷
△比政府發出遠東會議請柬
△英外相演說呼籲和平

十六日　星期六

△我軍克紫荊關
△井陘敵被我包圍
△敵機兩度襲京未逞
△西亂不干涉小組會集議，法提撤退志願兵計劃

十七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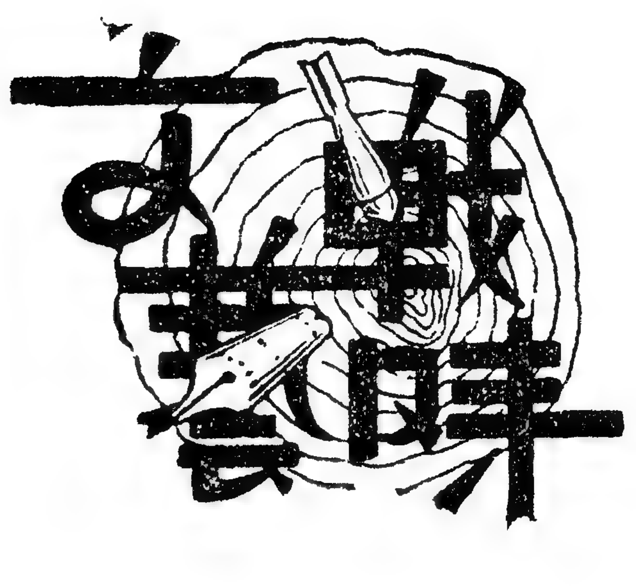
△廣靈克復
△郝夢齡殉難
△我空軍來滬夜襲
△敵機轟炸蘇嘉路
△十七國工會響應抵制日貨
△倫敦民衆大會決議譴責日本侵略暴行，要求政府對日加以壓迫

十八日　星期一

△滬葛家牌樓激戰我陣線被突破
△津浦我軍收復平原
△廣九路修復
△晉北大白水村大捷
△孔祥熙抵滬
△敵機襲京漢
△我國及英法美加拿大紐西蘭接受參加遠東會議
△蘇聯駐美大使表示願參加遠東會議

十九日　星期二

△敵分三路猛撲大場
△敵機又襲我首都
△西亂不干涉小組會集議
△義表示可參加遠東會議




# 咱們軍隊在那裏

汝龍

月光亮得那末冷。

微風過處，樹梢拂着牆頭搖曳生姿。我們靜坐在寬敞庭院裏，皆默默無言，聽着各自的心跳。

嘲笑着自己：多麼安閒的奴隸啊。

什麼時候，耳邊顫抖起一串幽怨的嗚咽聲。是保定吹來的二十九軍將士懷念咱們北平的哭泣聲嗎？

呸，活見鬼。

陰森死寂的夜空，飄蕩着斷續的斷腸聲。

一根細長的針刺進我們的心裏。

三人互望一眼，默默地站起身，默默地過去啓開街門。

隨着門聲，嗚咽聲斷了。

街道上，一片淒清。

那邊牆角暗處，一個大物件在蠕動。

默默地走過去，怎麼，面向牆角蹲着一個人呢。

拍拍肩頭：幹嗎這樣傷心，是你哭嗎？

一挺身，霍地立起一條堅實的漢子。

管得着嗎，哭也不許嗎？

如老牛喘息般的粗嗄聲音。

何必動氣呢，問問是好意啊。

漢子迷茫地望望我們的臉，仰起頭向月亮吐過去一口長長的嘆息。

問問，——好意有什麼用呢？

接着，高壯的身子矮下去，蹲下了。

月光亮得那末冷。

街口值夜的警察，笨重皮鞋擊在寬廣的柏油路上，發出寂寞單調的聲調。

都是苦悶的人啊。

三人握住一把錢，忸怩地塞近漢子粗糙的手掌裏。

却是嘩啷一聲，一把錢撒了一地，圓圓錢幣四散滾開。

誰要你們的臭錢，你們殺了人，搶走東西，就算完了麼？

三人退後一步。

一張慘白的臉 在慘白的 月光裏可怕地痙攣着。

痛苦地喘息。胸膛高度的漲落。

逐漸地，握着拳的手鬆開，無力地落下來，那棵倔强的頭徐徐地垂下去。半響——

唔——唔，怎麼了，我糊塗了，我昏了。

伸出兩隻大巴掌，捂緊了臉。

突地，別轉身，拔起脚就走。

六隻手一把拉住那兩條粗硬的胳臂。

告訴他時候晚了，外面已戒嚴，單身一人四處亂跑是危險的。有事祇能等明天辦。

這漢子呆了，望着我們的臉出神。

如一具木偶般地被我們機械地挽着臂，穿過街心，走進街門，坐到院中的椅子上。

三人一陣忙亂。

看到放在眼前的一杯茶，一碗熱噴噴的麪條，一小壺酒，望望圍着他的三張殷勤的臉，這漢子的圓大眼球一轉，兩顆淚迸了出來。

都是人啊。

一個小時內，這漢子成了我們的朋友。

如所有鎮日耕忙的農民一樣，這漢子坦白，豪爽，也鹵莽，粗硬。一張大嘴除去能大碗吃飯喝茶外，還能吧唧一管旱烟。一口熱辣辣的燒刀子灌進肚子，便有一肚子掏心窩子的話滔滔洩出來。

他說他家住在永定門外一個村落裏，一家子靠鋤犁爲生，生活艱苦，精神愉快，說他有一個老父親，如所有慈愛的父親般地疼愛他的兩個兒子，說他還有一個哥哥，比他還結實還暴燥的哥哥，說他今年二十二歲了，說前年娶過一個溫柔的媳婦，且在一年後爲他生養下一個肥頭大耳的胖娃娃（這漢子說着臉紅了）說這娃娃長得十分有趣，人人看見喜歡，說他父親可最疼愛這娃娃，主張到週歲時，掏幾個血汗錢請客熱鬧熱鬧，說今天——

漢子陡地停住不說了，下意識地抬起那隻顫抖的手撫着泛爲蒼白的臉子，慌張地四望着。

四周是那末無邊的靜寂。

一隻蝙蝠疾迅地掠過頭頂，一個黑點畫了一條黑線，翻過屋脊消失了。

這漢子略一猶豫，到後，乾喘一聲，一仰頭灌下一碗茶，接續下去：

今天爸爸叫我到鎮裏去請舅爺下鄉喝酒辦週歲，我可不高興去。

我不放心。

您不知道前幾天打仗時候，鄉裏受過多大禍害。村裏住滿了日本鬼子。吃喝住，全得我們管。半夜三更把人拉起來，給他們做苦工賣力氣。眼看着莊稼喂了牲口，柴米雞蛋讓他們掏空了，有誰露一點不高興，鎗柄底下便打個半死。按理說，這還算「客氣」的呢。

大哥生悶氣，牙咬得癢癢的。

還好，沒住過十天，全開拔了。

都猜北平把鬼子打跑了罷。

全莊子都唸一聲佛。

雖然稍稍太平了，誰還有心辦週歲？扔下他們跑出去，我不放心。

老爺子硬叫我去，扭不過他老人家，今天早晨我去了。

走在路上，不知怎麼心口亂跳。

在舅爺家吃過午飯回來，遠遠看見莊子裏一片紅光。

什麼事？

走近了一看，了不得，莊子裏着火了。

眼看着一間間草房子坍倒下去，一堆堆塵土瓦礫滾在黑烟裏揚起來，熊紅的火舌頭尺把長，東而亂冒，呼呼的響。

夾着一片尖銳的呼號啼哭聲。

一個漢子跑過來，驚惶地邊指點着那片旺盛的火光，邊說道：「別去了，日本兵殺人哪！」

心往下一沉。

可是我的家怎麼樣了呢？

忘了火，撒腿跑近前去，竄進火裏。

渾身覺得熨熱，耳邊儘是哭喊呻吟，眼睛讓烟火迷得睜不開了，走不幾步踉蹌跌了一交，再也爬不起來。

一摸背上燒焦了一片。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忘了痛，儘是急：好像瞧見家裏在起火；孩子大人都裹在火裏慘叫，我的額頭上冒了熱汗。

就用這汗水，擦揉開眼睛。

咬緊牙忍住痛，我往前爬。

爬過碎磚瓦，爬過焦木頭，爬過肉的胳臂肉的腿，鼻子聞着血腥焦氣，耳朵讓一片汪洋雜亂的響聲震得鐙鐙地。

爬到火的盡頭，一抬頭，高興極了：我家麼沒着火！

人一高興，就什麼都忘了。

我跳了起來，一口氣就跑到家門口。

用手扶住門框支持住身體，往屋裏一看：

什麼？

一個女人衣服剝得精光，仰臥在床上，一條腿垂在床沿，胸前明晃晃的插着兩柄刺刀，沿刀刃一汪汪鮮紅的血淌出來。

我一頭撲過去。

唔！那是我的媳婦！身邊放着那胖胖的娃，一條胳臂一條腿，血紅的半個肉身子。是劈開的，呃呃，是劈開的！

我捧起這孩子，我將他放在唇邊，我吻他，鮮紅的血污了我的臉我的手，我吻他，我吻他，我心裏叫着：這是我的孩子，這是我的孩子。

我沒有想到他們讓誰害了，我不相信他們死了，我要他們活着，我要他們在我眼前站起來如平時一樣地歡笑。我叫他們醒。

手觸到冰凉的肉上，我看見了那兩柄光芒耀眼的刺刀！

我瘋狂地高喊一聲。

我麻木地抱着孩子，木立在那裏。

哥哥綁在院子裏的大槐樹上，當腰一刀，血染紅了樹皮，地下積成一灘血漬，混着樹葉泥土，蒼蠅嗡嗡地聚在上面，那可怕的嘴眼歪斜的猙獰面孔！

我睜圓了眼，聽見哥哥在叫我的名字，聽見自已的血在往上流，一張黑影突然遮住我的眼，我手捫着心癱軟地坐下去。可是，昏沈沈地我半意識地想起：

我的爸爸呢？我的爸爸呢？……

這漢子把個頭垂下去，用粗藍布的衣服蒙住，孩子樣地嗚嗚哭了。

陰森死寂的夜空裏，樹枝也靜靜不動了。

三人如呆如癡默地坐一邊，屏息了呼吸。

月光亮得那末冷。

這漢子驀地仰起淚痕交錯的臉，用兩顆牙緊嚙着慘白的下唇，眼睛凝視着我們。

忽然兩隻粗大的手撲過來，抓住我們胳臂：

先生，你行行好事，告訴我咱們軍隊在那裏，我進城就是找他們，我活不下去了，先生……

含着淚，三張痛苦的臉痛苦地低下去。

# 故事新記（二則）

謝挺宇

還見有——

用赤血來培養成的美麗的媚人的花卉，

用白骨建築起來的雄偉的秘密的砲台，

你不要看麼？

但是，親愛的

我怎能不告訴你老實話呢？……

——寄靈魂中的人

## 一 海怪

被這海港裏的人們稱爲「有名的東西」的海濱老人，現在，他又依着多少年來的舊習慣，在沙灘上燒起一叢熊熊的篝火來。

十月的勁風裏，一輪明月黃黃的從遠方無邊的水平線上探出頭來，無數的黃綾的絲帶就在溶溶的月光的蒼白和黑暗的交織中，閃出奇豔的返光。風憤怒地括着海面，波浪就哀怨地洩吐不了億萬年的宇宙的積恨似的滾着鑲白花邊的黑浪，望着黃灰的灘沿一次次的咬着，吐着……

老人穿着一件夾灰的短襖，佝僂着背，默默地挑撥着火堆，偶而給轉過來的風頭吹得流了淚水，他用着粗大的但已只有骨頭的手掌擦擦眼睛，就再渺茫地望着那又遠又黑的海水。在水的中央，偶而閃着一小盞紅燈，那是報告水路的。在過了繁盛期的海港，只有沿海的一帶睜着無力的路燈，房子低低的靜睡着，一切都很幽寂。

稍遠的地方也不時有撒網聲，老人早已不幹這個了，什麼都仍舊，乏味，沒有生氣。

在旁邊幾隻破木船裏，睡着幾個漂泊的流浪人，看慣了老人，聽熟了他的故事，就都像刺蝟似的蜷睡在那邊。但有一個新來的，被他們叫做大倉的那個傢伙，身上又冷又餓，看着那邊有堆火，就毫不遲疑的挺着疲乏的步趾走過去。

悄然地坐到篝火邊，老人遲鈍地看了他一眼，也沒有說什麼。但不久，老人却一股兒認眞地

問他：

「嘿，嘿，你知道麼？這個海，這個海裏有怪物的……」

大倉漫然地應着。但老人似乎因爲他的不關心，稍稍有點不舒服，就又加上去：

「我等牠呢，唉，十多年了！」

「你看見過那個東西麼？怎麼樣的？」

「噯？——」搖搖頭，那捲紛亂的白鬚子，就微微的在火光中顫動：

「看是沒有看見過嘍，但是，你不相信麼？！……」

於是，這老人又開始講他那差不多快爛掉的故事——

那是一份幸福的家庭：老人那時正是壯年，自己擁有一隻小船和一付精美的捕魚工具，家裏有個能幹的妻子，和三個壯健的小孩子，個個是天上來似的，像靑松樹般的長的又挺又俊，很快地孩子們先後成人了，有這樣三個寶貝還怕不能打出天下來麼？但是看着孩子坐着船去入伍後，在一次海外激烈的海戰裏，魚雷成全了他的勇名，再也不回來了。第二個孩子呢，他有更强壯的體格和聰明的智慧，再親眼看着他坐在一隻大船裏，許多年靑人的當中，搖搖手快活地走的。後來，從千葉縣來了信，他編入了航空隊，前途是遠大的，那樣緊張而熱烈的來信，和光明的前途啊，可是沒有等到向國外發展去，在一個狂風暴雨的黑夜，長途的特種的訓練中，他跟着堅固的機械一齊沈到海底去了，連一點可紀念的東西都沒有撈回來！

這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家裏的老伴，經不住悲怨的刺激，很快地跟老頭兒永遠的分手了，她再不爲人間的苦惱所威脅了，她在一個早晨斷了氣。

賸下一個最小的兒子，也快到入伍的年齡了，衰老的父親和精壯的兒子都很憂鬱，終於流着淚，送着他到海邊，看他默默地坐上船，到了另外的一個碼頭，在那邊照着豫定的計劃，上菲律賓謀生去了。

現在，老頭兒是是孤獨的賸下一個人了，到南洋去的小兒子，不上幾年，聽說染上疫病，此後就斷了信息……三個兒子都是自己送到海邊，看他們從海裏消滅了的，對於這熟悉的年靑時靠着謀生的海，那麼貪婪地開着一張永遠塡不滿的大嘴，吞沒了他的一切，多麼殘忍的海啊！寂寞，怨恨，悲哀所包圍了的老人，對於海他是又恨又怕了。

那年，小兒子死了不久，在這港灣裏出過一點奇事——有個精於水性的漁夫，在一個黃昏的晚晴中，他拿着鋼叉鑽到海裏去攢那鮮美的劍魚，在海裏看見一條黑色的小豬似的東西游過來，是有脚的啊，在水裏游得那麼快，這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他猛的給牠一鋼叉，插到肚裏去了，他滿想順挑起來，再透出水面來，那知道那個怪物迎上頭來給他一脚——也好像給他一掌，半個臉就痛得幾乎睜不開眼來，一霎眼，那個怪物就不見了，他就浮到水面來……

跑上岸來一看，半個臉是變得又靑又黑，這件事就轟動了四方，但據年老有經驗的說：那不是魚，是一種水陸兩棲的怪物，沒有人能捉住牠的，牠是一種寃魂不散的魂靈所凝成的，但是，要是牠的親人能够在晚上燒些火在海灘邊，再做些禱告，牠也許會上來的，那末，牠就會告訴你許多世界上最秘密的事情和一種秘訣——你要怎樣幸福就怎樣幸福的訣兒。

這個老人本來就有點瘋顚，聽了這些話，就開始每晚不間風雨的在海濱燒火，他會合着手掌，背熟了那一套禱詞：祝他的從海裏逝去了的兒子們在陰間幸福，祝他的兒子早來受他的祈禱……可是十多年了，再沒有人看見過那種海怪，那點小小的故事也差不多被人遺忘了，但是這個孤苦的老人還每晚不斷的，冒着風寒，虔誠地燒着篝火，等待那靈魂中的期待者……

這時，月亮已升到半天，半個海都是淡淡的溶着一片淸幽，海浪仍是咬着，追着。在半睡眠的狀態中，餓得捧了肚子的大倉，聽完了這段迷

離的訴說後，他就帶着譏笑地問老人：

「那末，那個海怪準會來麼？」

「當然嘍，不然，我爲什麼要來呢？」他的固執而幽邃的語調，極顯出他的誠摯和期望來。但是那個流浪者，不知爲甚麼，狠狠地在自己的胸口上搥了兩拳，粗聲粗氣地：

「我看你是老糊塗，有這些錢買柴來燒，不會給我買東西吃的，眞是！」

把這幾句話扔在後面，流浪者踉踉蹌蹌地跑到那破船裏面去了。

## 二　遠行

「……請你忘記我了吧，我也許會死在那邊的。」寫到這裏的時候，覺得一陣熱辣辣的辛酸湧上來，連忙放下了筆，操子就捧起袖子來，讓苦難的淚水悄悄地一層層的濕透了七彩的長袖。

好容易忍住了哭，再提起筆來寫信，可是好像有甚麼東西壓在心上似的，千頭萬緒的不知從何寫起。扭過脖子來看看窗外，暖和和的艷陽舒暢地晒着，繽紛的落櫻片片地在空中飛舞，一隻大黑蝴蝶，幽然地憩在一孕木筆花上，兩片漆黑的大翅膀一翹翹地起落着，是多麼令人依戀的境界啊，可是今晚要離開這生長了二十三年的東京，向那遠遠的哈爾濱去了，那面是怎樣的天地呢？每天有「國境」衝突的糾紛，數不清的「共匪」襲擊……

兩個小弟弟從那轉灣處顯了出來，操搖肥白的小手掌：

「姐姐！」

「回來了。」

不是爲了四個貧窮的小弟妹，又何必要去那遼遠，要離開自己所傾慕的人呢！要是大哥在——想起了在昭和六年的那次激烈的鬥爭裏，他是那樣地殘暴地被殺了的，一說起這個，連無知的小妹都要痛哭的，衰老的父母那是不用說了。

年老的父親近來有神經痛，躺在那邊哼啊哼的。那年他在工廠裏被一種氣體熏壞了眼睛之後，到現在整整十五年了，一家的生計都靠勞苦的母親維持着。當父親不能再看見東西時，父母相抱痛哭的慘狀到現在還很清楚的留在腦海裏的，後來母親勉強地開着一家小紙烟舖，僅僅是百分之一的微利啊，小孩子多，怎樣來過活呢？母親又早起晚睡地替人家縫紉衣裳來作生活的資源。操子是艱難地讀完了職業學校，在小食堂裏或者吃茶店裏流轉着過生活，後來學會了跳舞，在母親無可奈何的允許中，常常深夜的等着負担弟妹們的學費的操子回家，多麼凄凉的環境啊，每夜是背負着星月的護送悽然地回到家裏來。

她在一個平常的机遇中，認識了那時失業的青年畫家鶴池君，現在一家小廣告店裏做生意，那也是生活的苦惱融蝕着他的靈魂啊！

自從做了舞女，警察跟她就成了冤家，在一次對客人太過於親切的緣故，她被停止了再有資格上舞廳去賺錢，可是對客人不十分的誠心親切，又怎能搶得過同伴們的魅惑的勾引呢！

在東京不易再謀生，清夜裏惘然地看着年華流水般的逝去，又有什麼法子去拯救自己的青春呢！同時爲了弟妹的學業和家庭的生活，又得咬起牙關再去吃苦，她不能不跟着一班賣淫者去遠方了。

現在，她正寫着和鶴池告別的信，她不願在臨別前兩個人再受些苦痛，可是一方面却又熱烈地想見他，她預計着前途的黑暗，爲了自己被高低的音階和粗暴的手腕所摧毀了的身體，一個死萬個死等着她，她爲矛盾的情感所支離地碎割着。

樓下，弟妹們正高聲地念着課本。一封信還未寫完，母親在那邊叫她下去，跟她說：

「到隔壁河上家，去安慰安慰貞子吧，她哭着呢。」母親悄聲地告訴她：貞子一個人在家時，被一個要出發「滿洲」的兵士，闖進來强暴地汚辱了。操子被同情的心所激發，連忙跑過去。

平時像一隻剛出窩的雛燕似的活潑地飛來飛去的十六歲的小姑娘貞子，現在是痛苦地哭腫了兩隻眼睛，伏在被上斷斷續續地哭着。貞子一看見她來，就緊捏着她的手，那麼羞澀却又憤恨地：

「操子姐，叫我怎樣再去上學呢！」

她的母親嗒然地蜷坐在那邊，勉強地安慰她：

「別哭了吧，外邊人又有誰知道呢，警察來說過，不登報的啊，噯，別哭了。」

在這一個國度裏的，女人們特有的共同的悲哀無聲地衝擊了操子，她捏着貞子的手，半天說不出話來，終於只說了一句：「你歇歇吧，」就回來了，再把那封信堅決地寫了下去。

……………………

晚上，她跟同伴們被一些在鄉軍人，和愛國婦人會跟別的許多團體歡送着，母親帶着弟妹來送行，新聞記者忙着拍照，送行者高聲呼喊，許多人包藏着內心的悲戚，在車上月台上笑着，但

是總少一個自己要見的人，操子忍了很久的怨慕的淚，不能克制地還是流了下來。母親是老練的多了，輕輕地：

「別哭啊，給人家笑的呢？」

操子極力忍住了顫抖 ， 一面揩着眼淚一面說：

「媽，我不哭……媽，這個，你替我寄了吧！」說着就把那封不想寄出的信遞給老母，母親這時才想起來：

「啊，眞的，他沒有來啊……」

火車已開動了，一切在眼前都晃動起來，不能再忍的酸苦和悲哀全都洩了出來，她伏在窗沿上抽搐着肩膀上哭着……火車漸漸地遠了，只有淡紅的彩袖還露在外面，隨着風在窗外流蕩着。弟妹們還搖着手，老耄的母親化石似的站在那邊，一顆顆的飽經世故的淚珠，滾滾地流下來，滴在她手裡捏着的那一封信的封面上，滴在她的沈痛的悲楚的衰老的靈魂的深邃處……

十三日，八月，一九三七年

# 漢奸的母親

（報告文學）

馮白魯

## 一

胡四娘的咳嗽病又很厲害地發作起來了。像有什麼怪刺人的東西在她的喉嚨內擾動着，終日只是「噯，哼哼」地捧住了腹，濶倒了身子，嗆個不休，雖然就生活上說，現在已經是十分的舒適，用不到過往那樣操勞，似乎身體是應該康健一些吧，但是正因爲生活突然的轉變，使她不安起來了。

她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失業的兒子居然很能够把家安排得停當，這些錢是那兒來的呢？兒子是沒有特定職業的，現在居然忙起來了。有時出去要很晚才回來，有時甚至連夜間也不在家，出去時是陰沉沉的，和王三言在一起，兩個子什麼都很秘密的投合。

「胡四，你究竟在做什麼？和王三言怪鬼鬼崇崇的？」

她担心地盤問着孩子，常常當她的孩子回來的時候，她忍不住了。王三言的外表就給予她非常惡劣的印象：時時在起伏眉頭，狡滑的笑，和不正當的舉動，她對自已的孩子的前途，沾染着說不出的憂鬱。

「這麼個人，這麼個人，胡四，你，你看！」她焦急地把話說出來：「胡四，我不希望你交這樣的朋友，我們是淸白人家啊！」

胡四怔住了， 然而立刻他暴燥地 這樣反問道。

「淸白人家？王三言礙着我們什麼呢？」

頸子挺一挺，他的眉頭是皺着的，懷着隱深的秘密，他望着他媽的臉。

「我總， 唉， 總之我覺得他不是一個好人啊！」

搖搖頭，她不信任地嘆息着說了。

但是她的心里的陰影却大了起來，越是看到胡四把家安排得停當，越是覺得可怕，有什麼禍事快臨到自己的頭上似的。爲什麼家家都感到窮困的當兒，胡四會意外地發跡呢？他的錢是怎麼來的？她想知道，交織着可怕的思緒，她不安地思索着。

「胡四，你的錢是怎麼來的啊？你究竟在做什麼事？」

她可怕地向胡四問着。

胡四又做作地暴燥起來了，蹬着脚，嘖嘖嘴說道：

「你又來了，你——，你只要有飯吃好了，管我煞？眞多事！」

胡四娘的眼圈紅起來了：

「你該知道我們是——」困難地，她把話壓榨出來。

「是淸白人家，誰不知道是淸白人家？那麼我究竟做了什麼呢？眞是——話亂說 ， 越老越昏！」

胡四說着氣匆匆地走出了門，只丢下她的娘在家裏，胡四娘感到了黑暗。

「不要有什麼壞的事來啊！」

祈禱着，胡四娘的眼裏，含着一包淚水，和心裏鬱積了不可釋的憂愁。病， 一天天重起來了。

## 二

胡四出去快一天了。

胡四媽陰鬱地在那裏等着，咳嗽聲打響了屋子的岑靜，她的心是孤獨， 是恐怖， 是焦急，……。

天在晚下去了，落日映起了天色的昏茫。街是寂靜的。路上沒一個行人。遠處立着穿黃色衣的警士，軋軋的飛機在天空響着。

偶然有什麼地方這樣響了！

轟隆，轟隆隆，轟隆隆——

胡四娘的心緊張起來：「又是什麼地方炸毀了，」她想，心裏異常地忿懣：「東洋赤佬，凶暴的東洋赤佬，要什麼時候才打得完啊？……」

轟隆，轟隆隆……

「打他幾架下來吧，我們的飛機……」她這樣希望着。

…………

一點鐘後，大地又恢復平靜了。天卻晚了下來，黑暗的影子到處波動着，越濃，越濃…。快六點多了吧，然而，胡四還沒有回來。

「他到那兒去了？他會被炸彈——？」憂慮着，她不敢想下去了，連燒飯的心情也沒有。「都是東洋赤佬害人，東洋赤佬，」她想。

嗳哼，嗳哼，嗯嗯嗯嗯哼——！

綿長的咳嗽聲，伴着她綿長的時間。

去很勉强地點上了燈，她又去窗前望着，這已是第七次了，她按捺着自己的心，去望自己孩子的歸來，夜已經完全來了，街頭有燈閃爍着，像她心裏閃鑠着莫名的怨懟。

「沒有啊，什麼也沒有啊！」

她失望了。她說不出地驚慌，怕炸彈眞會落到自己孩子的頭上去：「害人啊，東洋赤佬，中國應該把他們打出去哟！」她呻吟着。過會，她卻又隱隱地這樣想了：

「他究竟在做着什麼事啊？胡四，他——？」

她想不下去，搖搖頭，很長地嘆息出聲來。

呆了好一會，她才拿了米去後門河邊，但是當她慢慢離開了河邊的時候，她意外地發現了王三言的背影，遠遠地立在河那端。她想叫問自己孩子的下落，卻怕自已的眼看不清。當她決意要走近去，忽然她又看到王三言在張望着什麼。

「是怎麼一回事啊？」她疑惑地想，把身子隱在一邊，快快走近去窺探，把脚走得很輕。

「鬼頭鬼腦，一定有什麼道理？」

王三言向左右望了一下，忽然從身邊去摸什麼東西，接着，他跑近一口井邊去了，似乎是在打開手里的東西。

她下意識地這樣想：「是毒藥」！心很劇烈地跳着，脚步也跑得更快了，幾乎像撲過去一樣抓住他，嘴里沒命地叫着：

「抓人啊，放毒藥啊，抓人……」

王三言手里的紙包被她抓住了，奪不過來。胡四娘的眼前一愰，腦感到一震，倒下去了，但是一種力量趨使她，抓住了不放。她覺着面上受了許多下的震動，她掙扎不起來，但是她卻朦朦朧朧地像聽見有許多步聲響近來，……漸漸，她完全失去知覺了。

三

不久，胡四娘就醒來了。

她的身上受着的傷並不十分重，雖則她的額角和肩上還感着疼痛，她卻是想到回去看自已的孩子了。她睜開眼來，像做了個夢，白色的看護在旁邊侍着她。

她想起剛才的事情來了，她問：

「先生，剛才那個放毒藥的人抓住了嗎？」

「抓住了，那個漢奸，」看護婦低下身來回答：「老媽媽，你現在覺得好一些嗎？」

後一句話是非常親切的。

但是她的心卻非常猛烈地震動起來了：「是漢奸！」一個强烈的想念撞中了她，她要回去，回去查看自已的孩子是不是也是漢奸？

巨大的力量鼓動着她，她要回去，憑什麼人也阻她不住，她執意地從醫院裏走了出來，幾乎像中了魔似地跑回去。

她想着：「如果她的孩子也——」，她的全身都抖了，她幾乎想不出方法來報復，自己對他是如此殷切地期望。

穿過了街和巷，她不知那兒來的勇氣。現在她是走進自已所住的巷了。她走進去，忽然發現了有許多兵包圍了她的家，她幾乎暈倒了。勉强支持着走近去，門忽然開了，門內走出幾個兵來，繩子緊緊縛住了的胡四正走在中央，垂着頭，沒一句話。

一個兵在用槍柄打着他的身體，並且罵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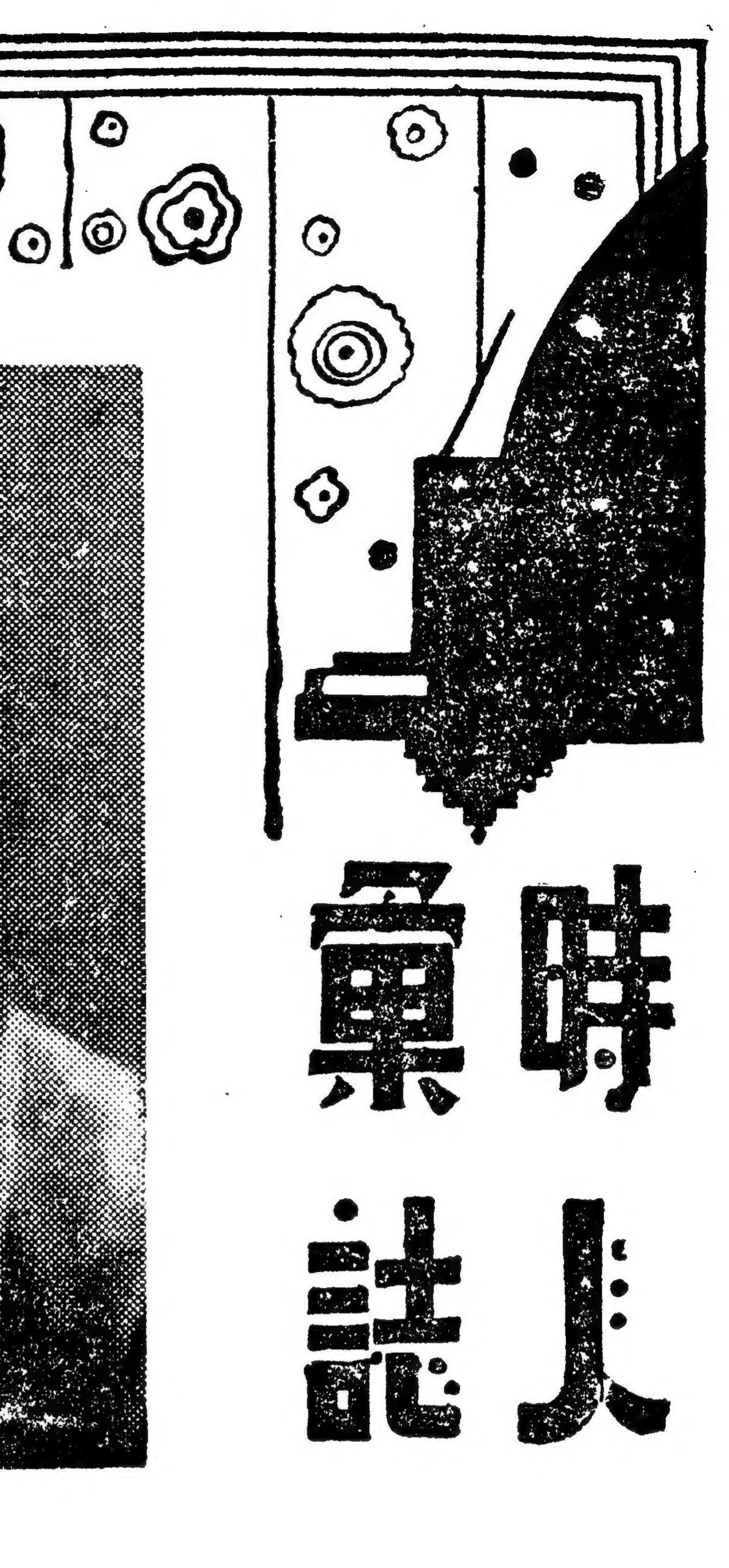
「你做得好漢奸，丟臉的！」

胡四娘被一個霹靂震昏了，做漢奸的正是自已的兒子啊！不是悲哀，而是忿怒，咬着牙，全身也顫抖起來：

「你，你……」她從地上摸起塊較大的石子，奔近去：「你，你這萬人咒駡的漢奸，我……們是……」

石頭沒有打中，一陣眼花，她也無力地倒下去了。她想起來，她連每一個細胞都在抖：這樣無顏面的孩子，好一會她才喘過氣來，帶哭地把話一個個頓出來：

「打死他吧，這沒廉耻……的……人，……我們……是…淸…白…人…家……！」






## 朱紹良

朱紹良，字一民，福建閩侯人，現年四十七歲。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砲兵科畢業。歷任貴州陸軍第一師總參謀長，貴州靖國軍參謀長，重慶衛戍司令官，大元帥府高級參謀，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廳長，軍事委員會委員兼軍事廳長，陸軍第八師師長，第二軍軍長，駐贛特派綏靖主任，甘肅省政府委員兼主席，甘肅綏靖主任，中央執行委員，現在滬指揮抗戰。

## 編輯後記

現代戰爭是國力整個的比較，為了要抗戰能長期維持，我們對於國力的如何保存，不得不予以充分綿密的研究。我們既知道抗戰是長期的，所以從現在着手組織與籌畫，還未嫌晚。本期關於民衆動員，收買棉繭，食糧自給，紙幣外流等問題的討論，在目前盡是十分迫切的。我們歡迎作者與讀者，對於這類戰時政治經濟問題，隨時提出討論。

× × × ×

魯迅先生本月十九日週年忌辰，在這抗戰期中，是尤其值得紀念的一件事。宗珏先生此文遞到稍遲，我們未能趕上在前一期發表，這是很抱歉的。

× × × ×

本期刊載的三篇戰時文藝，全很精彩可讀，頗能反映這大時代。

× × × ×

本報戰時特刊合訂本下冊，因印刷關係，發生遲延，現已在裝訂中，日內即可付郵，寄奉本報長期訂戶，即希讀者諸君諒鑒為幸。

編者

#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四十一期）民國廿六年十月廿五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南京　馬路街四號大公報辦事處
漢口　湖北街寶潤里二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成都　華陽書報社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重慶　機房街二號建華公司圖書部


## 定價表

| 預定辦法 | 冊數 | 價目 | 郵費 國內日本 | 郵費 香港澳門 | 郵費 國外 |
|---|---|---|---|---|---|
| 零售 | 一冊 | 一角五分 | 一分五厘 | 六分 | 一角五分 |
| 一季 | 十三 | 一元五 | 一角九分五厘 | 八角 | 一元九角五分 |
| 半年 | 廿五 | 二元六 | 三角七分五厘 | 一元五角 | 三元七角五分 |
| 全年 | 五十 | 五元 | 七角五分 | 三元 | 七元五角 |

寄欵以通用鈔幣爲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八分
快郵每份另加一角二分
航空每份另加四角五分

## 廣告價目

| 等級 | 地位 | 全面 | 半面 | 四分之一 |
|---|---|---|---|---|
| 特等 | 底封面之外面 | 七十元 | | |
| 優等 | 底封面之內面 | 五十元 | 三十元 | |
| 上等 |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 四十元 | 二十二元 | 十二元 |
| 普通 | 正文中及正文後 | 三十元 | 十六元 | 八元 |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價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爲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量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

六、稿件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歷略）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者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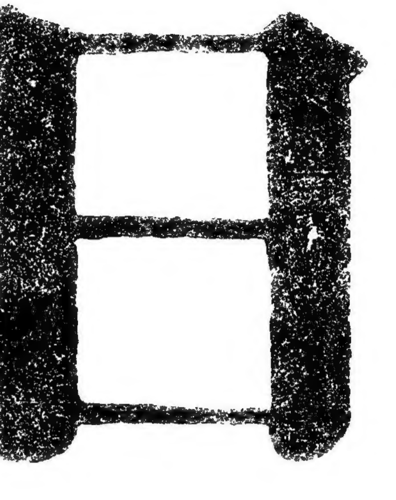
本報編輯部謹啓

##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欵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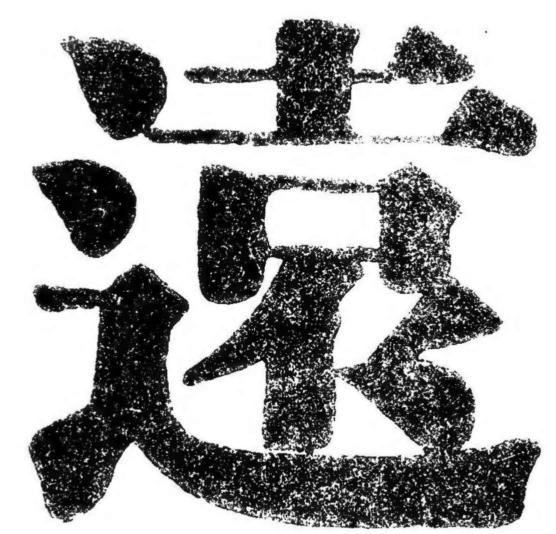
丁君匋編












每冊實價六角　現售特價八折　本月底截止

**傅作義將軍親筆爲本書作序題字足爲讀者諸君保證本書內容之充實**

今日之綏遠出版紀念

血洗山河

傅作義題

綏遠是我國西北的門戶，也是中蘇交通的樞紐，在敵人積極進攻中，其形勢異常重要。本書爲論述綏遠問題之最有系統的著作，內容共分三大部門，第一部份概述綏遠一般情勢，舉凡地理，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皆各有專章，根據最新材料，詳述無遺，第二部份論述綏遠挺戰之經過，對於敵人的陰謀，我軍的奮勇犧牲，百靈廟等地收復的前後，都有明確之論述，第三部份附錄各報記者之綏遠視察記，內容豐富，材料珍貴，編製極有條理，篇首且有傅作義將軍序言，及親筆題字，全書三百餘頁，附有照片多幅，凡欲了解綏遠近況，明瞭我國西北前線的情勢者，不可不人手一編。

總經售　大公報代辦部

上海四馬路四三六號

特約經售

**生活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本市代售

霞飛書店

新青年書店